東方雜誌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第四十三卷　第三號　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家倫先生新著

新人生觀 定價三元

本書爲近來思想界一部重要著作，以有力的文字，表現有力的思想，尤爲著者獨到之處。他把中國民族思想和生命中認爲缺少或貧乏的部份，提出來探討來發揮，對於青年思想，有深遠的啓發性。

新民族觀（上册） 定價二元八角

本書是繼「新人生觀」一書的系統而寫的，將人生問題擴大到民族問題。經過熾烈的炮火洗禮之後，我們不但要認識自己民族，還要認識世界新的環境，新的問題，必須把握勝利的成果，實勇前進，才能在世界的新家庭中生存發展。全書十二章，約三十萬言，茲先出上册。

文化青年與教育 定價三元四角

熱烈的情感，明澈的透視，犀利的筆鋒，著者以此發揮其站在時代最前線之觀點和主張，爲現代化的思想建立著現代中國之先驅，本書包含論著三十七篇，爲現代人士尤其是青年爭先欲讀之書，其中有關於教育的文章，表示著者十六年間主持大學教育之經驗與苦心，亦爲中國教育史上之重要文獻。

黑雲暴雨到明霞 定價一元八角

歷史是最有價值的遍顯·黑雲暴雨到明霞象徵我國最近歷史上的三個時代。本集包括四十五篇文字，是風雨如晦時期中作者對中華兒女發出的呼號，表現作者對於國是的主張是一貫的，所以格外値得我人之警惕和回憶。

耕罷集（附滇黔寄興） 定價一元

著者足跡半天下，遊蹤所至，以其所見所聞，感召爲詩 凡名勝古蹟 靈山大川、煙雲變幻、洞天奇境、以及寄興感懷可歌可泣之事 一經題詠，相爭傳誦。詩以近體爲多，後附「孤兒淚」三十首，爲羅先生悼其先君之作，至情尤足動人。

疾風（新詩歌集） 定價二元八角

本書包括「疾風集」，「歐風集」，及「茄聲集」三部份。疾風集所錄是羅先生遨遊歐美及國內名勝所作自然的歌詠和心靈的記錄，歐風集中有十幾首外國名詩的譯文，茄聲集選錄軍歌十首。這些詩中有有韻的，有無韻的，有哲理的，有情感的，代表作者不斷的生命流中的一些波紋。

各書按定價一四〇〇倍發售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不許轉載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三卷 第三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第三號目錄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紐倫堡戰犯審判的結束

賈楨甫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由英美蘇法四國組成的軍事法庭，根據同年八月八日的倫敦協定，在德境紐倫堡（Nuremberg）開始大審德國的戰犯。被告二十四名，都是戰爭失敗前德國的權貴顯要，包括空軍元帥納粹黨第二號領袖戈林（Hermann Goring）納粹黨副領袖、為勸說英國參加反蘇而飛往英國被捕的赫斯（Rudolf Hess），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勞工陣線的領袖雷博士（Robert Ley），參謀本部長官季德爾（Wilhelm Keitel）納粹黨理論領袖反猶最為激烈的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財政部長芬克（Walter Funk）造成第三帝國對外經濟侵略網的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以及海陸空軍方面的負責領袖。希特勒本該是戰犯中的第一名，但因為在德國投降以前已在柏林圍城時自殺，所以名字未被列入；勞工陣線的領袖雷博士，於十月二十五日在獄中乘看守人不備，服毒自盡；另有納粹黨重要領袖之一的鮑曼（Martin Bormann）在逃未獲，尚在搜緝之中，所以到庭待訊者，一共是二十二名「大亨」。

把敵國的戰時和平時的領袖，列作戰犯，由一個國際法庭提出起訴，執行審判，這在國際公法上還是第一次。它修正限制了國家最高無上的絕對主權觀念；而那些一度叱吒風雲，奴役世界的混世魔王，今日俯首待鞫，靜候法庭的宣判，對於現在和將來手執和戰大柄的人，是一個警惕，使他們在為了一人的野心或一國的利益而放下彌天大火以前，至少多一番懲前毖後的考慮。在這一層意義上，戰犯的起訴和審判，對於今日世界和平的建設，也將有積極的貢獻。

對德戰犯的起訴書早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用英法蘇德四種文字發表，英文本長達兩萬四千字。起訴書中把戰犯們所作的罪行，列分為四大項：

第一項為共同參加陰謀罪。陰謀是指第二第三第四項中擷舉的各種罪行，各被告以領袖、組織者、煽動者或幫兇的身分，參加執行共同的陰謀。起訴書從一九二〇年國社黨成立，翌年希特勒成為該黨最高

領袖時追溯起。國社黨的目的，也就是被告戰犯的目標，在於：第一、利用各種方法（包括非法的方法）取消凡爾賽和約以及推翻該條約對於德國軍備及其他活動的限制；第二、收回歐戰中德國的失土，以及被告認為由德國種占居民多數的歐洲土地；第三、在歐洲以及在歐洲以外，奪取被告認為為德國人種生存所必需的生存空間。等到外界的阻力增加以後，各被告即處心積慮，計畫、決定、發動違反國際公約保證的侵略戰爭。

陰謀分子為使他人參加其陰謀，並加強其國內的統治起見，曾揭櫫左列的理論：

一、有德國血統的德國人為主宰民族，有臣服、支配和消滅其他種族的權利；

二、德國應由領袖統治；

三、戰爭為德國人一種高貴的必需的活動；

四、國社黨領袖有權決定德國國家及有關機構的結構、政策和行為，指導和監督國內所有個人的活動，以及撲滅所有的反對者。

等到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執政以後，其理論着着變為行動。為實現他們的主宰民族的理論，他們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迫害。在納粹支配下的歐洲部分猶太人總數有九百六十萬人，據最低的估計，因迫害而死亡失蹤的達五百七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有計畫的被處死的。

納粹一方加強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的統制，一方面進行破壞凡爾賽和約，和準備發動侵略的戰爭。其步驟：（一）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止，祕密重整軍備；（二）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退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三）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被告戈林宣布德國建立空軍；（四）同年三月十五日宣布徵兵法；（五）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為欺騙世界起見，德國宣布尊重凡爾賽和約關於領土的限制和羅加諾公約；（六）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破壞和約與公約，重佔萊茵地，進行設防。此後又在『對歐洲已無領土要求』的虛偽諾言之下，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併吞奧地利，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佔領捷克。

接着便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進攻波蘭，發動了世界大戰。在戰爭中，兇鋒更旁及許多小國。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侵占丹麥和諾威，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侵入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侵入南斯拉夫和希臘。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更背信廢止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不經宣戰的程序，突然攻入蘇聯的領土。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發動侵略戰起，以及從戰爭蔓延至全世界止，納粹陰謀分子一貫的執行其發動戰爭之共同陰謀，完全不顧有關戰爭的法律和習慣。在執行其發動戰爭的共同陰謀中，他們也犯下了第三條中詳細列陳的戰爭暴行罪。

第二項罪狀是違反和平罪。所有被告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以前的歷年中都參加計畫、準備、發動和執行侵略的戰爭，也就是違反各

種國際條約，協定和保證的戰爭。

第三項罪狀是戰爭暴行罪。所有被告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止，在德國境內以及由德國所占領之其他國家領土內，在捷克奧地利意大利以及公海上都犯各種戰爭的暴行。他們為了對占領地實施有系統的恐怖政策實行謀殺，非刑拷打，虐待，及不經法律手續的拘禁。

他們使用謀殺和虐待的手段，無所不至，包括槍斃、絞死、煤氣窒息、餓死、擠死、有系統的減少營養，過度苦工，不供給外科及醫藥設備，足踢拳打以及各色各種非刑，如用燒紅的鐵烙身及拔去指甲等。在有些占領區內，被告干涉宗教的事業，迫害教士，沒收教產。他們實行有計畫的種族殺害，特別對於猶太人，吉布賽人及波蘭人等。

第三項罪狀中也舉了不少具體的事例。例如因政治和種族關係而關在集中營裏的法國人共達二十二萬八千人，其後生存者只有二萬八千人。在波蘭和蘇聯境內，殺戮尤為慘酷。在梅達納克(Maidanek)和奧盧威茲(Auschwitz)兩個集中營裏，在前一個處死了約一百五十萬人，在後一集中營裏處死了四百萬人。

被告徵用占領區內的壯丁，作大規模的移調，強迫勞動。對於戰爭中的俘虜，凌虐殺害，無所不至。不給戰俘以足夠食衣住，加以拷打侮辱，或竟處死。

此外在占領區內的另一暴行，即為以平民為質押品的制度；由集體來擔負個人行為的責任。被告們往往並無軍事上的理由或必要，任意毀壞城市、鄉村及作其他種種破壞行為。

第四項罪狀為違反人道罪。違反人道罪是指戰爭以外的各種暴行。

所有被告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以前的歷年中，在德國以及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後為德軍占領的境內，以及在奧地利、捷克、意大利及公海方面都犯了違反人道罪。

各被告對於德國國內的平民，凡是反對或有反對嫌疑、或被認為可能反對納粹政府的，都嚴峻地採取迫害、鎮壓及消滅的處置。他們把這種平民加以監禁、迫害、凌虐、奴役、非刑和殺害。在被納粹殺害的人中間，也包括著名的人物，如奧地利的總理陶爾弗斯(Dollfuss)，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白雷茲嘉特(Breitscheid)，共產黨的領袖泰爾曼(Thaelmann)。

在起訴書的後面另有附件，分別說明各被告個人，德國政府、衛鋒團、秘密警察、參謀本部和總司令部的責任。

這個軍事法庭，經過長期的辯論，直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法庭纔下判決書。判決書全文洋洋五萬言，茲將關於戈林等幾個巨頭的判辭，摘錄以見一斑：

一 被告戈林判決書

戈林被控兼犯四項大罪。所有的證據，證明戈林在納粹黨中之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是空軍總司令四年計劃總裁，直至一九四三年止對希特勒有絕大的影響；惟自該年以後，戈林與希特勒的關係，漸趨惡化，一九四五年戈林甚且被捕。據戈林在法庭所供，他完全知道希特勒所有重要的軍事及政治問題。

(1)違反和平罪　自一九二二年參加國社黨及負責指揮挺進隊以來，戈林卽爲希特勒之顧問及重要代表，並爲納粹運動主要領袖之一。他是希特勒之政治代表，國社黨一九三三年的上台，他之力爲多。他並受命鞏固國社黨的政權和擴充德國的軍力。他發展祕密政治警察，創設集中營，於一九三四年纔移交希姆勒接辦。他主辦該年羅姆清黨事件，並主持使白隆倍(von Blomber)和弗里區(Fritsche)去職的陰謀。一九三六年他是四年經濟計劃總裁，無論名義或實在，他都是帝國的經濟獨裁者。自慕尼黑協定以後，他宣布卽將進行把德國空軍增加五倍，並擴充軍備，注意攻勢武器之發展。他也是出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會議的五位重要領袖之一。他實際上是併奧運動的領袖。他在法庭中供稱『我必須接受百分之百的責任……我甚至不理元首的反對，將一切引導至最後的發展。』

在侵佔蘇台德區事件中，他以空軍總司令的身分，計劃採取事實上證明並無必要的空軍攻勢，並以政客的身分，以虛僞的友誼勸誘捷克入轂。在侵略捷克和併吞巴希米亞與摩拉維亞的前夕，希特勒召集捷總統哈柴會議，戈林向哈柴恫嚇，聲明如捷克不屈服，德國卽將轟炸捷克首都巴格拉。戈林在供詞中業已招認。

戈林也出席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會議，會議中希特勒告訴各軍事領袖：『現在已經沒有饒免波蘭的問題。』在進攻波蘭及其後的侵略戰爭中，他是空軍的指揮。

據戈林自供，他是反對侵略諾威與蘇聯的，但他反對的理由，顯然只是由於戰略的考慮，等到希特勒一經決定以後，他就毫無猶預的爭先赴命。在他的供詞中，明白表示出他所有與希特勒的異見，絕不是思想上的或法律上的。他對於入侵諾威表示『憤懣，』但原因祇是因爲他事前未曾獲得充分的報告，以便他作攻勢的準備。

他承認他是贊成進攻的，『我取完全積極的地位。』他積極參加、準備與執行侵略南斯拉夫與希臘的戰鬪。他並在供詞中證明，進攻希臘的計劃(Plan Marita)，事前準備已久。他認蘇聯爲『德國最危險的威脅，』但說軍事上並無卽須進攻的理由。他的反對進攻蘇聯，只是反對進攻的時間；他根據戰爭的理由，希望先把英國征服以後再回頭進攻蘇聯。他供稱：『我的看法，完全祇出於軍事及政治的理由。』

根據他在法庭的自供，他所居的地位，他所出席的會議及發表的言論，戈林無疑是侵略戰爭中僅次於希特勒的主要動力。德國爲戰爭而作的軍事及外交準備，他是這種準備之組織者和推動者。

(2)違反人道罪　在供詞中戈林自認參加驅平民爲奴役的計

劃。「我們爲了安全的理由，利用奴役，一來可以使他們不能在本國內活動，作反對我們的工作，另一方面用以幫助經濟的作戰。」他又說：「我並不否認強迫工人移入德境之舉。」

他以空軍司令的身分，要求希姆勒撥與他更多的奴役工人，以便建築地下飛機場。他以總裁的身分，規定對德境內波蘭工人的待遇。他下令徵用蘇聯及法國俘虜，參加軍火工業；他主張遇必要時逮捕波蘭及荷蘭人作俘虜，強迫工作，他同意使蘇聯俘虜充當高射礮手。

他參加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的會議，會議中希特勒宣布國社會無意撤離占領區域，應該採取『所有必要的措置——鎗斃、移民出境』他在德國境內外壓迫猶太人，濫施罰金，數達億萬。他自己的言論及供詞表明，這種舉動全出於經濟的理由，即如何奪取猶太人的財產，如何使他們脫離歐洲的經濟生活。戈林於供詞中雖極力表明，殺害猶太人應由希姆勒負責，但戈林不是處身事外的人。他曾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下令給希姆勒和海特里渠（Heydrich），計劃『將歐洲德國勢力範圍內的猶太人問題，與以澈底解決。』

因爲戈林是僅較其領袖爲次的主動分子，故無可末減之處。他是主要侵略戰爭犯，他以政治及軍事領袖的身分，主管奴役勞動計劃，國內國外壓迫摧殘猶太人及其他民族的計劃，由他所創造。

所有這些罪行，他在供詞中均已坦白承認。在若干細節案件中，所有證據容或有互相抵觸之處，但就大體輪廓言，他的供詞已經足夠證明其有罪而有餘。他的罪大惡極，可稱獨一無二，根據所有紀錄絕無可恕之處。

所以法庭判決被告戈林兼犯起訴書上四項罪行。

二　被告赫斯判決書

起訴書上控告赫斯兼具四項罪行。

他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國社黨，參加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慕尼黑暴動。一九二四年他與希特勒一同被拘於蘭斯堡壘獄（Landsberg Fortress）中，成爲希特勒最接近的親信，這種關係直維持至赫斯飛往英國爲止。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被任爲國社黨副領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任不管部部長。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爲祕密內閣會議閣員，爲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帝國國防內閣會議一分子。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正式宣布他爲戈林以次的領袖繼承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他由德飛英。

他的違反和平罪，因他是國社黨副領袖，在黨內主管一切黨務，所有關於黨的問題，他以希特勒的名義有決定之權。他以不管部部長的身分，核准各部部長所建議的立法案。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的徵兵法案，亦署有他的名字。

他多年來在歷次演說中，擁護希特勒積極重整軍備的政策。他告

訴人民，要他們為軍備而犧牲，覆述『以大炮代牛油』的口號。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赫斯所發表的演說中，誠然也表示過希望和平與國際經濟合作，但所有演詞，都不足改變這事實：在各被告中沒有人比赫斯更明白希特勒是如何決心實現他的野心，他是一個如何熱升暴烈的人，在他認為惟有武力始得實現他目標時，他是如何難於罷手的人。

在侵略奧地利、捷克和波蘭的事件中，赫斯是消息靈通而且自願參加的人。從奧國總理陶爾弗斯被暗殺起至德奧合併止，他和奧國非法的國社黨，始終保持聯絡，並發示訓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國開入奧境時，赫斯正在維也納，翌日他簽署將奧地利併入德國的法令。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的法律，規定他參加奧地利的管理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他發表演說，紀念四年前奧國國社黨發動而失敗的暴動，讚美促成合併的步驟，並為德國占領奧地利辯護。

一九三八年夏，赫斯和捷克蘇台德區日爾曼黨領袖漢倫（Hen-lein）有密切聯絡。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慕尼黑危險時，他和季德爾會同執行希特勒的訓令，使國社黨機構準備秘密動員。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他簽署法令，成立蘇台德區政府，為德國本部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的法令，規定他參加蘇台德區管理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他把漢倫的日爾曼黨併入國社黨內，並發表演說稱為取得蘇台德區，如必要時希特勒準備訴之戰爭。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為勸誘英國放棄對波蘭的保證，將進攻波蘭之舉暫行延期。赫斯公開贊美希特勒對波蘭的『慷慨建議』，攻擊波蘭煽動戰爭，認英國應負促成波蘭採取強硬態度之責。在德軍侵入波蘭以後，赫斯簽署法令，把但澤及波蘭若干領土，併入德國，成立傀儡政府。

在他飛英時，他攜有據他自稱為希特勒準備接受的和平建議。所可注意的，他的飛英之行，距希特勒決定進攻蘇聯之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僅有十天。在他抵英國以後所作的談話中，他對於德國截至該時止的侵略行動，全力擁護，並辯護德國對奧地利、捷克、波蘭、諾威、丹麥、比利時及荷蘭的行動，他把戰爭的責任，一起推在英國法國身上。

在赫斯施行以上所控罪行之時，不能證明其神經有任何不健全之處。

本法庭認為被告犯第一項及第二項罪狀，第三第四項無罪。

三　被告里賓特羅甫判決書

起訴書中里賓特羅甫被控兼具四項罪行。

他於一九三二年加入國社黨，一九三三年為希特勒外交政策顧問，同年任國社黨外交政策代表。一九三四年被任為裁軍問題首席代表，一九三五年任特使，他以特使的身分，主持一九三五年英德海軍協

定及一九三六年反共公約的談判。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受命爲駐英大使，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繼牛賴資（von Neurath）爲外交部長。

他沒有參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及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之會議，惟他在駐英大使任內他送給希特勒一個備忘錄，說明他的見解，他認爲如按照德國人的理解去改變東方的現狀，非用武力不能實行；他也提議各種方法以圖阻止英法在德國實行改變而發動戰爭時出而干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他參加希特勒與奧總理許尼士格（Schuschnigg）間的會談，在會談時以侵略爲恫嚇，強迫許尼士格作種種讓步以加強奧國境內納粹的地位，包括任命殷奎特（Seyss Inquart)爲公安及內政部長，主管全國的警察。

在德國進軍占領奧地利時，里賓特羅甫正在倫敦。他根據由戈林所供給的情報，通知英國政府，稱德國並沒給奧國最後通牒，它只是爲了奧國發生內戰，纔出而干涉。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他副署將奧國併入德國的法令。

他參加自一九三八年三月開始起的侵略捷克的計劃，他與蘇台德黨有密切聯絡，頒發訓令，使蘇台德區的德國人的問題成爲一個緊張的問題，以便德國發動暗中在準備着的對捷侵略時，有所藉口。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參加會議，準備於實行侵略捷克時，取得匈牙利的擁護。在慕尼黑協定以後，他繼續施行外交上的壓力，以圖達到占領捷克全境的目的。煽動斯洛伐克人要求獨立之舉，他亦躬與其事。他也參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十五日的會議，會議中希特勒以進攻爲威脅，強迫捷克哈柴總統同意德國占領捷克。在德軍開入捷境以後，他簽署法令，以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爲德國的保護國。

在引成進攻波蘭的外交活動中，里賓特羅甫尤占重要的角色。他參加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會議，會議目的爲如果進攻波蘭引成大戰時，取得意大利的擁護。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之間，他和英大使討論德國對但澤與走廊地帶的要求，其時他明知德國進攻波蘭計劃之暫時延期，不過在於勸誘英國放棄對波蘭的保證而已。由其進行這種討論的方式，可以明白看出他並無誠意以求德國與波蘭間困難的解決。

里賓特羅甫事前知道德國進攻諾威與丹麥和進攻荷蘭比利時之舉，並準備外交部官方備忘錄辯護這種侵略的行動。

他參加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的會議，會議中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討論對希臘的進攻；又參加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會議，會議中希特勒取得羅馬尼亞總理安東尼士柯（Antonescu）准許德軍進攻蘇聯時假道羅馬尼亞的要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參加防共協定，他向南斯拉夫保證德國將尊重南國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在南斯拉夫發生政變以後他參加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會議，會議中擬定計劃以執行希特勒擊潰南斯拉夫的聲明。

他參加一九四一年五月的會議，會議中希特勒與安東尼士柯討論關於羅馬尼亞進攻蘇聯問題。他也和羅森堡會商，對於蘇聯領土的政治壓迫作初步的計劃。他又於戰爭業已爆發後的一九四一年七月，要求日本進攻蘇聯。

他參加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會議，決定草訂方案，對於以機關鎗掃射平民的盟國空軍將士，得予以私刑處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他獲知謀殺被俘法軍將領一名的計劃，並下令屬員於執行謀殺時，力事隱密，以防爲代管國家所覺察。

由於他在占領區及衞星國家中的活動，他也負煽動戰爭及違反人道的罪行。在丹麥與維希政府統治下的法國，最高的德國首長，皆爲外交部代表，因之在各該國所執行的一般經濟及政治政策，都應由里賓特羅甫負責。他也敦促意大利，對於南斯拉夫及希臘採取嚴峻的占領政策。

在希特勒『最後解決』猶太問題中，他也占一重要的地位。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命令駐在各衞星國家的外交代表，催促將各該國內的猶太人放逐至東部。因爲希特勒的政策和計劃，和他自己的觀念一致，所以里賓特羅甫樂於爲之効命到底。

本法庭認爲里賓特羅甫兼具四種罪行。

四　季德爾

季德爾被控兼具四種罪行。

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止，他是當時陸軍部長白隆堡的參謀長。二月四日希特勒親自掌握軍權，任命季德爾爲武裝部隊總司令。

他和另外兩位將軍參加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與舒士尼格的會議。他承認他們的參加，是『軍事示威』的性質，但他就任總司令尙不過一星期，他尙不知道何以奉召出席的原因。此後希特勒與季德爾繼續以僞造的謠言、廣播和軍事演習，對奧地利施予壓力。他實施軍事的及其他的部署，這種部署，約特爾 (Jodl) 在日記中稱爲具有『迅速有力的效果。』在舒尼士格決定舉行公民投票時，同晚季德爾向希特勒和他的將士呈送節略，由希特勒發布由季德爾發動的進攻令。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和他討論利用可能的『意外事件，』例如捷京德國公使的遇刺，以爲進攻捷克的前奏。季德爾簽署過許多訓令，其中包括希特勒五月三十日的聲明：『我決意在不久的將來，用武力摧毀捷克。』慕尼黑協定以後，他副署希特勒進攻捷克的訓令，和發布兩件補充說明。在第二個說明中，稱進攻的方式，在外表上應使世界認爲祇是一種綏靖行動，而非作戰行動。他也參加最後使哈柴總統不得不投降的會議。

他參加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會議，會議中希特勒宣布他的決定，『選擇最早的合適時機進攻波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他討論如何進攻丹麥、諾威。根據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訓令，經希特勒、約特爾、蘭特爾（Raeder）的用意，進攻諾威的計劃，置諸季德爾『直接親自管理之下。』

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宣稱，他將不理比利時和荷蘭的中立，季德爾先後簽署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進攻命令。進攻的命令先後延期過十七次，直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進攻正式發動止，所有的命令皆由季德爾與約特爾簽署。

進攻希臘與南斯拉夫的計劃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開始着手。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他聽見希特勒告訴蘭特爾占領希臘爲解決戰局的先決條件，他也與聞希特勒三月二十七日的訓命，以『毫不容情的嚴峻』摧毀南斯拉夫。

季德爾供稱，他根據軍事的理由反對進攻蘇聯，同時也因爲進攻之舉，違反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但是他副署希特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的進攻蘇聯計劃，與希特勒出席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的參謀會議。他的三月十三日的補充說明確立軍官與政治人員間的關係。他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日發表進攻的時程表，也出席六月十四日的會議，會議中各將領提出進攻前最後的報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季德爾下令，凡東線如有德軍一人遇害，即以共產黨五十至一百人處死作抵。五月十三日他下令人民有侵害軍隊嫌疑者得不經審判予以鎗斃。他下令徵用蘇聯戰俘參加德國工業。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他強迫法、比、荷蘭平民修築大西洋陣線。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希特勒下令沙克爾（Sauckel）徵用四百萬新工人時，他也在場。

季德爾在這些文件之前並不否認他同這些措施的關係。他的辯護，僅說他是軍人奉上命行事。他的罪行，無可末減之處。如果所犯的罪駭人聽聞，犯罪時完全出於自願，執行得十分出力，則單是上級命令，即就軍人而言也不得減輕處罰。

本法庭判定季德爾兼具四項罪行。

經過十個月的審判，二十二名戰爭罪犯終於判刑了。一共十二人判死刑，爲戈林、里賓特羅甫、季德爾、勃魯納（Kalten Brunner）、羅森堡、佛蘭克（Hans Frank）、史特萊轍（Streicher）、沙克爾、約德爾、殷嘉特（Seyss-Inquart）和在逃的鮑曼；無期徒刑的三人爲赫斯、芬克（Funk）、蘭德爾；十年徒刑的一名杜尼茲（Doenitz），十五年徒刑的爲牛賴賓，二十年徒刑的爲舒拉（Schirach）、斯辟爾（Speer）。無罪的爲沙赫特（Schacht）、弗里區（Fritzsche）、巴本（Papan）。除了戈林於十月十五日乘防守人員不備之際服毒自殺，鮑曼尚未緝獲之外，其他處死刑者皆於十月十六日執行。

這是戰爭犯的收場，也是對煽動戰爭者的一個警告。



原子彈與國際安全

W. A. Higinbotham 著
全之胥 譯

戰後國際關係的緊張，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由於原子彈的管制問題未能圓滿解決所致。原作者爲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執行委員會主席，他苦口婆心說明原子彈是無法防禦的，而原子彈的秘密也不是美國所能永遠保持的，所以爲美國也爲人類的文化，只有由一個世界組織來控制原子彈，纔是唯一的安全之道。

——譯者

原子彈是無從防禦的。在未來的戰爭中，如果在歐洲各首都只要投下一顆原子彈，其造成的損失卽可以和第二次大戰六年所造成的損失相抵。奧本哈姆(J. R. Oppenheimer)是幫助發展原子彈的一人，據他的估計，原子彈可以使四千萬美國人在一夜之內喪命。

軍事家們是否有一天會宣布『我們畢竟設計完成了防止的措置，可以防止城市家室的毀滅。』根據科學的答覆，他們決不會有這樣宣言的一日。所有科學家都認爲對原子彈決無防禦的可能，他們有兩個主要理由：

一、原子能力是宇宙的基本能，其摧毀的力量足以壓倒一切，

二、人類在運用任何防禦系統時，常常不免蹈犯錯誤；

鑒於上述的基本事實，人類文明須經掙扎乃得安渡過這個原子的時代。因此，這些事實等於宣告人類關係的大革變，其意義就是說，人類必須在兩條路徑中選擇一條，或者使世界的戰爭告一終結，或者使我們所知道的文明全部結束。

凡是稍有思想的人，原是應該很明白知道的，然而在原子彈出現已有一年之久的今日，美國以及國際領袖們所作的許多決定，依舊忽視我們這一新時代的基本事實。有許多人當然明白，在今後的幾年中的其他重要國家也會繼美國之後發明原子彈，但是他們不明白，如果好幾個國家都有原子彈以後，單是這一層就足以造成一種世界前所未有的神經戰爭。要是眞有那一天，那麼普通老百姓所關心的，已不是一顆原子彈對一枝艦隊可以發生什麼的破壞，而是原子彈對他們個人、對他們的家屋、對他們所居城市會發生什麼損害了。

現在可以聽到一般人在講『下次的大戰』或『未來戰爭的威脅，』但不管這類的議論，以及戰後民族主義的高張，從科學和邏輯的

說，今日戰爭之不可能，實爲從來所未有。各民族的情緒態度，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以及東方與西方兩個世界之間缺乏瞭解，——所有這些也許足以驅使我們的文明陷於分崩混亂的境地。但在政治辯論的濃霧裏，有一個指路標卻屹立在前頭，那就是關於原子彈的事實。就情緒言，戰爭是『可以發生的』；但邏輯說『不可以發生。』路徑是很明白的。

現代文明，正好像一個酒鬼似的，卻還在想再來一場痛飲。他上一次的痛飲所造成的損害還沒有復原；他的病很嚴重，於是醫生的警告就是：『再經狂歡，性命就將難保。』人們也許說，上次的戰爭並沒有把文明毀滅，但是轟炸機確已把像鹿特丹姆（Rottendam）和柯文特里（Coventry）一類城市的文明麻痺了。（鹿特丹姆在德軍侵入荷蘭時，猛予轟炸，幾乎全部毀滅；柯文特里城在德機空襲英國時受禍最慘——譯者。）現在我們所有的武器，不僅足以麻痺，並且可以毀滅世界所有的城市。對付較舊的武器，已苦無完善的防禦，而要對付原子彈，除非防禦的系統無懈可擊，否則等於無防禦可言。美國政府爲了技術的研究以及防禦原子彈的措置，費去數以百萬計的鉅款，但答覆終將是：抵制原子彈攻擊的完善防禦系統，就人類言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卽使最偉大的防禦系統，其健全的程度也得要看掌管這種系統的人的警覺性如何。在珍珠港上美國有許多富有警覺性的人士，但也有些人就沒有那麼高的警覺性。原子彈所揭示的消息，就是說：只要一次彷彿珍珠港事變的原子彈的突襲，便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擊毀一個國家。

『防禦專家』們曾經說過，在美國全境設立兩百個雷達站，用以偵視來襲的飛機和飛彈。爲管理兩百個雷達站，據估計需要人員十萬至二十萬人。從理論上說，這種雷達站的防禦系統，用以對付像 V_1 一類的飛彈，可以提供相當的安全保障，但實際上它們卻不足提供眞正的安全。比利時安特衛普（Antwerp）與倫敦的經驗可以說明。倫敦用雷達指引的高射礮防禦系統，在最後效率發展得非常之高，德國所投以倫敦爲目標的飛彈，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被高射礮所擊落。但是卽使如此，如果剩下來到達目標的百分之十至二十，裝有原子彈的配備，則倫敦早已完事到不今天了。

但是倫敦防禦者這種登峯造極的效率，是有實物目標、經最慘慄的複習以後纔造就的。等到移調到安特衛普，以防禦以比利時首都爲目標的飛彈時，人還是原班人馬，效率卻降至百分之六十左右。他們的十發九中，有賴於毫釐不爽的等待時間發射和全隊合作，易地以後要經過相當時間，纔能回復舊有的功夫。然而他們還是老資格的管理雷達器人和礮手，他們也是完全懂得爲生存而戰的充分意義的。

在和平時期內，如果忽然發生突襲，則參加防禦工作的人將都是些未經戰陣訓練的生手。他們是不習於應付非常事變的士兵；他們不是歷經磨練的團體。我們往往習於把軍人看做超人——堅苦卓絕行動迅速、常準備盡他的職分，但無論那枝軍隊，無論美軍德軍或蘇軍，都

不是由超人所組成的。

讓那些認爲在美國普設雷達便足以防禦原子彈攻擊的人，不妨設想一下，這些分站得每日二十四小時單調的工作，再想像那些守衛紐約港口的各要點，都是由最優良的陸軍軍官負責指揮，但是你能把這一個大都市的命運，信託給這些軍官們的迅速判斷麼？在談到防禦原子彈時，我們就不由不引到這類現實的困難。

V_1 是飛彈中最簡陋的一種，V_2 飛彈的威力就要可怕得多。在戰爭中始終沒有擊落過一顆 V_2 彈，在將來加以阻截的機會亦有限。V_2 是穿過同温層而來，必須在同温層裏加以毀滅。如欲以火箭毀滅 V_2 彈，它既自較低的空氣下起飛，便必須以較 V_2 彈更大的速力趕在 V_2 彈的前頭，纔得能收阻截之效。我們沒有多大理由可以相信這是可能的。而且還應該注意的，對於帶有原子彈裝備的飛彈，在空中用光線不能使之爆裂；用防禦不能把它抹去。

科學家說得舌疲唇乾，『每有一種攻擊武器，卽將有一種相對的防護武器。』實在如果更切實際，不如說，『每有一種防護武器，卽有一種改進的攻擊武器。』美國的公衆除了少數例外之外，都沒有理會這個事實，也爲那些以美國優越技術自誇的美國軍人所忽略，他們彷彿認爲美國憑了優越的技術，就可以產生新的發明品，把趨向全面破壞的現代戰爭的整個趨勢倒轉過來。

軍界人士曾建議數量龐大的軍事預算，以備進一步研究自然的奧秘，並求對於 V_2 及其他武器得到某種的防禦。他們將動員世界的科學實驗室，以求發現破壞性更大的殺人武器，以及破壞效力更高的防護武器。這樣一來，人類不受恐懼的自由，還有什麼前途呢？如果人類對於戰爭沒有制止之道，這種狀態會引導我們到那一種田地去呢？

防禦麼？因發現『重水』(heavy water) 而得諾貝爾化學獎金的烏勒博士 (Dr. Harold C. Urey) 曾經如此斷言：「人類無可限量的想像力，開發了宇宙的無限偉力，對於這種偉力，決無建立馬奇諾陣綫似的抵禦可能。我們的『防禦』只有把這種偉力加以統制；國家未來的命運，亦如城市內我們個人的安全，必須仰託於人類的法紀和良知。」

還有陰謀活動得防哩。我們現在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破壞的力量已有驚人的發展；破壞力等於兩萬噸 T. N. T. 猛烈炸藥的東西，可以裝在一個小皮箱裏。原子彈連同導火線配備，誠然要比一隻小箱子的體積爲大，但其各部分可以拆卸，分別偸運入境，重行秘密裝配。如果 B29 式飛機的彈庫可以裝納下整個原子彈，則開入紐約港的外國船舶當然也能同樣裝得下。然則這還有什麼防禦可言？

從比基尼 (Bikini) 第二次試驗原子彈所攝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原子彈在水底下幾尺一旦爆炸，激起的水花高達一英里，濶達三英里；其所造成的輻射雲陣，在幾分鐘內奔馳達於一英里之遠。如果在紐約港口的船上有一顆原子彈爆炸，則不僅半英里圓周以內的建築物將爲震倒；由於爆炸大火及輻射線，不僅使無數的人將爲之喪命，而且

因爆炸而起的毒霧，將使被炸區域變爲不能居人之地。

我們如何能防止船隻夾帶原子彈入境呢？誰能阻止船上的水手上岸，一上岸便杳不見蹤跡？原子彈的爆炸，可以用互相約定的無線電光線引發，誰能知道如何去發現那匿在密處的無線電操縱器呢？還有什麼發現可以保護紐約不受原子彈的侵襲的呢？

科學家說不知道。愛因斯坦說，科學家們甚至自己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着眼。

然而人們仍在談着可資國防的山脈哩。事實上由夏威夷至加利福尼亞的長距離飛機，已可不用人駕駛；美國空軍正在試驗穿出同溫層的飛彈，其高度絕非高射礮射程所及。

在原子彈時代裏，韃靼尼爾海峽算什麼呢？突里斯特(Trieste)的『戰略重要性』又算什麼呢？有一個問題對美國倒是非常重要，而從軍事科學說來是無從答覆的：到了其他國家也有了原子彈時，美國究竟又將如何防護巴拿馬運河？

在華盛頓方面，常常有人談到參謀本部的報告；報告中指定資格勝任的軍官，組成委員會研究防禦原子彈侵襲的問題，根據這個文件的業已公布的部分，各專家們所得的結論，一致認爲：爲保護美國，唯一可靠的防護只有由政治入手。任何熟悉這個問題的科學家，上自愛因斯坦起，下至青年雷達研究者，都認爲不能有第二個結論。

一個人認識了『控制宇宙基本力量』的意義以後，如果再談科學對於原子彈可以產生一個答覆云云，則旣危險又幼稚了。在今後的五年中，如果戰爭危機的緊張不減，則每個人必至惶惶如也，知道如果戰爭一旦爆發，你自己，你的家，你的事業，便可在幾秒鐘之內化爲灰燼。那怕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也不能保證你不發生這類事。即使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亦不足爲安全的保證。

這是個慘澹的世界，是二十世紀中科學、外交、以及人類情緒衆流匯聚促使我們到達的世界。

面對這些可怕的事實，似乎當前只有兩條路，可以使原子時代中的美國有若干安全之望。第一：我們必須熱烈尋求和保障一個遵守法紀的世界合作制度，或者第二：全民族向後轉，採取分散和分化的政策。

實際上國際統制原子能之舉是困難的，從世界聯合組織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會議紀錄中便可知道困難的程度。美國代表巴魯治(Bernard Baruch ——按巴辭職，現由 Warren Austin 繼任——譯者）曾建議成立關於這一方面的世界法律，但他的建議被人批評爲妨礙了美國的自由。但美國的領袖們是否明白，如果第一條路走不成功，美國就得開始走第二條路。攻擊巴魯治的人，認爲他停止了美國的主權，但是批評他的人們是否理會，如果他的任務失敗了，對於我們引以自誇的城市主權，又會發生些什麼影響呢？

在這個時代中，軍士和科學家保護不了我們城市。如果我們不能讓世界的法律來保護我們的城市，則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我們的城市。

白宮最近發表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報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中，曾討論到疏散城市的可能性。報告承認對於原子彈的襲擊無法防禦，可使城市中心不受嚴重的損害，但它建議若干措施，可使國家於突然受襲以後，仍得繼續作戰。報告中說：『重新改變及局部疏散全國的活動中心，誠為嚴峻並困難的措施，但是符合軍事與社會的理想，如果政策一旦確定，即可採取極切實的實行具體辦法。』報告中主張『一個全國性民衆防護組織，現在即可擬訂應付非常事變的必要步驟計劃，』並建議『事先必須將下列兩個計劃訂定，互相配合，一是由受威脅都市區撤退不必要平民的計劃，另一是為必須停留的平民迅速創設充分避難所的計劃。』

在和平時代要開掘龐大的避難所和忽惶奔逃，想起來是很離奇怪異，不能令人置信。但這個報告的作者，是指導美國國務院與總統推行政策的負責人士。巴魯治在對聯合國組織發言時，說『我們人人願把身體挺直，面對陽光，而不願被迫同老鼠一樣的鑽到地下去，』他也就是有感於此而言的。

疏散政府及軍事的中心，究竟要花多少錢和對美國的經濟將破壞紊亂到什麼程度，實在無從估計。但即使這種消極性的防禦，也勢必造成與納粹德國相似的經濟及人事統制。單是準備原子彈戰爭之舉，便將毒害美國的生活方式。它使國家成為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設備，不但要聚積原子彈，而且要使工業能配合隨時改換生產，使每一人民都成為士兵，要使美國的學校作疏散的演習。

如果不願走這條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關於新世界的基本事實，我們不應該設法強迫別的國家來接受；我們是必須生活在——要不然便得死在這個新世界裏。這些事實對於其他國家，也如對於我們一樣，具有除舊布新的革命意義，尤以沒有美國這種羣衆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國家為然；對於這一點，我們須加以說明，忍耐和瞭解。我們必須記住，關於原子彈的事實，與原子彈本身同樣的強有力。

我以研究原子彈科學家的身份目擊這些年來科學家對於未來的危機逐漸增加瞭解，而其他人士尚茫無所知。我們和這個問題相處愈久，我們也越恐怖。熟習以後往往轉成輕視，不過對原子能卻越熟習，敬畏之心越重。我們必須瞭解，對原子彈的恐懼，除引起希望為大家好處而加以控制外，尚可採取其他方式。除非我們忍耐和熱誠，否則其他國家因恐懼之心，會驅使他們採取威脅的姿態，以至於陷入舉世包圍於非敍述所能盡的恐怖空氣之中，到這步，一切談判便成為不可能了。

我願意強調說明，我們必須忍耐，去幫助其他國家瞭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關於世界新的種種力量，第一件事我們所必須知道的，就是對於這種力量，除了成立世界的法律以外，是無從防禦的。

除非有一天人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否則即至將來亦將無防護可言。我們必須實現世界對原子能的控制，因為這是使人類得有安全的唯一途徑。



法國社會學家達爾德之學說

孫本文

當十九世紀末葉，正斯賓塞一派的社會機體論盛極一時之際，乃在歐洲大陸上有達爾德其人者，力倡社會教育心理因素的重要，指陳斯氏生物推論的誤謬。這正與當時華特在美國倡導心理學說，互相輝映，乃為十九世紀之末社會心理學派的兩大柱石。

達爾德(Gabriel Tarde)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二日生於法國南部陶唐(Dordogne)之薩萊(Sarlat)村，早年受教育於當地的耶穌學院，後至陶勞斯(Toulouse)及巴黎研究法律。年二十六任當地法院的審判員，六年後升任審判長。氏繼續擔任此職，達十八年以上，其在司法界前後逾二十四年。這長期法官生活，一方面使氏認識其責任心的重要，一方面使對當時許多實際問題發生興趣，尤其對於犯罪學及刑罰學的研究，故不久氏竟成為國際知名的犯罪學家。達氏從事著述，始於一八八〇年。彼時在哲學評論中著文評擊郎白羅梭(Lombroso)的見解。由此種論文引起里昂大學教授賴加商(Lacassagne)的注意，因與氏協力於一八八六年創辦犯罪人類學刊物。一八九三年，任該刊編輯。此職繼續擔任，至臨終時為止。一八九四年任司法部統計司司長。同時達氏出外講演，並參加各種社會學及科學學術團體。一九〇〇年辭去上職，專任法蘭西學院哲學教授。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於巴黎。

達氏社會思想的來源有二：一為當時法國社會政治的變動，二為長期擔任法官所得的經驗。當時法國政治上發生兩大事故，一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二為第三共和政府的成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成立第二共和政府，使路易拿破侖實行專制。但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第二共和政府完全崩解，乃有第三共和政府的建立，而後漸趨安定。此正達氏身歷目擊的時代大變影響於達氏思想者甚大。其次達氏身任法官，歷見罪犯的種種行為，發見犯罪的原因，不在生物的遺傳性，而在社會環境的暗示性。因此注意研究此項問題，更因此研究一般社會現象，乃倡模仿論及社會法則論等。氏之著作甚多。一八八六年有犯罪學(La Criminalité)，一八九〇年有刑罰哲學(Philosophie

Pénsle），同年有模仿定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一八九四年有社會邏輯論（La Logique Sociale），一八九七年有反對論（L'Opposition），一八九八年又把此三書合成社會定律（Lois Sociales）一書，其副題爲社會學大綱。同年又有社會心理學研究（Études de psychologie Sociale），一九〇一年又有意見與羣衆（L'Opinion et la foule）等書。（註一）

達氏在模仿定律一書中表明，彼所欲注意研究者，爲人類現象的「純粹社會方面」他集中注意於創造社會的結合的過程，——心與心相關的過程。這就是他所謂「純粹社會方面」這種純粹社會方面的研究，就成爲「純理社會學」或「普通社會學。」這種觀點，貫徹達氏全部著作，而使他成爲心理學派創始者之一。

達氏的思想見於其三大原則：反復、反對、與適應；而集中於模仿論。

（一）論社會的起源　達氏以爲一切社會現象最後的形式，是二人間所存的關係。其中一人對於其他一人表示一種心理上的影響。這種影響，永存於一人對於他人的模仿。（註二）換言之，這就是兩心間相互神經關係：——其一人反映其他一人。（註三）這就是社會的起源。社會起於有人首先模仿他人之日。（註四）因此，在氏看來，社會可說就是一羣易於模仿的人，或說，卽使沒有實際模仿而都具有往昔由模仿而來的共同特質的一羣人。所以實際上「社會就是模仿。」

（二）論反復與模仿　氏以爲一切現象都表現「反復」「反對」與「適應」三過程。所以反復是一種普遍的過程。他說：一切雷同，由於「反復。」社會中一切雷同的起源，是直接間接由於各種模仿的結果。——風俗模仿或時尙模仿，同情模仿或服從模仿，教訓模仿或教育模仿，自然模仿，詳審模仿等。（註五）可見人類社會中「反復」的現象，是由模仿而來。

氏以爲社會現象的純粹社會方面，必須由模仿解釋。其他物質與生物現象，都不能予以說明。氏以爲祇有純粹的社會過程，始能解釋社會現象。由此點言，可見達氏乃確爲心理學派的社會學者。氏以爲社會學中的模仿定律，猶之生物學中的習慣與遺傳定律。天文學中的重心定律，物理學中的波動定律，（註六）其重要可知。

（三）論模仿定律　達氏對於模仿的過程，分析至爲詳盡。氏以爲模仿的進行，有相當的規律。初期漸漸發達，繼而漸見停滯，終而漸形衰微。當模仿正爲社會採納時，自然漸推漸廣；既已爲一般社會所採納而流行時，自然保持其狀況，歷相當的時期；及模仿爲一般所厭棄，自又漸趨於式微了。一種模仿經過三個時期的長短，全須視當時社會心理的狀況而定。凡一切模仿，均須經過此種時期，乃正是歷史的重要的狀態。（註七）

達氏以爲模仿有幾種定律，正與物質與生物現象反復的定律相同。

第一、模仿依幾何級數進行　正如光熱聲的震動，由輻射中心向

四方散佈，或如有機體依幾何比率蕃殖，故一種發明經模仿而散佈社會時，表現一種相同的幾何級數進行。

第二、模仿在傳遞時改變　模仿從一族或一國傳佈到別族或別國時，正如光熱聲的震動，或生物的蕃殖，從一環境到別一環境時，便受了改變。(註八)

達氏又以爲，有兩種因素決定模仿的性質。一爲邏輯的，一爲非邏輯的。邏輯的因素表現時，必係模仿者願意採納一種與其固有心境相合的改進。非邏輯的因素表現時，必係樣本的選擇受了限制。而往往最不改進的樣本因爲產生的地方或日期的關係，反受選擇。由此氏分模仿的特殊定律爲二類：一爲邏輯定律，二爲非邏輯定律。

第一、邏輯定律　氏以爲社會進步經過兩種過程，代替與累積。由是即有兩種定律。

一、邏輯衝突律　這有兩方面：一方面只是以新代舊。譬如一種新發明經模仿後，即可代替舊事物。採用一種新文字新宗教新工業或新制度，則舊的都可不用。另一方面同時有幾種新發明，與舊事物相互競勝，而亦能採用其一。如語言信仰政綱建築的樣式或社會體制，其勢不能同時並存並用。爲實現這種過程——改變不決定而爲決定的，常採用三種方法：(一)延長一種事物的進步，以抑制其餘。(二)用武力強制或用投票或命令。(三)互相調停或自願取消，(註九)以解決邏輯衝突的局勢。

二、邏輯結合律　幾種新發明或舊事物不互相競勝，或以新代舊，而係互相結合，新舊並存不悖。這是累積法而非替代法。風俗語言宗教政治觀念工業過程與社會改革等，往往在固有體制上另加新因素。這可說是由進化而進步的方法，而非由革命而進步的方法。新發明的性質與現存制度的方式，決定何種方法，最易採用。(註一〇)這亦是一種重要的定律。

第二、非邏輯定律　除上面邏輯衝突與邏輯結合外，還有非邏輯的原因，使某種模仿易於採用。非邏輯的定律有三。

一、模仿由內到外律　意即內心的模仿，先於外部行爲的模仿。氏舉兩義，說明此律。其一、觀念的模仿，先於外表行爲的模仿。其二、目的的模仿，先於手段的模仿。目的或觀念是內心的事，手段或表現是外面的事。(註一一)他舉例說，城市人民往往保存一種特殊的重音而他們的食物與服裝，往往因潛移默化而早已模仿他城。一個學者模仿他的老師時，尚保持他的鄉音。這都可表明模仿由內到外之證。

二、模仿由優至劣律　模仿總是由優至劣，由上至下，意思是說，總是由劣等去模仿優等，由下等去模仿上等。這無疑是含有一種潛勢力的影響。城市人影響於鄉下人，使他們模仿。同理，成年人影響於兒童，上級人影響於下級人。凡言語文字姿態容貌服裝風俗等，無不如此。(註一二)

三、風俗與時尚模仿律　風俗是過去社會相傳的習慣，時尚是一

時流行的習尙。風俗總是舊的，時尙總是新的。所以模仿風俗是模仿舊習慣，模仿時尙是模仿新式樣。有的時代與社會爲古舊的潛力所統制。有的時代與社會爲新奇的潛力所控制。前者謂之風俗模仿，後者謂之時尙模仿。（註一三）

（四）論反對與衝突　一切現象的第二種過程是「反對」（Opposition）。這「反對」一過程，表明現象有時衝突，有時對峙，不一定二者完全不同，或自然對立。只是兩種勢力或兩種趨向或方向之關係互相對峙而已。在物質現象中有「吸引」與「抵拒」，在生物現象中有「生存競爭」，在社會觀念與形式中有戰爭競爭與辯論等。

在各種「反對」現象中，其最重要者有二：前者在時間上相同，後者在時間上相續。前者爲衝突競爭與平衡，後者爲交替與調節。

甲、衝突的「反對」　這正如「反復」中的邏輯衝突律，這是表明兩種相反模仿的相遇。個人心中由於模仿的衝突而發生新觀念新信仰，固同時仍伴以相當成分的懷疑。由於模仿的流行，這過程便成爲社會化。一個新黨派的成立，總是由於這派人採納了一種與他們向來服膺的觀念相反的見解而互相模仿之故。反之，這種新見解，當其由模仿而傳佈時，漸漸變成嚴重而難忍，使向來忠於舊觀念者持相反的見解，起而反對。而這兩派人變成面面相噓而對立。（註一四）

達氏以爲社會衝突，可分爲三種形式：即戰爭、競爭、與辯論。

第一、戰爭　當反對一至絕對無可挽回時，便訴之於武力，而成爲戰爭。彼時雙方均認爲有關其本身存亡的問題。大抵戰爭都是政治方面的衝突；都是各種民族、部落、城市國家、帝國，對於地區資源，對於宗教信仰，及政治體制等的生死存亡等的衝突；都是過去各種模仿結合的產物。他們採用征服或定約的方法來解決衝突。不過這種方法，大致是自毀的方法。達氏說：「假使歷史的解釋無誤，可見戰爭是永遠向一個方向發展；而這個方向表明，當戰爭逐漸減少之後，終究會消滅的。從無數小規模慘苦的民族戰爭循至少數規模較大仇恨較淺的戰爭——小市鎭間大城市間以至國與國間的戰爭。最後達到一個時期，在強大民族國家間發生稀少而嚴重的衝突。惟其強大，故易使他們傾向和平。」氏以爲「大體看，戰爭是已經減少了，或至少改變一種形態使漸趨於消滅。所以戰爭的發展實際即是和平區域的逐見擴展之謂。」（註一五）

第二、競爭　當戰爭停止時又有別種社會衝突發生，尤其是經濟方面。這是爲維持社會生存，而非爲安全。這變成競爭的形式。競爭的結果，或爲聯合動作，或爲互相比賽，或是有利，或是無利，殊無一定。據達氏之意，競爭有三種形式。如同一貨物生產者的競爭，消費者的競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競爭。他說競爭有如戰爭，漸漸由小規模的，進而爲大規模的，由無數極小的到少數極大的。（註一六）由手藝到機器，由個人生產到社會生產，由小規模的生產與分配的公司，到大規模的聯合公司，以及聯合生產與分配功能的消費合作社的誕生，都是表明這種趨

向的顯明例子。

競爭的結果，暫時歸納而成各種結合，在各機關間各公司間各工團間互相競勝。由此最後僅存少數不能再向上發展的鉅大的結合，在互相競爭以後，惟有再互相結合。（註一七）

第三、辯論　這是「口頭」辯論，這是觀念或智力模仿的衝突。除上述兩種形式——戰爭與競爭中都具有辯論外，又有它本身特殊的功能。據達氏之意，這所謂「口頭」的（Verbal）也包括文字書寫及印刷的作品在內。初民集團，初時分成無數小的伴侶、氏族、教會、學會，以及學校，互相辯難。到相當時期以後，經過許多辯論，便結合而成少數大政黨、大宗教團體、議會團體、大的哲學及藝術學派，又互相作生死的鬪爭。這類鬪爭，經過數世紀的討論，合併而成三大產物，這就是宗教、法律與科學。（註一八）

在上述全部社會反對的過程中，有一大原因，就是各種教條、成語、道德格言、工業過程、政治學說、以及科學原理等，具有由模仿反復依幾何比率向外傳佈的趨向，猶之有機體由遺傳蕃殖的比率增加相同。這種不能避免的重復的結果，就是由有目的的鬪爭而生的競爭與消滅，以及由合理的綜合而生的種族混合與文化交孕。

乙、調節的「反對」　簡單說，這是邏輯結合的「反對」，這表現各種勢力的盛衰與起伏。這是一種衝突，不僅僅是「是或否」的衝突，而是「是與否」交互替代的衝突。這不是破壞或互相毀滅的勢力，而是促進或阻礙的勢力。他說：「調節表明各種勢力正常功能的表現，無論數量方面或品質方面的調節，都是自願互相順應的。」（註一九）這種原理，可從歷史上得到甚多的實例，如移民的升降，犯罪的波動，經濟狀況的盛衰，帝國或文明的興衰等皆是。

（五）論適應　適應或稱自然調和。達氏以為這是從科學觀察宇宙最深切的一面。氏所舉的三大過程，「反復」是方法，「反對」是手段，「適應」纔是社會過程的目的。這就是達爾文氏所謂「自然選擇」，斯賓塞所謂「進化過程」，華特所謂「創造的綜合」（Creative Synthesis）這就是「羣集律」（Law of Aggregates）——「反對」的一種新平衡，——一種本身自為反復的調和。他說：任何「羣集」是聯合適應的諸個人的集體，或是少數適應於其餘，或是全體適應一共同功能。一個「羣集體」意即一個「適應體」，各種互相有關的不同「羣集體」是可以互相適應的，這成為一種高級適應體。這其中有無數程度可以區別的。為簡單起見，我們僅區別兩種適應程度：第一級的適應，即一種體制中各種原素所自有的適應。第二級的適應，即聯合這些原素對於環境的適應。在各種現象中對於本身自己的調適，比之對於他物的調適，正如自身反復（習慣）與反復他人不同（遺傳或模仿）自身反對（猶豫與懷疑）與反對他人不同（鬪爭或競爭）。（註二〇）

據達氏之意，基本的社會適應只是兩個人的適應。一個人用言語或行為回答了另一人的問題，不論這問題是默示的或說出的，這種基

本的調和，存於兩個人的關係。一人教一人學；一人發命一人受命；一人生產一人購而消費；一人為優伶為詩人為藝人另一人為觀劇者讀者或鑑賞者。或者說這種調和，存於共同產生同一結果的二人的關係中。若再進一步分析，則可見基本的社會適應，存於發明家的腦中心中。發明只是一種觀念的調和。這是人類一切調和的根本。(註二一)於此可見達氏對於適應的意見。

(六)論社會的發展　我們在上面已經把達氏的三大過程：「反復」「反對」與「適應」都加以簡略的說明。現在再一論達氏對於社會發展或進化的見解。

達氏以為生物進化的進行，由於「繁變」與「選擇」；社會進化的進行，由於「個人創造」與「社會同化。」前者謂之發明，——社會行動的發源，後者謂之「模仿，」——社會行動的方法或過程。達氏以為發明是一種新的精神產物，這是一種發現，一種發源。這可以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手續，可以用文字或實例表明。(註二二)

達氏以為：「發明是改進的過程，」而是社會變遷之源。固然，發明常是欲望的結果。但同時欲望如無滿足的對象，亦不能實現。現在知道，發明是有意無意間產生這種物質或精神的欲望的對象，而使欲望變成一種「社會勢力。」所以他說：「發明不僅僅是社會需要的結果，而是社會需要的原因。」(註二三)

要之，據達氏之意，發明是社會變遷之源。但發明何以成為社會變遷之源？則由於模仿的結果。他說：模仿是使社會採用發明的方法。(註二四)

發明因社會發展而漸多，因模仿而傳佈社會愈速。同時社會上又表現各種反對的現象——衝突、辯論、競爭等，同時更表現各種互相調和結合的現象——社會適應。這幾種過程，發明、反復、模仿、反對、衝突、調和、適應、完成社會變遷的過程，使社會發展或進化。達氏說：社會事實的進化，在於從無數極小的調和，漸漸進而為少數較大的調和，然後再進而為極少數極大的調和；直至無限的將來，社會進步累積到一個單純的包羅萬象的最調和的文明社會。(註二五)

可見在這許多的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調和適應，是一個循環中最後的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

(七)總結　達爾德是十九世紀末葉法國的一個先進社會學者，重視社會現象中的心理因素，與當時著名學者涂爾幹的見解，適相反，故人或目之為近代社會心理學的初祖。對於黎朋(Le Bon)勞斯(Ross)一派的羣衆心理學，影響甚大，至今不衰。

達氏的主要貢獻，是在其模仿論。視模仿論為社會成立的基本原素，故有「社會就是模仿」之言。其實，達氏所謂模仿，已非狹義的模仿之謂。廣義的模仿實含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之意。推達氏之意，模仿為主要的社會互動。故謂社會就是模仿，無異謂社會就是社會互動。謂社會就是社會互動，一般社會學者，似均無異議。但謂社會就

是模仿，現恐無人不持異議。故我人討論達氏的模仿論，必須認清達氏對於模仿的涵義。況達氏的全部學說，實包括發明、反復、反對、適應諸過程。在這整個體系中模仿僅是其中的一環。氏明明承認發明的重要，不過發明而無模仿，則發明不能成爲社會的財產，便不能成爲社會變遷之源。但若僅有發明模仿，而無反對、衝突、競爭、辯難，則社會亦難有變遷發展。一面有發明模仿，一面又有衝突競爭，於是社會有一致的現象，同時亦有分歧的現象。而所以使社會現象或一致或分歧者，則有恃乎適應。適應與反復反對互相爲用，缺一不可。有了反復反對而又有適應，社會始有進化。故達氏之學說，亦自言之成理，未可厚非。不過就現時社會學的趨勢看來，達氏所用的概念，及其所根據的心理學，已不合時代，且其分析社會現象的因素，未免太覺粗疏耳。

尙有一點，應予指明者，卽達氏身任法官二十餘年，據親身研究犯罪行爲的結果，乃發見模仿作用的重要。故其學說，雖非經過多年實地調查而得的結論，但確也有相當事實的根據。因此，當時氏的模仿論，頗引起時論的讚許。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W. James）稱達氏模仿定律一書爲天才的作品。鮑爾文（James M. Baldwin）深喜達氏的著作與彼意見正相契合。於此亦可見達氏當日在學術界的地位了。

（註一）達氏著作譯成英文者有下列各種：
1. The Laws of Imitation, tr. by E. C. Parsons, 1903 (From the second French edition).
2. Social Laws: "An Outline of Sociology," tr. by Howard C. Warren, 1899.
3. Penal Philosophy, tr. by R. Howell, 1912.

（註二）Social Laws, p. 39.
（註三）Ibid., p. 47.
（註四）The Laws of Imitation, p. 28.
（註五）Ibid., p. 68.
（註六）Ibid., p. 74.
（註七）Ibid., p. 14.
（註八）Social Laws, p. 61.
（註九）The Laws of Imitation, p. 39.
（註一〇）Ibid., p. 22.
（註一一）Ibid., pp. 169-170.
（註一二）Ibid., pp. 173-188.
（註一三）Ibid., pp. 195-207.
（註一四）Ibid., pp. 215-230.
（註一五）Ibid., p. 247.
（註一六）Social Laws, pp. 92-93.
（註一七）Ibid., p. 105.
（註一八）Ibid., pp. 110-113.
（註一九）Ibid., p. 115.
（註二〇）Ibid., p. 125.
（註二一）Ibid., p. 126.
（註二二）Ibid., p. 139.
（註二三）Ibid., p. 148-150.
（註二四）Ibid., pp. 165-166.
（註二五）參看 J.P. Lichtenberger: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p. 411.
（註二六）The Laws of Imitation, p. 86.
（註二七）見 Lichtenberger, p. 412.
（註二八）達氏以爲科學的進步，在於初時發現或想像整體的大調和，或少數大而含混的外界調和，繼以無數內部的調和逐漸替代，形成一種無限數的有效果的極微小的適應（見 Social Laws, pp. 144-145）。此處達氏原把社會事實的進化與社會科學的進化相對比，而發見二者的順序適得其反。（見同上 p 109）



統計學在社會學上應用的限度

李宗孔

筆者按美國支加哥大學教授派克（Prof. Park）曾寫過一篇短論，討論這個問題，題目大概是 The Limitation of Statistics Applied on Sociology，因為手邊無刊載此文雜誌，故未及參閱，本文論旨或與派氏大有出入抑或大體相同，讀者可參閱派氏之作。（筆者識）

百餘年來，新興的社會學已有驚人的進展；而且正繼續不斷的成長中。因為社會學是新興的科學，所以它本身尚有許多問題亟待探討；研究的方法也就是重要問題之一。

在討論統計學在社會學上應用的限度之先，我們先得追述一下近代科學的發展。人類有一種「趨於一」的天性（one of human nature），所以有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想把一切現象納入數理單純系統。笛卡兒（Descrates）首倡普遍的數學（mathematique universelle）即圖將數學概括其他一切科學。及十九世紀，數學在自然科學及實用工程學（Technologies）方面仍居重要地位然已失去概括其他一切科學之「野心」，因當時文學上之浪漫主義及哲學上的唯心主義或理想主義皆非數學之產物，而新興之地質學及進化論等之發展，亦與數學無關。但是當十八世紀，數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發達時期，對人文科學發展之影響亦頗大，在理論方面產生了有機學派（organic school）和機械學派（machanical school）；在研究方法方面，統計學即應運而生，成為一種新近的方法學（methodology）。廣泛應用於人文科學之研究，如人口統計，商業統計，工業統計，勞動統計及教育統計等。一九二四年國際社會學會員的研究工作報告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事件有確實的統計根據。美國近代有很多國策都根據實際的統計資料而決定的。

統計學不但在社會科學中應用頗廣，即在自然科學方面，亦廣為使用。廣大的天文系中為望遠鏡所不能見之極遠距離，應用了統計學的「大量觀察」原則，頗為精確。蒲朗克（Planck）之量子說（the quantum theory）乃顯微鏡所不能見之極小距離，科學上既知之最小量，亦應用統計法求出量子的平均速度。生物學上用以研究遺傳和變異；行為主義派的心理學者亦用以作科學的根據。近世紀來，在思想

方面，常常是自然科學影響人文科學，而統計學之應用，却是社會科學影響於自然科學的。

近數十年來因爲統計法研究的成功，尤其在發現經濟循環和預測人口趨勢有更大的成就；因此有許多社會學家研究社會學遂廣爲應用大有抹煞歷史法，敍述法 (descriptive method)，個案法，經驗法及推演法等的趨勢。事實上，最近傅雷齊（Franklin Frazier）研究支加哥城黑人家庭制度的自然史，並未依於統計而大有成就。蒲吉斯（Burgess）與柯勒（Cottrell 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兩氏根據個人的特性，社會背景和婚前的性經驗（美國人大體在婚前已有性的經驗）研究婚姻的快樂指數，亦未依於統計的根據。此類實例，不勝枚舉。可見他種研究方法的應用，其成就並不下於統計法。

在人類學中，初民文化，制度風俗等之研究，歷史法和敍述法應用極廣；種族血統性質之研究，雖常基於統計，然而種和血統的質（qualities）及生物學上人對文化和文化對血統的影響，大多不去求統計的根據。在歷史的社會學中所包含大部分的社會學的著作，很多是沒有統計的。社會心理學終於還在理論的階段，所探討的大部分還是些概念定義，概括和評價。統計學將來在社會心理方面的應用，一部分要靠心理學測量的成功，一部分要靠心理學測量工具的完備，及在文化研究中數量方法的長成。故烏格朋 (Ogburn) 說：「在統計學之於社會學關係的評價上不應忘記的，社會學中也許有不用科學而很科學的。事實和記載並不一定要依靠許多數目的法則的研究去治理，只要在實用目的各方面，有充分的正確和證明就好了。」邁基文 (MacIver) 的言論更爲激烈。他說：「統計中如總合，平均數，比率，圖表與函數，不過是社會事實的符號，並不是社會事實。如果想知道社會事實，必得解釋這種事實的符號；而這種事實符號之解釋常常是很難的，並且是沒有一定的，有人這樣解釋，也有人那樣解釋；所以有很多迷信統計的人，認爲統計是萬能的，『無論什麼事情統計都能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氏又說：「科學僅僅是一種有系統的解釋（science is only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解釋社會永遠不能用簡單的算學來表示。」

根據以上兩氏的意見，可知統計學在社會學上的應用，實在有一定的限度。就方法學的本身而論，有人認爲感覺經驗所得來的東西，不能作爲科學的根據；但是我們進一步要問，統計資料的來源，又何嘗不是直接或間接的來自感覺經驗呢？再從因果律（principle of causality）的關係上看，統計學所告訴我們的不是必然的關係，而是或然的 (probability) 關係。所謂大量觀察，本身即是說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確的科學根據，因此統計的數字，常常被人引申出錯誤的結論。

再就統計學在社會學上應用的技術而論，也有三點困難：

第一，單位問題：談到量的問題，必須有一定的單位作爲分析衡量和比較的標準。前面我們已提過經濟循環和人口預測，關於經濟方面

各種不同的單位均可化作貨幣的單位來研究。卽蘇聯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對資源分配亦採用「記賬的單位」。至於人口問題之研究，通常亦將所有人口化作「單位成年男子」作爲計算的標準。社會學研究之對象，以縱的社會制度和橫的社會關係爲核心，我們將永不能定出單位用量的方法來計算。故邁某文認爲社會學眞正的問題，並不是量的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 的比較價値，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的種種複雜的結構並不是獨立的單位所組成的其中包括組織、制度、信條、計畫等。

第二，相關研究：相關研究是統計法中的重要部份，我們研究社會關係時，似乎可以儘量應用相關的方法。但事實上仍有很大的困難。統計學所研究的相關，是一種數學上的函數關係；而社會現象中所包含的許多因子，並不是那樣顯然的能夠作科學的分類，每一部間是那樣有規律的，既平衡而又互相排斥。尤其困難的，數學上所研究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因子的函數關係，必先假定其他沒有列入研究的因素是常數（不變的）社會是一個永久變遷的歷程，如果研究社會現象也假定某些因素是不變的，這是實際社會生活中所沒有的事實。如果一定要假定某些社會現象的因素是不變的，從事研究，我們可以說這種結論，應用於實際社會生活中，其可靠限度會等於零或接近於零。

第三，分類整理：社會現象將永遠不能有嚴格的科學分類；卽使勉強分出類別，我們亦不能很肯定由統計數字的大小來決定某些社會因素的重要性，因爲這些因素時常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故邁某文說：「全體複雜的社會關係，與由社會關係所產生的隨時變化的結構，更無從用量的方法來說明。」烏格朋曾經也說：「統計學在現象上使用的中心，在以能夠測量爲限，而且此種現象常常受研究者的選擇，這種選擇並不是因爲他們實際的重要，只在求材料之容易獲得和容易求得那材料的測量。」尤其不能避免主觀作用的影響。故烏氏又說：「當研究社會現象複雜的時候，慾望還有一種選擇的力量將某種特殊材料加以特殊的注意，其餘的就疎忽了。因此在集合 (recollecting) 或拋棄一切知識的歷程上的表現，慾望的選擇亦很大。總之，論到物體，和感情一樣，雖然理論有事實指示，但是總不免各種程度之不眞確的强有力的可能性，因此他就趨於不眞的及錯誤的解決。」

自然，我們亦承認統計學應用在社會學上的貢獻與功勞；不過若要以統計法來表明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的全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統計法只能將社會現象的整體展開在平面上作初步的研究，並不能描社會的全貌。社會學之應用統計法，我們作這種批評，相對的也說明了他種研究法的重要性，對於方法學有了這種認識，亦可以明瞭今後社會學究研的動向。

歷代治河名人事蹟述略

李書田

嘗考我國歷代治河（黃河）名人，自唐虞下迄有清，在唐虞時有大禹，西漢有王延世，東漢有王景，元有賈魯，明有徐有貞、劉大夏、劉天和及潘季馴，清有朱之錫、靳輔、康熙帝及栗毓美，計凡十有二人。皆賢君名臣，戮力河事者。茲爲緬懷既往，策勵來茲起見，特分別輯其事蹟，略述於次。

一　大禹

唐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帝堯十九年，始命共工治水；六十一年，改命伯鯀治水；均年久而無功。七十五年，殛鯀於羽山，而擢其子伯禹爲司空。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其扼要之法，即隨山導川。蓋水道因山脈而形成，兩面山脈，中間一線窪地，即爲天然水道。隨山以導水，就其本來之軌轍，而鯀毫無所用其智巧；惟於流道不暢之處，則爲之疏鑿以助之，龍門砥柱之功，其最著者。因山以治水，山治而水亦治，此禹所以奏平成之績。九河既導，而黃河之在吾國，亦即從此出世矣。禹功告成後，至周定王五年，河決黎陽宿胥口，河不爲大患者一千六百七十七年。其治事之精神，則胼手胝足，己饑已溺，聞善言則拜，雖寸陰而惜之。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誠可稱爲我國治水工程師之鼻祖。

二　王延世

西漢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氾溢兗豫，入平原千乘，凡灌四郡二十二縣。任王延世爲河隄使者。黃河之特設專官自此始。延世塞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三十六日而堤成。改元河平。延世被厚賞。

三　王景

西漢元平之際，河道屢決，迄置勿治。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大決魏

郡，爲害益深。其後汴渠東侵，歷歲彌廣，水門數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至東漢明帝永平中乃始議修復汴渠。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帝詔與語，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渠書，禹貢圖，及錢帛，爲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築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導雍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由是河汴分流，復禹故迹。帝親隨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因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進秩一等。自河決魏郡，王景治河以後，河不爲患者，一千零三十七年。論者因以景之治河，爲能纘禹遺績，功施後世云。

四　賈魯

元順帝至正四年，河決金堤，北侵安山治，入會通運河，延袤於濟南河間。是年河決曹州，發丁夫塞之。五年河決濟陰。六年河又決。八年河決濟寧路。十一年以賈魯爲工部尙書，充河防使。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七月疏鑿功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凡濬故道二百八十里又百五十四步，鑿生地三十四里一百步，修完決口一百零七處。十一月水土工俱畢，河復故道，南滙於淮，東入於海。帝遣使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宣力諸臣，升賞有差；特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平河碑文，玄更親就魯訪問，詳述其治法道里工料費用細數；另撰「至正河防記」以備後人之參考。

五　徐有貞

明景泰四年，河決張秋。以沙灣久不治，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視。乃言今欲治河通漕，須先疏其水；水平乃可治決，決治方可多建堤堰以時節宣，無令溢涸，然後河流可得而安。若驟加湮塞，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河終不可得而治。議決之後，有貞乃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堂；又延至蓮花隄大瀦潭，乃踰范濮，經澶淵以接於河沁；內依古隄爲固，外恃梁山濼爲泄。因言河水過則爲害，微則爲利，乃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旁出者，更築九堰以障之，堰長袤皆萬丈；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皆樹立表度，水盈過丈則泄；復於開封荊龍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以濟漕渠之涸。河西鄄東曹南鄆北之水，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堰之上楗以水門，下繚以虹隄，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楗之；凡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閘名天源，由是水通古河入海，運道復完。有貞此次治河，實爲明代之第一次成績。

六　劉大夏

明弘治五年，荊隆口復決，潰黃陵岡，泛張秋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未幾復決張秋，運河之水，從之入海，運道淤涸。時河流湍悍，決

口濶十餘丈。六年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任治河事。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先治上流，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俟河流順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崗南，浚賈魯河，以殺水勢，下由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崗築堰垻十餘處，并大名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余家店銅瓦廂隄一百六十里。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垻，下分五洞，以泄水勢。然後治張秋，兩岸立表貫索，網連巨艦，穴而窒之，中實以土，至決。去石沈艦，壓以大埽，既合復決，旋決旋塞。八年二月功成，繚以巨垣，隱如長虹。凡用軍民夫十二萬人，鐵一萬九千斤，竹木薪蒭，不可勝計。詔改張秋爲安平鎮。明年大夏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築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今謂之太行隄。自此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

七　劉天和

明嘉靖時河屢決溢。十三年，命都御史劉天和治之。先是河決趙皮寨，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南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河悉淤，運道阻絕。於是有引黃河開槽河二議，莫能決。天和乃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至梁靖河底，視故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已悉爲平陸。乃言道遠費廣，河已不復導，惟有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爲便；而入春運舟且至，期限迫促，乃測河深淺，以尺計工，以日計限；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決，旬日議定，詳悉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命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以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乃戒期分士，羣力畢効，於曹縣梁靖口東岔河口，添築縷水隄，上自河南原武，下迄曹單，各築縷水隄一道。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長隄縷水隄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十有五，順水垻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一萬七千四百餘根，楷草十九萬五千餘束，鐵六萬五千四百餘斤，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正月中旬，迄於四月初旬，運道復通。晉天和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在事官員，遷賞有差。天和著有問水集，詳記其事。當時并施植柳六法，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因其所宜，以護隄岸，收效最巨。天和此次治河，亦頗著成績。五年之後，河患又起矣。

八　潘季馴

明萬曆五年，河決曹單，溢金鄉魚台。總河侍郎潘季馴條陳六事：一、塞決口，以挽正河；二、築堤，以杜潰決；三、浚閘坎，以防外河；四、創滾水垻，以固隄岸；五、止浚海工程，以節糜廢；六、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詔如議行。先是河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河淮并決，而山陽商寶興鹽等處，匯爲巨澤，桃源一帶運道梗阻。議者謂無塞決河，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

以通之。至是季馴行視，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淤，無法可濬。惟導河歸海，以水治水，則導河卽所以濬海。然河不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則入地益深，是卽所以導河。河決上游固宜疏，今決下游，但疾赴海，而害自祛，何事於疏；第塞崔鎮，東納河淮正流，幷趨入海，則海口自通矣。幷言天下之事，不難於治河，而難於衆口。天子下其議，大司空幼孜對如季馴言。乃特假便宜行事，不中制。於是季馴乃築高家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水東侵。又築隄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幷慮河內冲閘蝕槽，乃嚴五閘啟閉，專待槽艘。六月漕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車盤。自徐抵淮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海口果不濬而通。十六年河又大潰，復起季馴總河務。時季馴已鐫職為民，以廷臣交薦，特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季馴仍持前法，親與夫役雜處畚鍤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耐勞而得衆，卒能使兩河合軌。緣河人民，復見室廬邱隴。百萬漕艘，轉運無害。一時稱為大治。季馴治河，其生平主運漕於河，則治河卽所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所以治河；合河淮幷入於海，則治河淮卽所以治海。蓋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惟一主旨，實不朽之論也。著有河防一覽，敘古今河事始末頗悉。

九　朱之錫

朱公於清順治十四年，以吏部右侍郎，擢督河道，駐濟寧州。十五年河決山陽，乃馳赴清江浦，築隄以衛之，決口遂塞。宿遷董家口，為淤河所塞，別開新河四百丈於舊渠以東，以通運道。十六年疏言「我朝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凡籌河者，必先籌運。今黃河自滎澤至山陽，運河自惠通至清口，前明規制，十存其五，欲一一修治，工繁帑絀，謹酌盈虛，權度緩急，條上十事。」皆報可，因復太行隄。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疸，又決陳留孟家埠。十五年決陽武之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留郭家埠，皆尅期堵塞，不勞不傷。康熙元年，河決曹縣石香爐口。時朱之錫仍為河道總督，奉命修塞。是年石香爐既塞，河復決原武祥符蘭封等縣。公自為短歌，遍鐸以勸功，役者皆踴躍從事。河工條例，皆其手訂。四年疏言：「南旺為運河之脊，北至臨清，南至台庄，全賴四十餘閘，啟閉節宜，若官差兵船，強使開閉，則上下游之運道悉阻。」旋奉旨嚴禁。公生平治河，殫竭心力，每當工急時，南北交馳，暑冒烈日冬犯霜雪，與夫役雜處，共甘苦，故人樂為用。嘗言：「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果斷無以應倉卒之機。」又曰「刑名錢穀，皆可以文移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可。」旋以積勞歿於任所，屢著靈異。乾隆中，特封助順永寧侯，因是河工人員，均奉為朱大王。清代治河名臣，以公為開創第一，自公歿而河事復壞。

十　靳輔

清康熙十六年，河復決武官營、千家岡、張堡等處。帝以連歲河患，黃淮交敝，海口大淤，乃特簡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予以特權。自山東

河南巡撫以下，悉聽節制。凡直隸大名天津，江南淮陽徐潁各地方，俱照舊督理。武官四品以下，文官六品以下，均准以軍法從事。公感激知遇，風餐露宿，殫力從事。遂大挑山清高寶等四州縣運河，并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先後上河工事宜八疏，興革利弊，悉中窾要，帝皆嘉納之。先於宿桃清三邑內，開引河以濟運。又於清口以下，直出雲梯關外，并開引河以導入海之勢。又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并築河岸遙隄縷隄，修高堰，堵翟壩。創建雲梯關外束水隄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等大決口十六處。十七年創建王家營張家庄減水壩二道。又自龍王廟起，至四舖溝止，築隄四千九百八十三丈。又自桃源東界至石人溝，築縷隄一道，長一千八百六十三丈。又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深不可築，更於湖中繞回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名曰永安河。十八年，創建宿遷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之古城，清河之王家營，安東之茆良口等減水壩共六座。又改置南運河於三汊河，開滾水壩於江都之鰍背塞。十九年再置滾水壩於高郵城南，及寶應之子嬰溝。又於山陽運河，創減水壩一座。又建碭山毛城太谷等處減水壩十一座。開皂河百四十里，上接泇河，以通運道，避黃河之險，且取近一百數十里。自此河成，而漕舟之經過黃河者，不及二十里，平穩便利，厥功至偉，即所稱中運河者是也。又開張家庄通運口。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八座。凡對壩皆開越河，以防舟行之險；舊堤要處，悉更以石。又建寶應高郵等處減水壩六座；改建高郵五里舖車邏港減水壩二座。二十三年帝南巡，諭黃河倒灌運河，須酌妥策，使之永不倒灌。輔請於徐雎黃河南岸，添建減水壩；如遇淮黃并強，則啟北岸減壩；黃強淮弱，則南北并啟，以北壩洩黃，南壩引黃助淮敵黃；如此可免倒灌。帝大贊賞。是年重挑金灣人字河，建惠濟牐；又築中河南岸束水隄；又建永濟康濟雙金門三牐。凡八年而諸役并竣，運道通暢，河以大治。而創開中河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為績尤鉅。二十四年復疏請添築考城儀封陽武三縣河隄七千八百丈，封邱縣荊隆口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異漲；又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三縣河員，免開歸二府人民採辦青柳；以山東單縣南岸隄工百四十八丈，改歸河南虞城修防；以河南考城北岸隄工五十丈，改歸山東曹縣。均報可。三十一年以陝西災，截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貯蒲州，賑秦民，命公董其事。自清河上達三門砥柱，竟得安流無恙。公以積勞在任病故。公奉勅編著有治河方略。其在河工，殫精竭力，不避勞怨。先後疏上兩河善後策，及河工守成事，規劃井井。後之河臣，守其遺志，均莫能易。歿謚文襄。四十六年，帝復南巡，眷念遺蹟，復特旨褒諭，追增太子太保，給予世襲雲騎尉。

十一 康熙帝

清康熙初次南巡視河，其時靳文襄為河督。帝一路勘視，并不自出主意，而虛心延訪，周歷省察，至棹小船，看驗河瀆海口，到處留心研究，於治河知識，極其豐富。自靳歿後，繼任河督于成龍張鵬翮等，才識均出其

下。因此一切工程措置大半皆經其手定。巡視時沿途指點隨命興作往往見有明效。三十四年，諭黃河沙灘消長本無定所，水緩處可設滾水壩，急流斷不可設。三十八年，復南巡，視河工，諭河臣：「朕由運河一帶至徐州迤南黃河，見河底高灣甚多，以致各處受險；又至歸仁隄高家堰運口各處隄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歷年漫溢；若專事築隄，終屬無益；且運口太直，黃水倒灌，致清水不能暢流；朕欲將黃河險工頂溜灣處，一律開直，使直行刷沙；河身刷深一尺，各河水即小一尺，刷深一丈，即少一丈，如此則水行地中，堤壩可以不設矣。」三十九年，諭總河張鵬翮，將黃河曲處挑直。鵬翮因言：「凡河上有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嘴，即從此挑挖引河，以殺其勢，水自可平。」此即所謂之切灣引河也。四十三年，諭挑灣取直，必須於對岸水淺處築挑水壩，通流入引河，方為有益。又諭開減水壩，亦須於水緩處，不可迎溜，以防奪河。所諭均切中肯綮。

十二　栗毓美

清道光十五年，授栗毓美為河東河道總督。先是黃河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祥符下汎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因多串溝，先本堤河間積水斷港久之溝首受河，吞納河流，又久之溝尾亦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遠堤十餘里之河，忽而直至隄根，化為至險之工，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遂為大患。栗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汎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汎，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諸灘水，悉注隄下，情勢危急。兩汎素無工，故無楷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栗焦急無術，乃籌得一法；即於是處收買民磚，向衝溜處拋積成壩。親自監督，晝夜不少息，凡歷四十餘日，竟於沿堤成磚壩四十六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堤不傷。栗由是知磚之可用。栗公在清代亦為治河名臣之一。自發明用磚之法，數年中，凡節省官銀一百三十餘萬兩，而工用益堅，後人多取為法。栗在河督任多，先後五年，未有一次河患。其平居時至勤，於全河之曲折高下，隄工新舊，河溜嚮背，皆在其隱度中。人員能否，材料盈絀，亦皆一一詳察。故雖無赫赫之功，而無形收效，尤為重大。嘗言：「治河能知費之為省，斯為眞能省費者也。」後人服之，以為名言。栗公歿後，河工人員，均稱之為栗大王，河南西華縣東關，建有栗大王廟。

論文學的隱與秀

傅庚生

（文心雕龍隱秀篇，元時刻本卽闕一頁，從『始正而末奇』到『朔風動秋草』『朔』字，是後人妄增的，紀昀已經據永樂大典校讎定案了。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仰窺劉旨，旁緝舊聞，』補作隱秀一篇，大體說來還不失彥和立篇的初意。其實文心隱秀篇的首章和後幅具在，中間缺了的不過是申論與例證的詞句，我們喫一個『燒頭尾』已經儘夠領略肥鮮的了。且把隱秀篇的頭尾抄錄在下面：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生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

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祕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闕）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偽，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

或有晦塞爲深，雖奥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這篇的主旨不外兩層意思：第一，是論文學的風格有隱與秀的不同，第二，是說隱可以『潤色取美』，秀卻要『自然會妙』。我們藉今日對文學的認識作敲門磚，很容易的便可以敲開彥和的隱秀之門；再引而伸之，把文學隱與秀的質性，也可以由此弄清楚了。

什麼叫做『隱』？就是深蔚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是它的特質，『此時無聲勝有聲』是它的奇致。作者有深曲的情思，奴役着他的想像，耳目所及，自然便會構成一種迷離曖曃的意象；能夠表現出這意象的自然便也是深曲之筆了。試一讀姜堯章過吳淞時所作的點絳脣：

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凭欄懷古，殘柳參差舞。

是暮秋的季節了，他還在海角天涯漂泊着，由空間上的遠渺感到時間上的飄忽。縱目太湖西畔，有燕鴈隨雲飛逝，給望遠的人遺下『逝者如斯夫』的感喟，它們卻揚長去了；看來多情的是自討苦喫，轉不如無心

的好。他癡望着遙遠處幾丩若隱若現的山峯，由於情感的外射作用，把它們人格化了，分明見那是和自己一模一樣幾個清苦的人兒，攢聚在一起商量着：「天色已是黃昏了，雲意還又沉沉，落一場濛濛的秋雨吧。」雲原是出入於山岫間的，清瘦筆立着的幾點秋山，想藉秋雨來抒寫清苦的情懷，正是它們的本分。這凭欄遠眺流浪者的情趣，跟它們底相契合了。這淒清的景象又撩逗起懷古的情緒（也許爲了先有懷古的情思，然後纔有清苦的感受，孰因孰果，迷離恍惚的不甚分明）。殘柳參差的舞着，也似在申訴滄桑的淒況。嫋嫋兮秋風，衰柳婆娑的舞個不停，繫住了人的雙睛，也綰住了人的心靈……直到他從這物我兩忘的境界中醒來時，我們似乎聽見這詩人輕微的歎息。這裏是情與景的交融，這裏是深曲之筆表達出深曲的情懷；『瀾表方圓』，由於有『珠玉潛水』。——這便是『隱』。

什麼叫做『秀』？就是韶美英露，它是憑靈感的觸發，不受意識的控制，『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的。試一讀謝康樂在永嘉登池上樓詩：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自從那一日樓上窗前獨對着空林，看厭了一派蕭索氣象，便病倒在牀上，幾曾知有冬去春來？這天覺得身上輕爽些，慢慢登了樓，褰開窗帘，忽然覺得日影親人了，池塘邊陡的生出茸茸的春草。這新鮮的意趣兜地上心來，在意識上偶然畫了一條印痕，吟哦伸紙時，虧它又駸駸的奔赴腕下，這樣纔凝聚成『池塘生春草』絕唱千古的詩句。這便是『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生矣』，『心術之動』是情思之本，『文情之變』是因情思而氤氳以出的想像。『源奧而派生』的自然以『複意爲工』，『根盛而穎峻』的自然以『卓絕爲巧』；要緊的是『秀』本有『根』，『隱』亦有『源』。抛卻情思之本，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偏要紆迴曲折，其涸也可立而待，這樣表現於文學上的便是『晦塞爲深，雖奧非隱』。無根之木偏要著蕚敷蕊，正是裁錦製花，都無生氣，這樣表現於文學上的便是『雕削取巧，雖美非秀』。有內蓄的情思主宰着的，猶如風行水上，自呈漣漪，花放枝頭，別有生意，這叫做『水深則回』，『根之茂者其實遂』。文之英蕤，原是從情思的根本中來。『自然會妙』的不消說得；『潤色取美』的也是貼切自己的情思，選擇最妥洽的辭句，希冀着筆下能描繪出本來的面目。『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

且再讀秦少游的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鉤。

描繪一種輕愁淺恨的情緒，十分熨貼。百無聊賴的他，獨坐在樓上，樓又小，寒又輕，春陰的早上卻有深秋的光景。隨便把目光游過去，是那積着

淡煙流水景物的畫屏。有意無意間在想着，看看樓外眞的景色吧，便移目到門外看夠多時似夢的飛花，又看倦了如愁的絲雨。把目光轉挪到窗簾上，一會兒又呆呆的癡望着那閒掛着的小銀鉤……心上是輕愁淺恨，這時便在這『小』的簾鉤上玩索着『輕』，在這『銀』白色的小物事上玩索着『淺』，一時物我兩忘，完成了純美感的經驗。過後回味思量，窗側的小銀鉤和心上的輕愁淺恨融成一片，纔藉這『寶簾閒掛小銀鉤』七個字把自己覷見的意象表現出來，衹寫眼前有限景，道盡心間無限情，看它夠多麼含蓄！

過去的詩詞話裏，常提到什麼『景語』、『情語』，把這般歸於含蓄的就稱爲『以景結情』。這等的說法容易令人誤解，以爲作者在作品的收束處，有意的抬出『景語』來掩掩藏藏的，纔顯得夠味兒似的。錯了！作者原是在這景物上一度『入而與之俱化』，構成此一意象，所以纔有這一『結』。若竟說任誰都可以取這『以景結情』作訣竅，便能寫出含蓄的好文章來，豈不滑稽？意象的創造要你自己身心有切實的感受，創造的表現要你自己的意匠去慘澹經營。景色進入你的視野，在你情思上果已挑動了什麼樣的反應，然後你的想像纔得馳騁於其間，尋得個著落。若是中無所蓄，只是學會了生拉活拽的以景結情，恐怕見不出什麼含蓄來，只能透出笨拙。另外舉一個例來說明它便淸楚了。容齋隨筆上記着一段：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詩歸至三過，頗自喜。余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杜工部作品之所以偉大，在他有深廣的同情心。我們如果是心眼兒細如針尖的人，羨慕他的偉大也檢大的說，下筆便是些『大國民話』，又有什麼足取？『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憐憫衆生的愚蠢，一片菩薩心腸，注視着水流山兀，眞的『余欲無言』了。結句之妙，妙在『隱』——是偉大人格迸射出的電光石火，豈容別人去捕影繫風？文學的含蓄，不是打腫了臉可以充胖子的，要方寸中眞個有些蘊藉纔來得。

試再讀少游的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話說得乾乾脆脆，讀將來，眞個如夏月飲冰，像哀家梨的入口便消釋。牛郎織女在每年七夕纔得一度相逢，世上似我們多少饕餮的人都替他們抱委屈，說天上的雙星還不如人間的夫婦，這庸俗的見識啊，我們一向就安於這庸俗了；驀然在眼前觸到『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這般玉潔冰瑩的詞句，不由得使我們羞見自家心膈的塵濁。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這三百六十日中一夕的相逢，倒撒下了三百五十九日黯然魂銷的種子；『忍顧鵲橋歸路』，是的便鐵石人兒也該斷腸。然而——『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看人家會轉出如此灑落的情趣來，眞風流，眞倜儻，天一般高的智慧，海一樣深的情戀，纔成就了這一篇秀美的作品。但儘管有淮海般的襟抱，創造出這般光景的一闋詞來，也還要倚『萬慮一交』的興會。我們套用王靜安的筆調，可以說：「少游詞境最淒婉（含蓄）；至『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則變而爲卓秀矣。」

何妨再一讀陳履常的減字木蘭花：

娉娉嫋嫋，芍藥枝頭紅樣小。舞袖遲遲，心到郞邊客已知。　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

他嘗自矜說『於詞不減秦七黃九』；恕我不敬，至少他的這一闋要價減秦七。我們只能說他是志於秀了，可是還沒有臻於秀。也許因爲是晁无咎出小鬟佐飲，即席之作，沒有給他『閉門覓句』去邀致靈感的空閒吧？『娉娉嫋嫋，白髮簪花』，原已有些倚老賣老的神氣；『莫莫休休』，詞意間又有些忸怩，吞吞吐吐的，便累死也做不到穎脫而出和『秀』早已絕了緣。我們要說淮海詞當得起『英華耀樹』，對後山只可還他一句『芍藥枝頭紅樣小』，那便是小巫見大巫了。要說筵前酬應，不容易產生好的創作嗎？試將此闋與杜牧之的『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併讀，我們會分明的覺察到『動心驚耳，逸響笙匏』的，到底還要推『杜郞俊賞』。有道是『根盛而穎峻』，詩的秀句也有幾分要仗詩人的秀骨呢！

韶秀要待靈感的觸發，含蓄要靠情景的交融，歸根結蒂一句話，還是老話頭『修辭立其誠』。祇要他的靈府心田中眞有那麼一當子事，寫出來自然能動人；想在無中生有，或是曾經著幾分勉強，就難免浮滑，晦澀。病象暴露在筆端，病根還在作者的腔子裏。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中論『自然』的一則：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就是象徵着善乘靈感的創作。正好觸著時，『俯拾卽是』；待得六情底滯而搜索枯腸，就是『強得易貧』，不免要露出寒乞相了。論『含蓄』一則：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就是象徵『深文隱蔚，餘味曲包』的妙境。『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含蓄的主宰仍然在內蓄的情思，浮者自浮，沉者自沉。如果沒有情思統攝着，只是機械式的臨收煞便咽住，意味就索然了。

蘇東坡飲湖上初晴後雨詩：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他要把西湖比西子，我們又何妨把他這首詩來比隱與秀呢？『水光瀲灩』是秀美的模樣，『山色空濛』是隱美的模樣；眞摯高卓的情思就

等是西子那天成的丰姿美韻。隨她淡妝濃抹，一顰一笑，都有惹人憐處；倘若抛開情思之本，只求隱與秀的貌似，就如效顰的東施了。彥和也曾說過：「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龍情采篇）大本大源上踏實了，表現的技巧就成了餘事。但是因爲隱與秀是兩個極端，各有適宜的題材，各有完整的面目；通融不得，參差又不可。表現上到底也不容絲毫放鬆；淡掃蛾眉和紅黯凝香，不能同時呈露在一個俊龐兒上。比如温飛卿的夢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最末一句，過去就有些人批評它，說是『意盡』。本來若是在『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處便結束了，正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當得起隱美之作；但是爲牽就這夢江南的詞調，不得不足上五個字去，這麼一來，就成畫蛇添足了。可是我們讀馬東籬的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也是在篇末點題，爲什麼沒有『意盡』的感覺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温詞是從思婦生活的本身說起的，說她早晨起來，梳洗之後，就倚定樓窗佇望着江上過往的船隻，一直到太陽要落山了，也沒見她所期待着的游子歸來；眼前祇賸下脈脈的斜暉，悠悠的流水，『此情此景共天涯』，多麼耐人尋味！偏在末了足上一句說她『腸斷』，便是多餘的解釋了。馬曲是一連寫了許多外在的景象，都是用作陪襯的，末了纔逼出天涯客子的『斷腸』，透露了主旨，以上的話語纔有了著落。若在『夕陽西下』句便收煞了，那些紛亂的影像如何能一貫起來呢？所以末一句不可少。第二，温詞的意境是寫居人深曲纏綿之思的，最好是孕育一種迷離惝怳的意象，而歸於含蓄，寫到『斜暉脈脈水悠悠』卻正合適；一經道破就點金成鐵。馬曲的意境是寫征夫日暮途遠的苦況的，應該是覷及一種蕭索愴涼的意象，而噴薄以出。我們看：那廂是枯藤老樹，昏鴉尚且有窠巢可棲；小橋流水，那村戶人家更有多少團圞相聚的樂趣。這廂呢，卻是迤邐無盡頭的崎嶇古道，西風驀起。瘦馬趦趄，眼看那夕陽又像大火球一般急遽的往下落。斷——腸——人——在——天——涯！這纔畫龍點睛，破壁飛去，完足了它這以刹那動萬古的秀美。

隱美就要含蓄不盡，秀美則是不恤說盡的；前者說盡了就是『續鳧』，後者偏不說盡就是『截鶴』。韶秀的作品，我們雖不相信是『神助』，卻需要眞的由作者『觸著』，寫出來便能『狀溢目前』，讓我們驚歎着虧他竟從哪裏想得起？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就會流於淺率浮滑，使我們納悶他爲什麼一定又要寫？含蓄的作品，要作者在情思上眞的有所蓄積，虔誠的寫出。有時並不是掉筆花兒，卻自然而然的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一般，『情在辭外』，特別耐人咀嚼。若只是假意的半推半就，含胡其詞，就難免要模糊晦澀，令人如在霧裏看花了。作者能夠把由於情思，透過想像，眞眞窺見的意象，忠實的合適的表現出來，情辭表裏沒有鬆懈的地方，矯揉的痕迹，便是上品。秀

也好，隱也好，各有各的當行本色，各有各的動人心處。辨隱秀，是文學批評賞鑑者的開磕牙兒；創作者原是無所容心於其間，本然已隱，自然而秀的。但也讓我們這般開磕牙兒的人們說出我們的希望吧：文學創作者，我們相信他會時時勖勵自己的情與知，軫軳着走向寬廣、摯深、卓絕、偉大的路上去。待到情知訢合無間，進入『雲淡風輕近午天』的境地時，就着這人格的根株，放出藝文的花朵，感情眞，思想善，形式美，眞善美渾同如一，纔是文學的最高境界。這種文學風格，好像是光瑩温潤的美玉，它映射出光瑩的特質，便是秀美；包韞着温潤的特質，便是隱美。極詣的作品，會炫惑了我們的眼睛，摘不出哪一句是秀，也辨析不出它是在怎樣的孕度着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道周性全，轉而又像是無德可稱。嚴滄浪所說的：

> 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便是天人合，隱秀參的最高境界。這是理想的文學標準，找不出代表作來。朱元晦說：「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盛唐諸人』的詩，也只可以說能『貼』着它罷了。

世界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一）

（甲）舊屬日本之委任統治地

地名	面積（方英里）	人口	目前狀態
馬夏爾羣島(Marshall Is.)	一六〇	一〇、〇〇〇	各羣島現由美國占領
喀羅林羣島(Caroline Is.)	三八〇	三一、〇〇〇	
瑪里恩那羣島(Mariana Is.)	二四〇	四四、〇〇〇	

柳如是年譜

胡文楷

柳夫人，本姓楊，名愛，爲吳江徐佛弟子。初名隱，小字影憐，後更姓柳，名是，字如是，一字蘼蕪，牧翁稱爲河東君。亦呼爲柳儒士，號我聞居士。

顧苓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柳氏也。名隱，更名是，字如是。爲人短小，結束俏利，性機警饒膽略。

董含三岡識略　柳是，字如是，吳人。初名楊影憐，流落北里。姿韻絕人，錢牧齋先生一見惑之，買爲妾，號曰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先生深愛之，不甚拘束也。

然脂集宮閨氏籍藝文考略　柳是，一名隱，字如是，號我聞居士。

隱名曰靑寄，一曰昔依。

然脂集宮閨氏籍藝文考略　徐士俊撰尺牘新語，隱其名曰靑寄。

案名媛尺牘致汪然明書，題作昔依，蓋取詩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意，亦爲寓名也。

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柳夫人生。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　距生於萬曆四十六年。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二歲。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三歲。

天啓元年辛酉　四歲。

天啓二年壬戌　五歲。

天啓三年癸亥　六歲。

天啓四年甲子　七歲。

天啓五年乙丑　八歲。

天啓六年丙寅　九歲。

天啓七年丁卯　十歲。

崇禎元年戊辰　十一歲。

崇禎二年己巳　十二歲。

崇禎三年庚午　十三歲。

崇禎四年辛未　十四歲。

崇禎五年壬申　十五歲。

崇禎六年癸酉　十六歲。

崇禎七年甲戌　十七歲。

崇禎八年乙亥　十八歲。

崇禎九年丙子　十九歲　見張西銘，移居雲間。

鈕琇觚賸　盛澤歸家院有名伎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壒，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咿唔，倖竊科第者，皆傖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駔儈之藪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臥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覬有所遇，居松久之，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

顧苓河東君傳　適雲間孝廉爲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絕倫。顧倜儻，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去。游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

徐樹穀衆香詞　柳是，字如是，嘉興人，垂髫時穎慧絕倫。初爲雲間陳大樽賞識，序其詞問世。

牧齋遺事　柳嘗至松江，以刺投陳臥子。陳性嚴厲，且視其名帖自稱女弟子，意滋不悅，竟不之見答。柳恚，登門詈陳曰：風塵中不辨物色，何足爲天下名士！

錢肇鼇質直談耳　柳如是，吳江周氏寵姬。年稚明慧，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藝，以是爲羣妾忌。獨周母以其善於趨承，愛憐之。然性縱蕩不羈，與周僕通，爲羣妾所覺，譖於主人，欲殺之，以周母故，得鬻爲娼。其家姓楊，乃以柳爲姓，自呼如是。扁舟一葉，放浪湖山間，與高才名輩相遊處。其在雲間，則宋轅文、李存我、陳臥子三先生交最密。時有徐某者，知如是在佘山，以三十金與鴇母求一見。徐蠢人也，致語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見。如是不覺失笑。又云：一笑傾城，如是乃大笑。又云：再笑傾國。如是怒而入。呼鴇母問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見我！知金已用盡，乃剪髮一縷付之，以此償金可也。又徐三公子爲文貞之後，揮金求與往來。如是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賞之費。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勸如是稍假顏色，償夙願。如是笑曰：當自有期耳。遲之又久，始與約曰：臘月三十日當來，及期果至，如是設宴款之，飲盡歡，曰：吾約君除夕，意謂君不至，君果來，誠有情人也。但節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人家，無乃不近情乎？遽令持燈送公子歸。徐無奈別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勗徐曰：君不讀書，少文氣，吾與諸名士游，君厠其間，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別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頷之。閑習弓馬，遂以武弁出身，亂中死於敵，其情癡亦可憫也。初轅文之未與柳遇也，如是約泊舟白龍潭相會。轅文蚤赴約，如是未起，令人傳語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當躍入水俟之。宋郎赴水。時天寒，如是急令篙師持之，挾入牀上，擁懷中煦嫗之，由是情好遂密。轅文惑於如是，爲太夫人所怒，跪而責之。轅文曰：渠不費兒財。太夫人曰：財亦何妨，渠不要汝財，正要汝命耳。轅文由是稍疏，未幾爲郡守所驅。如是請轅文商決，案置古琴一張，倭刀一口，問轅文曰：爲今之計，奈何？轅文徐應之曰：姑避其鋒。如是大怒曰：他人爲此言無足怪，君不應爾。我與君自此絕矣！持刀斫琴，七絃俱斷。轅文駭愕出。

虞山柳枝詞　鄂君繡被狎同舟，並蔕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詩刻燭敏，捉刀人已在牀頭。注云：吾郡有輕薄子錢岱勳，從姬爲狎客，若僕隸，名之曰僧。姬與客賦詩，思或不繼，輒從舟尾倩作，客不知也。歸虞山後，僧亦從焉。吾友宋轅文有破錢詞。

崇禎十年丁丑　二十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　二十一歲　著有戊寅草。

然脂集宮閨氏籍藝文考略　所著有戊寅草，鄒斯漪刻其詩於詩媛十名家集中。

神釋堂脞語云：河東詩早歲耽奇，多淪荒雜，戊寅一編，遣韻綴辭，率不過詰。最佳如劍術行，懊儂詞諸篇，不經剪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輒有雷電硠磕刀劍撞擊之勢，亦鬟笄之異致矣。後來多傳近體七言，乃至獨絕。若婉孌魚龍問才艷，深涼烽火字珊瑚；下杜昔爲走馬地，阿童今作鬬雞游；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無夢不濛濛；月幌歌闌尋麈尾，風牀書亂覓搔頭；洗罷新松看沁雪，行殘舊藥寫來禽。此例數聯，惝怳朦朧，傳以神麗，魚薛擅能，茲奇未覩，誠如陳思所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者也。擬古如壑館易嵯峨，珠玉會蕭瑟，讀之尤令人悲悚。尺牘含咀英華，有六朝江鮑遺風。又云：如是嘗作男洛神賦，不知所指爲誰，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陳思耶？文雖總雜，題目頗新，亦足傳諸好事者。

文楷案：今鄒流綺刻詩媛十名家集中柳如是詩，祇存西冷一首：小苑

有香皆冉冉，新花無夢不濛濛，餘均不見。

鄒流綺柳如是詩小引　予論次閨閣諸名家詩，必以河東爲首。花非花，霧非霧，不足爲其輕盈也。玉佩來美人，朱弦彈綠綺，不足爲其和麗也。秋菊有佳色，蘭草自然香，不足爲其芳韻也。楚江巫峽半雲雨，枕簟疎簾看奕棋，不足爲其淸遙也。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霜淸欲墮時，不足爲其幽怨惆悵也。蓋閒情淡致，風度天然，盡洗鉛華，獨標素質；而日侍騷雅鉅公，揚扢古今，吐納珠玉，宜其遺衆獨立，令粉黛無色爾爾。豈止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而已哉。夫令暉容華，不聞詰耦，嵩卿羽仙，終成怨婦。卽香山之樊素，東坡之朝雲，得所依矣。然讀隨樊素一時歸，與六如塔銘，輒爲黯然魂消；且不聞二姬當日以紅香䙡草，素粉題箋，見重二公也。河東之遇，儷於二姬，而才貌遠過焉。然則其冠冕閨閣諸名家，豈獨茲集而已哉。

文楷案：鄒刻柳如是詩，多歸錢牧齋後之作，實非戊寅草也。

崇禎十二年己卯　二十二歲　元旦嘔血。　著有湖上草。

文楷案：湖上草一卷，下注己卯春三字。卷中有贈汪然明、劉晉卿、陸處士、出關別汪然明、題祁幼文寓山草堂諸詩。

柳如是尺牘致汪然明書　溫序想淸暢，與和風相扇，可勝延躍，不意元旦嘔血，遂爾岑岑，至今寒熱日數十次，醫者亦云較蕃沈重，恐瀕死者無幾，只增傷悼耳！所感溫慰過情，郵筒兩寄，銘刻之私，非言所申。嗟乎！知己之遇，古人所難，自愧渺末，何以當此。倘芝眉得見，愁苦相勞，復何恨耶？荒迷之至，不知倫次。

崇禎十三年庚辰　二十三歲　冬訪錢牧齋。居我聞室度歲。

顧苓河東君傳　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鞵，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輩專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讌浹月，越舞吳歌，族舉遞奏，香奩玉臺，更唱迭酬。

沈某河東君傳　庚辰冬，如是始過虞山，卽築我聞室居以迎其意，十日落成，留之度歲。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　虞山與陳齊名，深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耦，聞之大喜。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我聞室。十日落成，相與錢歲。

牧齋遺事　聞虞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爲當今李杜，欲一望見其丰采。乃駕扁舟來虞爲士人裝。坐肩輿，造錢投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剌入，錢辭以他往，蓋目之爲俗士也。柳於詩內已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驚。詰閽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閽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輿訪柳於舟中，則嫣然美姝也。因出其近體七言就正。錢心賞焉。覗其書法，得虞、褚兩家遺意，又心賞焉。相與絮語者終日。臨別錢謂柳曰：此後以柳姓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是，爲今日證盟。柳諾。此爲錢、柳作合之始。洎遇牧翁歸，乃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錢學士者不嫁。錢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非才如柳者不娶。時牧翁適喪耦，因倣元稹會眞詩體作有美一百韻以貽之。藻詞麗句，窮極工巧，遂作金屋貯阿嬌想矣。

庚辰冬月柳歸於錢，牧翁爲築一室居之，顏其室曰我聞，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意，以合柳也。除夜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帔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裙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矣。

秦香闕　後游西湖，聞虞山錢牧齋宗伯，舟泊六橋，遂易巾服如諸生，改名楊隱投刺，驚才絕艷，議論風生，虞山見而異之，得汪然明言其詳，虞山百計納爲小星，稱河東夫人。

陳其年婦人集注　河東君，錢尙書姬人。尙書築我聞室以居之。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以贈柳，中有句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又生元。又云：纖腰宜蹴蹴，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顚。又云：凝眸嗔亦好，溶漾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折綿，淸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君之風神才藝，槪可見矣。

柳夫人有庚辰仲冬訪牧翁於半野堂奉贈長句云：聲名眞似漢扶風，妙理玄規更不同，一室茶香開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緣在，江左風流物論雄，今日沾沾誠御李，東山葱嶺莫辭從。注云：集名東山，取此詩句也。

牧齋有柳如是過訪山堂枉詩見贈語特莊雅輒次來韻奉答。

牧齋有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贈。

柳夫人和韻云：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漢珮敢同神女贈，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莫爲盧家怨銀漢，年年河水向東流。

牧齋有迎春日偕河東君泛舟東郊作。

又有除夕山莊探梅口占報河東君。

又有河東君春日詩，有夢裏愁端之句，憐其作憔悴之語，聊廣其意。

柳夫人有春日我聞室作。詩已見前

牧齋有庚辰除夜偕河東君守歲我聞室中、

柳夫人和韻云：合尊餞歲羨辰良，綺席羅帷罨曙光，小院圍爐如白晝，幽人隱几自焚香。縈窗急雪催殘淚，炤室華燈促夜粧。明日珠簾侵曉捲，鴛鴦羅列已成行。

牧齋有學集有寒夕文讌是日我聞室落成詩。

注云河東新賦並頭蓮詩。又云河東寒柳詞云待約箇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

文楷案：並頭蓮詩未見。寒柳詞卽詞綜金明池調。

崇禎十四年辛巳 二十四歲。 正月二日與牧齋過拂水山莊。 與牧齋爲西湖之遊。 六月七日行結褵禮于芙蓉舫中。

錢牧齋年譜 辛巳春遊黃山，夏與河東君爲京口之遊。

牧齋遺事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無雙，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結褵禮於芙蓉舫中。簫鼓過雲，蘭麝襲岸，齊牢合巹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爲騰議，至有輕薄子擲磚彩鷁，投礫香車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妝詩自若，稱之曰河東君，家人稱之曰柳夫人。

顧苓河東君傳 旣度歲，與爲西湖之游，刻東山酬和集，集中稱河東君云：君至湖上，遂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構之乃出，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初七，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賦前七夕詩，要詩詞人和之。

王應奎柳南隨筆 錢宗伯旣娶柳夫人，特築一樓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一日，宗伯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愛我？柳曰：卽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女皆爲匿笑。

牧齋遺事 一門生具腆儀走幹僕，自遠者奉緘於牧翁，內列古書中僻字數十條，懇師剖晰。牧翁逐條裁答，復出已見，詳加論定。中有惜惜鹽三字，尙待凝思，柳姬如是從旁笑曰：太史公腹中書，乃告窘耶？是出古樂府，惜惜鹽，乃歌行之一耳。鹽宜讀行，想俗音沿訛也。牧翁亦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待起予。

盛湖志補 柳如是青田石書鎭石長二寸五分，廣二之一，刻山水亭榭，款云：倣白石翁筆，崇禎辛巳暢月柳蘼蕪製。小篆頗工，舊藏梅堰王硯農徵君家。

東山酬唱集牧齋有辛巳元日雪後與河東訂春遊之約。

柳夫人有辛巳元日詩云：蘼蕪新葉報芬芳，彩鳳和鸞戲紫房，已覺綺窗迴淑氣，還憑青鏡綰流光，參差旅鬢從花妬，錯莫春光爲柳狂，料理香車並畫楫，翻鶯度燕信地忙。

牧齋新正二日偕河東君過拂水山莊，梅花半開，春條乍放，喜而有作。

柳夫人有次韻牧翁過拂水山莊云：山莊水色變輕苔，並騎親看萬樹迴。容鬢差池梅欲笑，韶光約略柳先催；絲長偏待春風惜，香暗眞疑夜

月來，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版首頻回。
牧齋有上元夜同河東君泊舟虎丘西溪小飲沈璧甫齋中。
柳夫人和韻云：絃管聲停笑語闌，清尊促席小闌前，已疑月避張燈夜，更似花輸舞雪天，玉蘂禁春如我瘦，銀釭當夕爲君圓。新詩穠豔催桃李，行雨流風莫妬妍。
柳夫人有鴛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云：夢裏招招畫舫催，鴛湖鴛翼若爲開，此時對月虛琴水，何處看雲過釣臺。惜別已同鶯久住，銜知應有燕重來，祇憐不得因風去，飄拂征衫比落梅。
牧齋有二月十二春分橫山晚歸作。
柳夫人次韻云：年光詩思競鮮新，忽漫韶華逗晚春。止爲花開停十日，已憐腰綏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軟塵。回首東皇飛轡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牧齋有禊後五日浴黃山湯池留題四絕句遙寄河東君。
柳夫人奉和云：素女千年供奉湯，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澤都無分，宋玉何繇賦薄裝。
其二云：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鴛鴦。黟山可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
其三云：睡眼朦朧試浴身，芳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遙嘆香溪水，蘭氣梅魂暗著人。
其四云：旌心白水是前因，觀浴何曾許別人，煎得蘭湯三百斛，與君攜手祓征塵。
牧翁有六月七日迎河東君於雲間喜而有述四首。 催妝詞
又有中秋日攜內出遊次冬日泛舟韻。
柳夫人中秋出遊云：秋水春衫憺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棹，無藉輕雲傍綵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煙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汎急流。（二首錄一）
牧齋有小至日京口舟中詩。
柳夫人和韻云：首比飛蓬鬢有霜，香奩累月廢舟黃。卻憐鏡裏叢殘影，還對尊前燈燭光。錯引舊愁停笑語，探支新喜壓悲傷。微生恰似添絲線，邀勒君恩並許長。
崇禎十五年壬午　二十五歲。
牧齋初學集　壬午除夕云：閒房病婦能憂國，卻對辛盤歎羽書。
柴紫芳蘼蕪紀聞　柳河東君如是，歸虞山蒙叟後，其妹楊絳子，獨居吳江垂虹亭，鄙姊之行，遂不與人往來。質釧鐲，得千餘金，搆一小園於亭畔，日擁楞嚴、金剛諸經，歸心禪悅，頗有驚悟。嘗謁靈岩支硎蓉山，布袍竹杖，飄遙閒適，視乃姊之迷落於白髮翁者，不啻天上人間。嘉興薛素素女士慕其行，特僱棹擔書訪絳子於吳門，相見傾倒，遂相約不嫁男子，以詩文吟答，禪梵討論，爲日課。乃同至慧泉，溯大江而上，探匡廬，入峨嵋，題詩鐫塔，終隱焉。其後素素背盟，復至檇李，絳子一人居川中，足跡不至城市。河東君數以詩招之，終不應，未幾卒。著有靈鵑閣小集行世。其春柳寄愛姊調高陽臺一闋，蓋諷之也。
崇禎十六年癸未　二十六歲。　入居絳雲樓。
牧齋有燈下看內人插瓶花戲題四絕。其一云：水仙秋菊並幽姿，插向

磁瓶三兩枝，低亞小牕燈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時。

牧齋初學集 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其第四章云：三年一笑有前期，病起渾如乍嫁時。（泛舟詩云安得三年成一笑，君病起恰三年矣。）風月重窺新柳眼，海山未老舊花枝，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見說秦樓夫婦好，乘龍騎鳳也參差。

牧齋有學集 贈黃皆令序云：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硯匣筆牀，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闥，侈為盛事。

牧齋有學集 除夕云：三年病起掃愁眉，恰似如皐一笑時，漸喜閨門歡有緒，劇憐海字亂如絲。

顧苓河東君傳 為藝絳雲樓於半野堂之後，房櫳窈窕，綺疏青瑣，旁龕古今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州、宣城之甆，端谿、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牣其中。君於是乎儉梳靚莊，湘簾棐几，焚沈水，鬪旗槍，寫青山，臨墨妙，考異訂譌，間以調謔，略如李易安在趙德卿家故事，然頗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寵憚之。

鈕琇觚賸 柳歸虞山，宗伯目為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峯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輿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校讎，惟柳是問。每於畫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繙閱，雖縹緗浮棟，而某書某卷，拈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譌，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

徐芳柳夫人小傳 柳既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遜之。於是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

崇禎十七年（即弘光元年）清順治元年甲申 二十七歲 從牧齋至南京，道出丹陽。

牧齋遺事 宏光帝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道出丹陽，同車攜手，或令柳策蹇，而已隨其後，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粧，炫煌道路。吁！衆口固可畏也。

明末紀事補遺 謙益之起也，以家姬為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尾，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錢謙益以彌縫阮大鋮待進用，乃出其妻柳氏為阮奉酒，阮贈珠冠值千金，謙益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明季北略 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

弘光二年順治二年乙酉 二十八歲 留居南京。

牧齋遺事 乙酉五月，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

顧苓河東君傳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

順治三年丙戌， 二十九歲 三月既望題顧橫波墨蘭十絕。

題顧夫人橫波所寫墨蘭。

興來潑墨滿吟箋。半是張顚半米顚；俗眼迷離渾不辨，嗤它持作畫圖看。

暫向幽芳一寫眞，筆花飛落墨痕新。總然冷淡難隨俗，岩谷而今有幾人。

讀罷離騷酒一壺，殘燈照影夜猶孤，看來如夢復如幻，未審此身得似無。

眼界空華假復眞，花花葉葉淨無塵。千秋琴操猶餘調，半是騷人現化

身。
翻風解作前溪舞，泣露猶聞子夜歌，一片幽懷誰領略，託根無地奈渠何。
不共青芝石上栽，肯容荆棘與莓苔，根苗淨洗無塵土，好待東風送雨來。
泣露啼煙三兩枝，寫來眞作斷腸辭，懷香老去憑誰惜，獨抱奇姿只自知。
開評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莫訝豪儉花葉滅，怕它筆墨惱春風。
晚窗夢醒繫相思，靜對瀟湘九畹姿，世眼大都看色相，枝頭何不點燕支。
爛踏長安九陌塵，獨憐空谷十分春，豪端畫破虛空界，想見臨池妙入神。

丙戌三月既望，偶檢閱顧夫人所寫墨蘭一葉，清姸秀潤，綽約有林下風，眞堪什襲藏也。率題數絕以識景仰，如是幷跋。

文楷案：題蘭十絕爲湖上草及鄒流綺刻柳如是詩均不載，此從吳瓊仙寫韻樓詩集錄出，足以補集之遺。

牧齋復選列朝詩，柳夫人爲勘定閨秀一集。

順治四年丁亥　三十歲　江陰黃毓祺起兵，柳夫人至海上犒師。三月晦日，牧齋被逮，冒死從行，傾家營救，挈重賄至北京，行賂權要。

祝純嘏愚忠後錄　順治四年，楚世子監國於夔州，江陰貢生黃毓祺起兵海上，謀復常州，糾合師徒，自舟山進發，常熟錢謙益命其妻豔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師，適颶風大作，海艘多飄沒，毓祺溺於海，賴勇士石政負之，始得登岸。

牧齋年譜　丁亥三月晦日，牧翁被逮，河東君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及牧翁下江寧獄，河東君傾家營救，不遺餘力。

顧苓河東君傳　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鋩中，牧齋圖饘橐惟謹。事解，宗伯和蘇子瞻御史臺寄妻韻，賦詩美之，至云從行赴難有賢妻。

研堂見聞雜記　柳夫人才極不羈，牧齋就逮時，能戎裝變服，挾一騎護之。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　丁亥三月，宗伯以暗通晉王事受繫，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鋩中，牧齋圖饘橐唯謹。

牧齋有學集　和東坡西臺詩韻序云：丁亥三月晦日，晨興禮佛，忽被急徵，琅璫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沉痾臥蓐，蹶然而起，冒死從行，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慷慨首塗，無剌剌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決別。獄中遏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生還之後，尋繹遺忘，尙存六章，値君三十設帨之辰，長筵初啓，引滿放歌，以博如皐之一笑。

順治五年戊子　三十一歲。

牧齋遺事　國朝錄用前朝耆舊，牧翁赴召，旋墨吏議放還，由此益專意吟詠。河東君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客有挾筴遠顧登龍門者，雜沓而至，幾無虛日。錢或倦見客，柳卽出與酬應，或貂冠錦襪，或羽衣霞披，清辨泉流，雄談峰起，座客爲之傾倒。客當答拜者，則肩筠輿，隨女僕，代主人過訪於逆旅，卽事拈題，共相唱和，竟日盤桓，牧翁殊不蔕芥。常曰：此吾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爲儒士。

順治六年己丑　三十二歲　生女。

錢氏家變錄　孝女揭云：母歸我父九載方生氏，母命不辰，止有一女。

牧齋年譜　己丑春，牧齋釋南囚歸里，以列朝詩選付梓。

牧齋有學集有人日示內詩二首。

柳夫人依韻奉和云：春風習習轉江城，人日於人倍有情；帖勝似能欺舞燕，妝花眞欲坐流鶯，銀旛因戴忻多福，金前儂收喜罷兵，新月半輪燈乍穗，爲君酹酒祝長庚。

其二云：佛日初輝人日沉，綵旛淸曉供珠林，地於刦外風光近，人在花前笑語深。洗罷新松看沁雪，行殘舊藥寫來禽，香燈繡閣春常好，不唱卿家緩緩吟。

順治七年庚寅　三十三歲　冬絳雲樓災，移居于紅豆莊。

牧齋遺事　庚寅，絳雲樓災，錢攜柳移居於紅豆莊。良辰勝景，錢偕柳必放舟湖山佳處，有秋日攜內出游詩，柳依韻和之。

顧苓河東君傳　庚寅冬，絳雲樓不戒於火，延及半野，向之圖書玩好略盡矣。

牧齋有學集有書夏五集後示河東君云：詩卷叢殘芒角在，綠牕剪燭與君論。

順治八年辛卯　三十四歲。

順治九年壬辰　三十五歲。

順治十年癸巳　三十六歲。

順治十一年甲午　三十七歲。

列朝詩集始出。

順治十二年乙未　三十八歲。

牧齋有學集有乙未除夕寄內詩。

順治十三年丙申　三十九歲　移居芙蓉莊。

牧齋年譜　丙申，移居芙蓉莊。莊在常熟小東門外二十里白茆先生外家顧氏別業也。紅豆樹大合抱，故又名紅豆莊。

順治十四年丁酉　四十歲。

牧齋有學集有至日作家書題二絕句云：至日裁書報孟光，封題凍筆蘸冰霜，旃檀燈下如相念，但讀楞嚴莫斷腸。

其二云：松火柴門紅豆莊，稚孫嬌女共扶牀，金陵無物堪將寄，分與長干寶塔光。

順治十五年戊戌　四十一歲　十月十六日，與牧齋自芙蓉莊泛舟拂水，瞻拜先塋。

牧齋年譜　陳夫人卒。

牧齋有學集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戲作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　孟冬十六日，偕河東君自芙蓉莊泛舟拂水，瞻拜先塋。

牧齋遺事　後牧翁偕柳出游拂水山莊，見石澗流泉，澄潔可愛，牧翁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卻。柳笑曰：此溝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慙容。

拂水山莊在西郭錦峯之麓，牧翁之先塋在焉，依丙舍爲別業，曰耦耕堂，曰秋水閣，曰小蘇隄，曰楳坡溪堂，曰酒樓，時挈河東君游息其間，每於早春時楳花將綻，則坐鷁首輕颺而來，令童擊鼓舟中，音節淸越，謂之催花信。

順治十六年己亥　四十二歲。

順治十七年庚子　四十三歲　贅壻趙管，同居於紅豆村。

錢氏家變錄　孝女揭云：我父不忍嫁氏，因贅翰林院趙月潭公之第三子爲壻，依依膝下者四歷寒暑。

牧齋遺事　柳夫人生一女，嫁無錫趙編修之子玉森。柳以愛女故，招壻至虞，同居於紅豆村。

順治十八年辛丑　四十四歲　九月九日，牧齋生日，遣僮探得紅豆子一顆。年杪，徙居半野堂。

牧齋年譜　辛丑三月晦，村居被盜，先生適在拂水山莊，得免於難。紅豆樹二十年不花，今年夏五忽花，九月先生生日，河東君遣童探得之。先生作詩欣賞，年杪復從紅豆村徙居半野堂，絳雲餘燼處。

牧齋有學集　紅豆樹二十年復花，九日賤降時，結子纔一顆，河東君遣僮探枝得之。

康熙元年壬寅　四十五歲　仍居紅豆村。

甌脫　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

康熙二年癸卯　四十六歲　秋，下髮入道。

顧苓河東君傳　癸卯秋，下髮入道。

牧齋有學集有爲河東君入道而作詩二首。

一剪金刀繡佛前，裹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服。數畝誅鉏穲稏田。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黛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

鸚鵡疏窗晝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雨交澧浦何曾濕，風認巫山別有香，初著染衣身體澀，乍抛綢髮頂門涼，縈煙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

徐釚本事詩　牧齋晚年卜築紅豆山莊，與河東君吟咏其內，茗椀薰爐，繡牀禪板，髣髴蘇子之遇朝雲也。

康熙三年甲辰　四十七歲　五月二十四日，牧齋卒。以家難故，六月二十八日柳夫人自經死。七月七日，葬貞娘墓下。

顧苓河東君傳　五月二十四日，宗伯薨，族孫錢曾等爲君求金，要挾蜂起，以六月二十八日自縊死。宗伯子曰孫愛，及壻趙管，爲君訟寃。

消夏閑記摘抄　五月，宗伯卒，族孫錢曾等求金於君，要挾蜂起。康熙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自經死。距生於萬曆四十六年，享年四十有七。宗伯子曰孫愛。及壻趙管，爲君訟寃，錢曾等服罪。琴川士大夫謀治其喪，甲辰七月七日，東海徐賓爲葬於貞娘墓下。

牧齋遺事　康熙初，長君孫愛已領鄉薦，迎牧翁同居，柳與女及壻仍居紅豆村。踰二年，牧翁病，柳自鄉奔候，未幾，牧翁卒，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牧翁與其族素不相睦，乃託言牧齋舊有所欠，聚百人交鬨於堂。柳泣而思曰：家有長嫡，義不受凌餇，未亡人奩有薄資，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贖凶而抒難，立出千金授之。詰朝，羣凶喧集如故。宗人聞風來求沾惠者益多。柳遣人問曰：今將奚爲？族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物耳，未足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繡錯，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族耶？斯時孫愛聞而懼甚，匿不敢出。柳念將厭其求，則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牧齋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家僕數輩，部署已定，與之誓曰：苟念籙毋渝此盲！咸應曰：諾。柳乃出語族人曰：妾資已盡，誠不足爲贈，府君之業故在，期以明日杯酒合歡，所須惟命。衆始解散。是夕，柳果執豕炰羔，肆筵以待，申旦而羣宗至。柳與列坐衰次，滑令僕扃前扉，乃入室登樂木樓，似將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心訝，入覘，則已投繯矣。大書於壁曰：并力縛凶黨，然後報官。孫愛哭之慟，家人急出，盡縛族人，門閉無一脫者，而維縶之具，柳於先一日預備之室，故頃刻就縛。柳之女鳴之官，邑令某窮治得實，繫羣凶於獄，以其事上聞，悉置之法。牧翁之身死而不至家破者，柳之力也。

錢氏家變錄　柳夫人遺囑云：汝父死後，先是某某並無起頭，竟來面前大駡，某某還道我有銀，差邁王來逼迫。邁王某某，皆是汝父極親切之人，竟是如此詐我。錢天章犯罪，是我勸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張國賢騙去官銀官契，與某某當時原云諸事消釋，誰知又逼汝兄之田，獻與某某。賴我銀子，反開虛賬，逼我命，無一人念及汝父者。家人盡皆捉去。汝年紀幼小，不知我之苦處。手無三兩，立索三千金，逼得汝與官人進退無門，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後，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寃仇，汝當同哥哥出頭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隨陰司，汝父決不輕放一人。垂絕書示小姐。

錢氏家變錄　公壻趙管揭云：謹陳逼死實跡事：痛岳父於五月二十四日去世，遺兒

錢曾錢謙光等搆釁謀害，恣意擇之，逼寫田房，护葬僮僕凌虐岳母絕命時三日內事言之。岳母柳氏，有糴米納官銀兩，向貯倉廳，張國賢收管。錢曾錢謙光探知二十六日擒國賢妻并男張義至半野堂，官刑私拷，招稱倉廳上有白銀六百兩。錢曾郎遣家人陸奎先索去銀盃九只，此二十六日午後也。黃昏後復令陸奎押張義到倉廳，取前銀。義將蒲包木匣付陸奎手持去，曾又突至孝幕中，岳母以曾爲受恩岳父之人，伏地哀泣。曾猶談笑自若，其時恐嚇之語，不可盡述。二十七日曾遣奎來傳言，其話比前尤甚。是日逼去家財及葉茂陳茂周和僮僕輩盡皆股慄散去。黃昏時，曾復喚徐瑞來傳述云，要我主持，須先將香爐古玩價高者送我。二十八日，謙光先來向管云：汝與岳母說云，速速料理貴人，否則禍即到矣。言畢竟出。頃之，曾來直入孝幕，坐靈牀前大呼曰：止隔明日一日矣。各貴諸奴俱已齊集，即來吵鬧，不得開喪。復至書房內大張聲勢，管懼其威燄，不敢置可否。坐逼良久，曾方出門，而謙光又踵至矣。云：汝家事大壞，遵王現在坊橋上，須請遵王來方可商量。適曾亦令奎來，謙光隨令請至，二人一唱一和，皆云：我奉族貴命，必要銀三千兩，如少一厘不下事。命管傳言，岳母驚駭不能答。二人復傳內王進福妻出去，所言皆人所不能出之口者，復命一催促幾次，許之田房。謙光云：芙蓉莊已差十六人發四舟去搬矣，誰要汝田？管復力懇，一時無措。二人云：三千兩原有幾分分的，斷少不得，隨分付要吃葷點心。吃過，復喚王進福妻傳話，大聲叱咤，今日必等回報，然後去得。岳母云：稍靜片刻，容我開張，擋筆紙登樓。二人在外大咤。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門，還不速速催促。被逼不過，只得入戶，見樓緊閉，踢開時，岳母已縊死矣。管急趨出。二人棄帽逃竄，趕至坊橋，二人拚命逃奔，躲匿族貴家中，不能追獲，此實事實情也。乘喪威逼，固非一人，投繯之時，惟此二賊，悉載岳母遺囑中，另錄刊本，先此略述一二，以俟申雪云。

牧齋遺事　柳夫人生一女，嫁無錫趙編修之子玉森，柳以愛女故，招壻至虞，同居於紅豆村。後柳沒，其壻攜柳之小照至錫，趙氏親戚咸得式瞻。其容瘦小而體態幽嫻，丰神秀媚，幀間幾栩栩欲活。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執編，牙籤縹軸，浮積几榻，自跋數語於幅端，知寫照時適牧翁選列朝詩，其中閨秀一集，爲柳𣂪定，故即景爲圖也。

郭麐樗園消夏錄　范小湖崇階以河東君小像屬題，圖止半身，披紗幅巾，清矑秀眉，豐輔承顏，彷彿風流放誕之致。余舊有河東君小影，爲吳江閨秀陸澹容所描，長不滿尺，而眉目意致，與此幅無異，知必有所本也。

常熟藝文志　柳是，字如是，亦名隱，本姓楊，名愛，嘉興人。歸尚書錢謙益，始稱河東君。後殉家難，著有紅豆村莊雜錄二卷，以錄典故詩句，注明出處，爲作詩類典，見恬裕齋書目，抄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無村字，題虞山蒙叟纂，抄本。河東詩文集十二卷，見海虞藝文目錄。湖上吟附尺牘，汪然明刊本。徐興公書目僅云尺牘一卷。戊寅艸，見許夔臣香咳集梅花集句三卷。見稽瑞樓書目，抄本。

虞山畫志　柳隱，字如是，本姓楊，名愛。初南京院中博覽羣籍，能詩文，間作白描花卉，秀雅絕倫，後歸錢宗伯，一意於詩，卒後鈕琇爲之立傳。墓在西山麓。嘉慶十四年，邑令陳雲伯勒碑重修。

如是能畫，並不見於傳志。昔游揚州，見白描花草小冊，惟梅竹，上有題詠竹云：不肯開花不趁妍，蕭蕭影落硯池邊，一枝片葉休輕看，曾住名山傲七賢。詠梅云：色也淒涼影也孤，墨痕淺暈一枝枯，千秋知己何人在，還賺師雄入夢無。落筆超脫奇警，錢宗伯固應退避。

三借廬贅譚　往見書賈持河東君詩稿一冊，乃惠山韻香居手錄本，字既秀美，詩又淡雅，冊上名士題詠甚多，若竹汀蘭泉見亭等，均爲製句，倉猝中不及購，爲有力者取去。謹記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戶暗，流雲重疊吐殘星，眞得初唐神韻者。

文楷案：虞山畫志所錄詠竹詠梅二詩，三借廬贅談所錄夜起二句，今湖上艸及鄒刻柳如是詩中均未收入。

文楷所藏柳如是著述，列表於後：

尺牘一卷。

湖上草一卷。

柳如是詩一卷。

東山酬唱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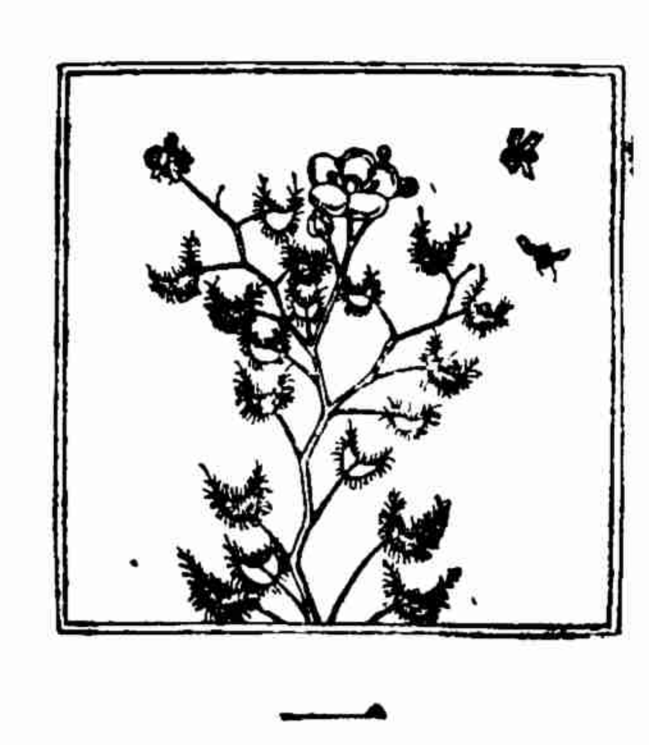
我聞室梅花集句三卷。

上卷五言律一百首。
中卷七言律一百首。
下卷七言絕句一百首。
附紅梅集句七言律十首。
詩詞輯補一卷。
橫山雜作見甲申朝事小記
題顧夫人橫波所寫墨蘭十首見吳瓊仙寫韻樓詩集
人日依韻奉和二首見牧齋有學集卷二
詠竹
詠梅見虞山畫志
寒食雨後見晚晴簃詩匯
滿庭芳見玉台畫史
金明池見詞綜
夢江南四首　垂楊碧　踏莎行均見衆香詞
古今名媛詩詞選跋
遺囑見錢氏家變錄

世界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二)

(乙)其他委任統治地

地名	面積	人口	統治國地
巴勒士坦(Palestine)	一〇、四二九	一、八六五、〇〇〇	英國
英屬喀麥隆(Br Cameroons)	三四、〇八一	八六八、六〇〇	英國
英屬吐哥蘭(Br. Togoland)	一三、〇四一	三九一、五〇〇	英國
唐根葉加(Tanganyika)	三四〇、〇〇〇	五、三二一、〇〇〇	英國
朗太·烏倫地(Ruanta-Urundi)	二〇、一五二	三、三八五、〇〇〇	比利時
法屬喀麥隆(Fr. Cameroons)	一六六、四八九	二、五〇〇、〇〇〇	法國
法屬吐哥蘭(Fr. Togoland)	二一、八九三	七三九、〇〇〇	法國
西南非洲(S. Wes. Africa)	三一七、七二五	三一八、〇〇〇	南非
東北新基尼亞(N. E. New Guinea)	九三、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〇	澳洲
諾魯(Nauru)	八四	二、六七二	英、新、澳
西薩摩亞(Western Samoa)	一、一三〇	五六、〇〇〇	新西蘭



一別音容兩渺茫

——旅法追憶——

徐仲年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唐李商隱：「錦瑟。」——

曾親夭桃想玉姿，帶風楊柳認蛾眉；
珠歸龍窟知誰見，鏡在鸞飛話向誰？
從此夢悲煙雨夜，不堪吟苦寂寥時；
西山日落東山月，恨想無因有了期。

——唐魚玄機：「代人悼亡。」——

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地點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

中法大學設在里昂郊外一座山頂上。本來是一個礮台，叫做聖——蒂埃耐礮台（Fort Saint-Irénée），久已廢置不用。一九一九年左右，吳稚暉先生在國內發表文章，倡議設立「西南大學」；這隻理想中的西南大學包含一個「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學便是這個海外部的實現。一九二一年，里昂中法大學正式成立，首任校長吳稚暉先生率領男女學生一百五十人，離滬赴法；——筆者便是其中的一個。同時，該校的上級機構中法協會也宣告成立，由蔡孑民先生擔任中國會長，李石曾先生擔任董事。中法雙方同意，選擇這個修理過的聖——蒂埃耐礮台作爲校址。綺埃耐（Irénée）約生於一二五年二〇〇年附近，里昂主教聖——卜丁（Saint-Pothin）殉道，綺埃耐繼之爲里昂主教。「聖」（saint）是教會裏的尊稱，也是一種名位，由教皇頒給予殉教或有大功的教徒。在此，「聖」字着末的 t 和「綺埃耐」起首的 I 聯讀，所以拼成聖——「蒂」埃耐。礮台以綺埃耐爲名，正所以紀念他。

一進校門，就在校門的上邊（兩層樓），是女生宿舍：那時的女生共有十三位。女生宿舍的左邊（假定參觀者由大門入校）是一帶小崗；右邊一帶平屋是廚房；連着廚房的是一座完全石砌氣象雄偉的四層大樓：着地的一層是大廳、飯廳、閱報室、檯球室、鋼琴室、教室、辦公室、浴室；第二層有一間「小書庫」，其餘以及以上，全是男生宿室。大樓的旁邊，

正對大門，在一個斜坡上，有羅馬引水道的古蹟巨柱撐空，頗稱壯觀。其前是大禮堂，大禮堂背後是校長室、會計室。校園不是平地而是斜坡。校園低處是大門（全校只有一個入口），校園高處另有一座大樓房，並不小於男生宿舍：只因爲學校窮，沒有修理。穿過這座大樓，有網球場，有半環形的小崗。這是一個舊礮台，一道很深的石砌壕塹環繞着礮台，有如中國式的護城河；大門就等於護城河上的吊橋。壕塹夾在兩座石牆之間，內外石牆的後面半腰，有可以相通的地道，牆上開着狹長的洞：萬一敵人殺入壕塹，躲在地道裏的兵便可兩面夾攻，據高臨下，向壕塹內射擊。

粗枝大葉地說，筆者在這個礮台裏過了十年。最初半年，大家思着思鄉病。繼而思鄉病逐漸減輕，却加濃了愛國情緒。俗語說得好「出門一里，不如坐在家裏。」如果要深切體會「不如坐在家裏，」那至少要出門「一里」。現今我們把這個「家」放大十倍、百倍、千倍、萬倍；把這個「一里」擴充爲百里、千里、萬里、三萬餘里；再把我們當初的「思鄉病」乘上這些倍數，就獲得我們「愛國情緒」的總和！在國內，很難感覺我們「需要」國家；過着太平日子的時候，不懂得國家的「可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可是，一旦去國三萬里，一旦身受「八・一三」外夷內侵的禍患，就能瞭然於「國」「我」間關係的密切！

我們的愛國情緒表現之一，就是每逢雙十節，中法大學必舉行盛大的中法聯歡會。爲了準備這個會，我們幾個「好事之徒」至少要忙兩個星期。其實，全校的師生都欣然自動參加；不過有的出主意，有的跑腿：而我們是跑腿的一羣。所謂「我們」也者，乃指：陳洪，陸振軒，顧楫，孫立人，汪德耀，李亮恭，以及筆者。二十餘年以後的今天，這批人，有的當大學校長，有的當立法委員，有的在交通界赫赫負盛名，有的在「八・一三」之役因公殉國，……祇有筆者故我依然，始終當一名教書匠。劉申叔詠「木蘭院」云：「木蘭已老吾猶賤，笑指花枝空自疑！」眞堪爲筆者寫照。

一九二七年雙十節，里昂中法大學在下午舉行了慶祝大會，到有中法政學兩界代表及友好，濟濟一堂，至爲興奮。大會祝辭由筆者起草，汪德耀朗誦。下午六時半，我們忽忽吃過晚飯；七時，遊藝會開始。那時霓紅燈尙未發明。全校用彩色小電燈裝綴，尤其校中大禮堂，光芒萬丈，在黑夜裏，簡直是一座火城。我進出於大禮堂以及全校各部，忙了一整天，頗想休息一下。於是我擠出大禮堂，徐步至校門旁的小崗上。我剛從光明中出來，小崗上雖則懸有小燈籠，——中國式的紙燈籠，內部却是小電燈，——比較暗得多，我看不淸楚，外加又是近視眼，一碰碰在一位男士身上。那位男士笑了出來，故意喝道

——徐仲年。你可是變了瞎子了？

當然，我一時認不淸是誰，聲音却很熟悉：原來是華林。華林和我，一瘦一胖，素有勞萊哈台之稱。他的身旁還有幾個影子，我就問：

——還有哪幾位？

——哈！哈！哈！

一陣子狂笑。就這陣狂笑，我辨別出他們是：華林，顏實甫，顧楫，陳洪，陸振軒五人。他們早在那兒談天，給我打斷了話頭。

——仲年，你不要搗蛋，靜下來，聽實甫講很好聽的故事，華林禁止我發言。

——好！好！我洗耳恭聽！我回答。

華林所指的「實甫」，就是顏實甫，四川人，研究哲學；歸國後，當了「青島大學教授，兼註冊主任；「八・一三」以後，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在重慶磁器口）直到現在。哲學家自有哲學家的風度，他最富涵養功夫，更能「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講起話來也很從容。他說：

——……那時我還在巴黎。有一天下午，我在圖書館裏看書看得膩煩了，就出來到大街上走走。忽然有人在我背後喊我：『實甫！實甫！』迴頭一望，原來是同鄉蘇舜卿。我立停了，等他走近身，便問：『老兄，這幾天貴忙罷？好多天不見你了！』『咄！「貴」什麼「忙」！這幾天我服侍溥建章服侍得昏天黑地！』『我們這位溥親王？』『就是他。他在醫院裏病了十多天，看上去不行了！』『什麼病？』『他患的「是油乾燈草盡」的毛病！再會！再會！我得趕到醫院裏去看看要不要準備後事？』他忽忽超過我而去。

『提起了溥建章，引起我淒慘的回憶。他姓「溥」，不生問題；他是

否原名「建章」？却很難講。據說他是廢清宣統的堂兄；我們知道宣統叫做「溥儀」，那麼，他也應當取個「人」字旁的單名，「建章」兩字何從而來？光緒三十一年，清廷派載澤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他以隨員資格，跟到歐洲，留在巴黎求學。那時候，中國駐法公使的趨奉這位貴公子，自然不在話下。等到宣統一登大位，這位「皇兄」陞官晉爵，聲勢更怕人！名義上，他「遊學」巴黎；事實上，他在巴黎「學遊」；——這種情形直到民國以後尚未改變，凡屬闊公子留學，大都是鬼混而已！無奈好景不常，清室一倒，溥建章的經濟來源完全被斬；而當年以「青眼」看他的人，現今一律改作「白眼」：溥建章跆上了王孫的末路，流落在巴黎！

『我在四年前認識了他，並無人介紹，只因為我們兩人都愛吃水餃子，常在拉丁區的萌日飯店（Restaurant Monge）進餐。這是一家中國北方人開的飯店，除了出售各色菜蔬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辦法：愛吃水餃的人每人繳五個法郎，可以任意吃水餃，隻數不予限制，直到吃飽為止：眞是價廉物美，非常合算？我和溥建章碰見碰多了，最初互相點頭招呼，繼而請教「尊姓、大名」，合桌而食。我們的交誼僅止乎此，因為溥建章守口如瓶，絕非健談的人，不容深交：大概他歷經滄桑，心灰意懶，不願再交友人了。那時他告訴我四十六歲，鬢髮雖白，而氣度自華，不愧為「窮且彌堅」的王孫公子！我們相聚約莫有半年多，後來他突然失蹤了，直到蘇舜卿告訴我溥建章生病的時候，我纔知道他的下落。我聽得他病重，很想去看看他；——無奈一轉身，又把這件事忘了。人生原是

一條孤獨的路程，「親人」和「愛人」全是水中月、鏡中花，不可靠，不可切實的。譬如今天……』

——……譬如今天，我搶着說，這些紅男綠女，都是鏡中花、水中月；只不過這些「花」是溫馨的，這些「月」是活生生的。

——徐仲年，你又來多嘴了！實甫，不要聽他打叉，快快繼續下去！

——好！好！我住嘴！實甫，請，「譬如今天……」

……譬如今天，人家只見到熱鬧的情況，却未注意夜闌人散的境界！我沒有去看溥建章，却又去看了他一次，那在三天以後，當他僵躺在太平間裏的時候。爲了此事，我非常後悔：他死了，我固然應該去看他，爲他料理後事，——全巴黎只有我和蘇舜卿是他的「朋友」；——難道當他「活」躺在病牀上，就不需要看望他，予他以一些溫情？固然，「同情」往往是巧妙的欺騙，然而鏡中有花終比鏡中無花好，水中無月畢竟輸如水中有月啊！

『我和舜卿趕到太平間，最後見他一面：死者穿着一套新的燕尾服、新的鞋子和襪，花白的頭髮刷得甚光，面孔淡金色，表情極端安祥，比我以前所見的溥建章大不相同，當年一股「打落牙齒望肚子裏呑」的堅忍主義者的氣概已經消滅，換上了一片無際涯的甯靜所謂 serein 也者，信乎達到了色空境界！在精神上既然如此，在物質上又復如彼：溥建章下了什麼苦功，方臻此無物無我的大乘呢？我不懂，舜卿也不懂。我曾問舜卿：在「失蹤」時間內，——約莫有三年半，——溥建章幹了些什麼來？蘇舜卿也不知道。舜卿的驚奇不下於我：舜卿雖常來醫院探詢病人，可是這位病人對於自己的最近過去不吐隻字。

『在醫院裏尤其在規模宏大的公立醫院裏成殮一個死屍，眞是輕而易舉；而且一切都是官價，不虞受欺，也花不了多少錢，窮人還可免費。至於下葬，那只有公墓可以買一方地（那是永遠的）也可以租一方地（租地分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們費了半天光陰，把溥建章成殮如儀；——只是墳地尙未解決。討論間，護士長遞給舜卿一封固封的信，面上寫着：「懇求護士長於我蓋棺後，遞給我的好友蘇舜卿先生」。舜卿用抖着的手，抽出信箋，和我並肩而讀：

「舜卿老友：

我快要和你訣別了。請你信我：在此時，我的肉體和精神都很鎭定，毫無痛苦，更不悲戚！反而我很快樂，因爲我祈待死亡之蒞臨已經很久了：不是我受不了疾病的痛苦，卻有兩個親愛的人在黃泉等候着我！朋友，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其實地圖上的「異國」不是心底裏的「異國」：有同情，有愛情，卽使在地圖上是「異國」，在心窠裏乃是「本邦」；反之，無同情，無愛情，縱然死守故鄉，也有何趣味？所以，我這次的「出走」是愉快的「出走」：朋友，你不必爲我悲傷；——如屬可能，你還須爲我雀躍三百！在這個行將分手的「活人」的世界上，我只拋下兩位朋友：那就是你和顏實甫；——我好久不見實甫了，他還在巴黎麼？有機會時，爲我問候他。我拋棄了你們，——你們，我的「唯一」的朋友，——心中並不必悲：（一）你在年富力強，正該奮發有爲，如果我因爲自己的死亡，而感到和你們訣別有無窮的悲哀，那無異乎我自私自利地咒你們死亡；（二）近年來，我深信靈魂不滅，我既然對於你們兩位懷了好感而入棺，那麼，月白風清之夜，魂兮歸來，我自會出現於你們夢中的。別了，好友！我不想往下寫了：並非我神智

不清，——我這時的頭腦晶瑩有如水晶球，——卻因爲我的手沒有氣力了。我年方五十並不太老何致走到「油乾燈草盡」的地步？恐怕在人家稱我「溥親王」的年代我胡鬧得太厲害的緣因。貧窮固然很難予人以幸福，但是富貴呢？呀！我幾乎忘掉一件正經事：我的墓墳早就準備好了，請你約實甫同到巴黎郊外 Fontenay-aux-Roses 女子師範學院 (Ecole normale primaire supérieur de jeunes filles) 附近找尋「眞理別墅」(Villa Veritas)。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此人叫做約瑟夫•勃拉克 (Joseph Braque) 你們去問他，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包括墳墓在內；——因爲我知道我在你們的心目中始終是個謎，這個謎打破之期，便是我死亡之日。再會了，朋友！因爲我深信魂靈不死，所以我們會重見的！代我謝謝醫治我的大夫和護士長。

溥建章絕筆；　巴黎，二十八，三，一九二七。

我們靜聽實甫一口氣背完了這封信，啞口無言，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感覺。喜，當然談不上；若說是悲，卻又不像。我們各自倚靠在崗畔欄干上，沉默了好久，好久。在那邊的大禮堂裏，正值演奏音樂，種種中式的管弦送來妙曼的曲子，夾着春雷般的掌聲。我疑心在這隻不大不小的中法大學裏，此時此刻，有兩個世界存在：那邊是一個世界，這兒另是一個世界。我靜了半天，嘆了一口氣，道：

——這封信動人極了？

——惟其動人，實甫接口說，所以我把它讀熟了。

——後來呢？陳洪問。

——後來：……嘿！我實在口渴極了，實甫賣起關節。

——今天仲年似乎是招待員啊！說這句話的，只有華林。

——對！我也感覺口渴！

——還有我！

——我也如此！

——奇哉！奇哉！講話講多了，口渴是情理之常；我從未聽聞聽講故事會口渴的！

——哈哈！既然聽講的人不會口渴，那麽，爲何聽說書的人都泡茶呢？調皮的陸振軒反駁我。

——振軒說得有理；仲年不招待我們，我不講下去！

——承蒙光顧，我招待！我招待！

我下崗到招待組裏去領了六瓶汽水。兩手各一瓶，兩腋各兩瓶，我送上小崗，分給各人。大家喝完了；實甫咳了一下，醒醒喉嚨，然後接着講：

——Fontenay aux Roses 是一個香豔的名字，因爲：Fontenay 一字從拉丁文 fons, fontis 變化而來，意云「泉」；而 Roses 乃是「玫瑰花」，所以全名合成「玫瑰泉」。玫瑰泉離巴黎不遠，乘電車四十分鐘至三刻鐘可以抵達。我們和護士長約定翌日下午或後日上午再來領取靈柩，因爲當天來不及，並且把那封遺囑式的信給護士長看了，謝了她，還托她向大夫致意，然後走出醫院。我們固然急於要打破這個「謎」，但是時間上已經不允許我們了。我和舜卿約定了明日相會的地點和時間，就分手。我得承認：建章那封訣別信加濃了我的好奇心。

「玫瑰泉雖則離巴黎不遠，和巴黎的境界卻截然兩樣：巴黎所有

的是「繁鬧」此處却是「幽靜。」這裏的建築物並不十分高大，可是很整齊清潔每每深紅淡紅的玫瑰爬出米色的牆來。街道很整潔。我們在歐洲都到過幾個國家，玩過不少名城若說街道清潔，在中歐。當推瑞士的日內瓦為第一，簡直可以穿了新衣在地上打滾。玫瑰泉的街道誠然比不上日內瓦。却也比其它的大都會高明得多，它的緊鄰巴黎便不及它。這區的另一特色是「靜，」靜得簡直像鄉村。居民也很「鎮定，」不像巴黎人那麼終日緊張；——這可不是說玫瑰泉的居民遊手好閑，不，他們各有各的職業各自在崗位上努力只是不慌不忙，按步就班做去而已。

「眞理別墅就建築在這個安祥的環境裏。眞理別墅，好奇怪的名字！它使我想起戴項斯（Térence）的一句詩：

Obsequium amicos, veritas odium parit.

阿諛添友，直言招怨。

法國諺語也說：

La vérité se cache au fond d'un puits.

眞理躲在一口井底裏。

眞理別墅所藏的「眞理」是什麼呢？眞理別墅的主人不怕招怨麼？還是因為怕招怨纔躲到這座別墅裏來呢？這兒的確藏着一項眞理，到後方纔明白。

「那個看守別墅的人約瑟夫・勃拉克，先在金漆的鐵門上的一扇小窗洞裏，觀察了我們一下，問我們來訪的緣因。我們把溥建章的信中大意告訴了他，——原信是用中文寫的；——他恍然大悟，立刻請我們入內。我們先經過一個很大的花園，園裏盛開着早期的玫瑰花。繼而一座古堡式的大洋房迎面擋住去路。勃拉克打前，我們循階而入。我們走過一所大客廳，客廳中的傢具和陳設都是古色古香，路易十五式。窗簾全部打開，陽光燦然。我們從廳底白大理石的樓梯，——所謂「榮譽樓梯」（escalier d'honneur），專給貴賓和宅主走的，——走上第二層。樓上有小客廳一，圖書室一，三個正房。勃拉克指給我們看：『這一間是我們的主母睡的；這一間是我們的少主約瑟芬（Joséphine）小姐睡的；這一間緊傍着小姐的一間，是我們現在的主子，也就是新過世的溥建章先生睡的。』『溥先生，你的現在的主子？』我們有些茫然。『是啊！』勃拉克簡短回答，不加下文。他先領我們去參觀主母的臥房。一切老太太的房間有個相同之點，就是樸素，可是樸素之中尙有雅俗之分，而我們這位老太太的房間屬於「雅」的一羣。房中懸有一張一人大的油畫，那是三十年前老太太年華三十的造像。這幅少婦像蛋兒臉，櫻桃口，巨目長眉綺年玉貌，遙想當日追求她的人必多，可惜這些甜蜜的Romances，都於一九二六年的聖誕節，——那是勃拉克告訴我們的，——被她老人家帶入墓中去了！

『我們急於參觀她的女兒的房間，可是鐵將軍把住了門。門上還貼有一張中文的封條：「任何人不得開啓這間房間」。『爲什麼把這間房間封鎖？』『因爲房間的主人昇了天，溥先生看物傷心便把它封了。』『封了多久？』『從一九二五年七月封起，直到現在。』『約瑟芬小姐在一九二五年過世麼？』『是的，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節，也就是他們結婚第二週年，唉！她死時只有二十九歲！』『你所說的「他們」指誰？』『你們不知道？』勃拉克吃驚地問。『我們確實不知道。』『他們就是約瑟芬·胡貝爾蒂小姐 (Joséphine Roubertie) 和溥建章先生』。『什麼時候結的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短短兩年的幸福！但是這種幸福啊，正眞如膠似漆！』我們一面講，一面在房外張望：所有的窗簾都下了，祇有一條長簾揪起一隻角，——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的，——光線由此射入室內。順着這道光帶望去，半暗裏只見牆上也懸掛着一幅巨像，想來是約瑟芬小姐的像。『可惜我們看不見她的容貌！』『不必嘆息，她的相貌和她母親一模一樣，只是脾氣更溫柔！哦！她是天上的安琪兒，溥先生眞幸福啊！』

『我們邊說邊走，走進了第三間房間，也就是溥建章的臥房。房分兩進，前進是正房，後進是套房。前房裏諸物齊整，一塵不染。桌上有溥建章的照相，可沒有他夫人的玉照。我們的來，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墳墓問題；建章在他的訣別信裏寫道：「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此人叫做約瑟夫·勃拉克，你們去問他，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包括墳墓在內：……」我們便問勃拉克；勃拉克只知道老太太和她女兒的墳墓所在地，關於溥建章自己的墓穴，却不知道在於何處。我們只得在建章的房間裏搜尋有關文件，勃拉克也幫着我們找。在正房裏我們一無所獲，——至少關於墳墓這個問題的。

『我們轉進套房。套房裏除了衛生設備外，堆着四、五隻大木箱。約瑟夫——這位忠實的老家人——取出鑰匙，一一開了，等待我們翻閱。衣服、珍玩，都非我們所注意；我們所搜尋的乃是日記、信件、或其它文件：無奈這類東西一樣都沒有！我們搜到第四隻木箱，方纔發現一個絹包。我們虔敬地揭開它，包內有：

女孩照相一張，勃拉克認定是少女主幼時的小照；

金絲髮一束，當然是約瑟芬的；

信封一個，內藏老太太的遺囑。

那張遺囑是如此寫的：

「自從去年我的愛女約瑟芬去世後，我早已無意於人世了！我之所以偷生至今者，乃因爲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還剩有爲我愛女所熱戀的溥建章先生：我的愛他們兩人，初無二致：我只得順從上帝的意志，或生而與建章爲伴，或死而就我的愛女約瑟芬。照目前的形勢看來，上帝快要召我去看約瑟芬了。我生有所戀，死無所悔：我想我是幸福的！我死後，我的一切都傳給建章，任何人不得阻擾。我死後，葬我於愛女之側；另有生壙一個，那是預備給建章的：在生前，我們這三顆心息息相通；在死後，我們這三個魂靈理應聚於一處！我感謝上帝於我垂暮之年，賜我以無上的幸福！

戴萊斯·胡貝爾蒂 (Thérèse Roubertie)；

一九二六年，聖誕節。」

——唉！問題解決了！我悵然道。

——解決了，唉！蘇舜卿和勃拉克也惘然說。

——溥先生和約瑟芬小姐是怎樣認識的？

——我可不知道，勃拉克回答。不過，我記得淸淸楚楚：溥先生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首次光臨眞理別墅。那時候花圃裏的玫瑰花大開而特開；先生們，五月原是玫瑰的季節，也是戀愛的季節啊！

「我懷了胡貝爾蒂太太的遺囑和蘇舜卿，向勃拉克告別而出。心中充塞滿無限的惆悵！剛在勃拉克提及眞理別墅，「眞理」兩字觸動了我，我向舜卿道：

——眞理別墅，眞理別墅，我發現了一項眞理！

——什麽眞理？

——愛情是超空間、超時間的；——在另一所在，它也是超理智的。

……」

實甫講到此地，一羣從大禮堂裏出來的人，衝上崗來遊藝會逼近尾聲，已是最後一個節目放烟火。在法文裏，「烟火」作 feu d'artifice，意譯可作：「花火。」（注意不要誤作：「火花」！）中國烟火和外國烟火不同之處在乎：中國烟火先用硬紙彩紙剪紮戲文，然後噴火；外國科學發達，在火的本身翻花樣。這時一支大花筒噴射出五光十色的火球，在空中翻翻滾滾，蔚成奇觀。幾分鐘後，全部熄滅，黑暗更覺黑暗。於是實甫長嘆一聲道：

——這個花筒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

——豈但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而已？我接着說。世上一切的幸福皆作如是觀！

世界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三)

(丙)舊屬意大利之殖民地

地名	面積	人口	統治國家
里比亞(Libya)	六七九、三五八	八八八、五〇〇	各殖民地現由英國佔領
伊里特里亞(Eritrea)	一五、七五四	六〇〇、五〇〇	
意屬索瑪利蘭(Ita. Somaliland)	一九四、〇〇〇	一、〇二一、〇〇〇	

現代史料

美國放棄軍事調處

自馬帥發表離華聲明與中共堅持取消國民大會及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以後，國共商談和平之局實際已抵推車撞壁之絕境地步。一月十六日長春軍調部分部又發生政府封閉共產黨電臺事件，使共黨與政府及美國的關係愈趨緊張，一月二十九日美國正式聲明放棄軍事調處，正是此種緊張關係之自然結果。

放棄軍事調處的正式聲明，於二十九日晨由美國國務院宣布稱：「美政府已決定終止其與企圖恢復中國內部和平之三人小組之關係。美政府相信再費時間與能力，企圖停止國共間之爭執，均爲徒勞無益。」—當日下午四時半司徒大使訪問蔣主席，以美政府決定通知中國政府，並於五時半邀中共駐京代表王炳南，予以通知。晚六時美國大使館發表聲明如下：

「美政府已決定終止其對三人小組會之關係。該小組會成立於重慶，由馬歇爾將軍爲主席，以調停中國之內戰爲目的。美政府並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之關係。該軍調部由三人小組會在北平設立，其目的在實地監督並執行中國武裝部隊之停戰、復員與整編協定。軍調部之美方人員則儘速撤退。」

次日中宣布發表國民政府之聲明如下：

「蔣主席已接到司徒雷登博士之通知，謂美國政府已決定與三人小組及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解除關係。近三月來，我政府曾爲停戰與和談作種種之努力，原期三人小組及軍調部不致被迫放棄其工作。不幸我政府之一切提議因中共之堅閉固拒均歸無效，我政府現遂無法使有第三者參加之調停機構繼續維持其工作，引爲無限遺憾。馬歇爾將軍及軍調部美方人員在過去一年間所爲之努力與所受之辛苦，我政府對之惟有深摯之感謝。」

三十一日美國司令部宣布，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十一團即日自塘沽開拔。按華北所駐美軍，計有駐於天津之第一團、第七團及司令部官兵，駐於北平者有第五團第二營及司令部官兵，駐於塘沽者有第五團第一營，駐於青島者爲第四團第三營，另有空軍部隊駐於平津青島三處。如果全部撤退，爲期約需一個月，但是否全部撤退，美國官方尚未有正

式聲明。

關於美國停調之公布以後，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於三十一日表示認為遺憾。英國一般輿論認此為馬帥一月七日自認失敗後之當然結果，一部分左翼報紙更提議由英美蘇三國聯合調解。

調處之局既成泡影，政府於一月二十九日特發表對中共拒絕和平談判之聲明：

『自去年十一月八日政府發布停戰令以來，至今已將三月，在此期間，共產黨不惟不共同遵守停戰，而且乘此時機，自東北以至隴海路東段發動全面攻勢，至今且變本加厲。政府為切期和平，故一再忍讓，委曲求全，為國家與人民保存一線生機，期達政治解決之目的。不料共產黨對於政府派遣代表前往延安商討恢復和談之提議，既已正式拒絕於先，今復拒絕政府所提四條之和平方案，殊為莫大之遺憾。政府鑒於最近召開之國民大會已根據政治協商會議共同所訂之原則，而已制定民主憲法，更鑒於政府之改組方案正在積極商談與籌備之中，使各黨派均能參加國府委員會及立法、行政、監察等各院部會之工作，以期實現擴大政府之基礎，故曾於本月二十四日商請司徒博士以政府下列四點之願望轉知中國共黨：（一）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或請中共派員來京，繼續進行商談或舉行圓桌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參加（二）政府與中共雙方立即下令，就現地停戰，並協商關於停戰之有效辦法；（三）整編軍隊及恢復交通，政府仍願根據三人會議過去協議之原則，繼續商談軍隊、駐地整編程序以及恢復交通之實施辦法；（四）憲法實施以前，對於有爭執區域之地方政權，政府願意與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決途徑。今中共既已正式拒絕和談，並聲稱政府必須首先同意其所提之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軍事位置及廢除國民大會所通過之憲法，此無異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大會皆受制於共黨，一惟共黨之命是從，將置中華民國國家與人民於何地？自去年政治協商會議與軍事三人小組會議開會以來，在此一年期間，政府實已盡其所能，企待中共與各黨派共同參加政府，而終無法獲得其諒解，至此自不能再望其參加。中共既作如此決絕之表示，則今後惟一可循之途徑，亦惟有貫徹政府政治民主化之既定方針與步驟，尚期各黨派與社會賢達，一本其愛國愛民之熱忱，參加政府，使憲政準備早日完成，而憲政能如期實施，並望一心一德，從事建設，恢復經濟，改善一般人民之生活，共同努力於建國之大業，此為政府今後之唯一方針也。』

戰爭既不可免，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將有新的轉向，或由積極而轉趨靜觀，中國問題會不會在未來的莫斯科會議中提出，這就要看將來趨變如何而定了。

英國上院討論中國問題

一月二十三日英國上院會為討論中國問題，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這一件事一方面可以表中國內部的混亂問題已經成為國際嚴重問題之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英國對於這個問題所抱的觀感。

據路透社二十三日倫敦電報道：

『英國貴族院二十三日晚辯論中國時局問題時，工黨議員林賽勛爵(Lord Lindsey)建議由美英蘇三國對中國的時局從事自由協商，藉此避免中國內戰的可能性。他認為聯合國家應該明瞭中國的時局，否則中國的共產黨就會被一個自由與民主還不及現時的弗朗哥的政府所摧毀了。

林賽在呼籲三國對華應該合作時說，據他的看法，蘇聯對中共的行為大體是正確的。他認為蘇聯並沒有給予中共以積極的支持，但是蘇聯這種的觀望態度能夠維持多久？

他說「據我看，中國的時局在西方國家要與蘇聯實現和諧的關係時，比較世界任何其他地點的問題還要包含着更多的危險。」他主張英國應該堅持派遣代表赴延安和中共直接接觸，借此獲得當地的情報。

林賽說他對於蔣主席的抗戰一幕是無任欽崇的，可是對於現政府的負責當局卻很難愜意。中國的一般

人士以爲英美援助中國的軍械都用着對付中共了。蔣主席保持着中國舊有文化的觀點因此對於西方的任何思想，不論它們是民主主義的或是共產主義的，都有些感到扞格因此政府人員有若干貪杜的地方，也沒有加以徹底的懲處。

他根據確證，以爲自從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國府於確悉盟國可以最後獲勝後，就把精銳的軍隊不用來抗日，而用來監視中共。集中營和特務被使用了。到一九四四年底爲止，國軍有七十二名將領投奔了敵人。

他說，中共是堅持反對一黨專政的唯一政黨。他們堅持應由國共與無黨派的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中共除非獲得保證，可以保持他們的武力，是不願意和國民黨合作的。在北方，農民若干世代以來，方纔第一次擁有他們自己組織的民團，來保護他們的土地和收成，以度過歉收的年成。可是一般的跡象指示着國軍在美方的支持下，又要把這些已經被袪除的舊時農村惡劣情形恢復起來了。

林賽認爲除非蔣主席和國民黨在那一部分表示讓步，這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他並且同意，在一個地方分權制度下的中國，在必要時可以給予地方以處理經濟問題的獨立權。

林氏說，美國對華的寬洪與公正的熱忱，已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榮譽紀錄，但是他以爲中共卻很懷疑美國人在支持國軍和給他們裝備，來消滅共產黨。他認爲始終的一個難點就在國民黨一直相信着不會有人反對他們，反倒去贊成一個自稱爲共產黨的政黨的。

國民黨追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就法律言，這也許是一個錯誤。華北中共區就從來沒有承認國民黨。他們並不是叛逆。蔣主席曾經開始一種運動，企圖實現中國的統一，可是事實上全中國還沒有統一。

美英兩國曾經無疑問的承認國民黨是中國的政府，但是他很懷疑這一點，他主張英國政府應該把這一點研究一下。

保守黨議員艾爾文勳爵（Lord Ailwyn）反駁說，林賽似乎已經忘記掉中國現存的國民大會它是包含着中國各大政黨的代表的，所遺憾的，只有共產黨沒有參加。他說，林賽似乎把蔣主席也牽入反動派之列了。

林氏答辯說，他並沒有指蔣主席是反動派，但事實表現，他處於他們的手法之下，因此最後站在他們的一方面了。

艾爾文勳爵說，蔣主席肩負着中國的重責，倘使英國議會裏對他發表任何眞實的評議，那將是極爲不幸的事。他希望英政府在目前進行的中英商約談判中，能夠設法使得英國航海的船隻可以在中國一切的港口和城市停泊，從事合法的貿易。長江似乎有禁止外輪通航的可能，這對於中國人和外國的航運業都是有害的。在對日戰爭結束的十七個月之後，還有許多英商的財產沒有發還，是很足以令人惶惑的。

自由黨上議員泰弗亞勳爵（Lord Teviot）（他是一九四二年英議會訪華團的團員之一）說，在他的記憶中，他從沒有聽到過任何演詞比林賽的發言更足以妨害中英兩國的邦交的了。他希望中國人不要以爲林賽是工黨，所以他的話就可以代表現政府的觀點。他說，林賽似乎有些遺憾，因爲美國供給中國的軍械一部分曾經用了去打共產黨。「我不知道林賽是否相信一個政黨有權力用軍隊去和政府作戰？可是在我們英國，是不容許這樣幹的。」泰弗亞說，蔣主席和國民政府曾經儘可能的避免和共產黨作戰，並且屢次三番的向他們呼籲參加政府。當他在中國的時候，蔣主席曾經告訴他，意欲組織一個可能的最民主的政府。中國的共黨問題是全世界共黨問題的一部分，這問題是大家都面對到的。他說，當他在中國時，發現中國個人的自由，比英國的還要大。

自由黨議員德溫特勳爵（Lord Derwent）說：據他所獲得的情報，可以表明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英國在那一部分是有機會使她自己成爲有用的。英國在華還擁有一個完全合法的立脚點，她在那裏也曾有很好的歷史，那就是香港。香港是英國在華的一個櫥窗。英國在那裏的一切行動很足以影響在較大處的英國政策。現在第一步在和盟國協商以後，就應該決定一下香港本身的地位，然後就可以建立起一個有效率和令人發生印象的政府。香港大學現在是應該恢復了。

德溫特勳爵說，相互間的尊重不容許我們去干涉旁人的事體，這也就是有秩序和友好的國際合作的根據。他說，中國很可能變成東方的波蘭，他信任英國政府在準備在華有任何行動時，應該記牢了這一點。

在野的保守黨議員領袖克蘭波子爵（Viscount

Cranborne）稱頌蔣主席領導抗日的功績。他說，他對於英美蘇聯舉行會議來決定中國前途的建議，並不感到興趣。沒有一件事比這個建議是更足以打擊中國人民的自尊心了。

他提出警告，不要採取任何足以被中國人民認為侮辱的行動，並且指出中國是聯合國中的五強之一。像上述的討論，看起來似乎是太傲慢了，英國人應該聰明些，避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英國人較關切的是中國的幸福和對華商務的發展。

司法大臣喬維特子爵(Viscount Jowitt)代表政府答覆中國時局的辯論說，英國在莫斯科宣言中曾經擔保，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事務，今後將要繼續嚴格遵守這一個諾言。中國的事是中國人的事。他懇切的希望，不久能有一個愉快的結果，英國將要按照她的能力去做，來幫助任何人使它實現。莫斯科宣言承認中國有統一及建立民主政府的需要，英國繼續承認蔣主席領導的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的政府，英國並且將繼續支持該一政府，實現統一與民主。這是我們向來一貫的政策。

他又說，倘使中國要真正的民主，必須不受任何一黨的極權統治。所以英國很歡迎履行莫斯科宣言中關於這部分的規定，使得政府的基礎擴大，容納民主份子。

喬氏說，他同意馬歇爾將軍不滿國共兩黨間互相猜疑心理的表示，希望雙方以及各黨中的善意份子聯合一致，盡力為國家的幸福而工作。他否認英國支持美國對華的政策，鼓勵中國的內戰。他聲明英政府決不盲從任何外國的政策。英國對華的方針，恰與美國的相同，目的在通商，並與廣大民主基礎的政府保持堅強的關係。除此以外，英國並無其他志願。

喬氏復否認英國以軍火供給中國。他說，據他所知，美國亦已數月沒有用軍火供給中國了。他又對中國政府的開始設立憲政政府，表示歡迎，但共黨竟拒絕參加，實為不幸之至。希望中共為國家利益計，勿再拒絕此一參加民主政府之最後機會，使和平與統一得以實現，更望其他黨派，能促成共黨之加入，並盼美國能繼續調處。英國對美國及中國國民政府，將盡力給予道義上的支援。

喬維特繼續述及英國在華之地位，表示希望英國財產能儘速發還，英政府當鼓勵英商恢復其在華之地位，並以中國所需之物供給中國。中英商約華方的對案，已由英政府研究中。他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准許英船得自由在長江各口停泊。喬氏最後聲稱，根據撤廢英國在華特權的中英兩國協定，中國政府應接受結束前公共租界之一切正式責任。英政府認為這一項責任當包括給予前工部局英籍職員以公允的解職金一項在內。」

林賽勛爵的建議引起了我國政府和中共方面的不同反響。中宣部部長於二十五日批評林賽太不了解中國，認為林賽的國際干涉的建議，足以證明其對中國估計之錯誤，因中國原為抵抗日本及納粹侵略之先鋒。反之，中共駐京代表王炳南則稱林賽的建議：『足以代表英國思想公正之公衆之呼聲。』

法國覬覦西沙羣島

西沙羣島位於海南島之東南約一百五十浬，在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東經一百十度十四分至一百十二度四十五分，共有由珊瑚礁結成之大小島嶼二十餘個。羣島之屬於吾國本無問題。本年一月六日中宣部彭部長曾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已由日本佔領中收回西沙羣島，乃法國政府即於翌日聲明，西沙羣島屬於越南所有。至本年一月下旬法國即派遣軍艦在西沙羣島一帶巡邏，並有登陸的企圖。十九日外交部長王世杰約見法國駐華大使梅理靄，詢問法海軍在西沙羣島之行動，究屬何種意義。當時法大使覆稱，該次行動並非出於法國政府的命令。二十一日外交部接獲我國駐法大使錢泰報告，謂巴黎

方面已傳出法國海軍「東京號」軍艦，在西沙羣島之拔陶兒島登陸。據法國新聞社二十日巴黎電稱：

『據中國方面消息，法國巡洋艦「東京灣」號司令官業已通知中國現駐西沙羣島之波亞斯島之軍隊撤退云云，此說頃由法國負責人士予以否認，並謂：「東京灣」號司令官依照訓令行事，先與波亞斯島中國軍司令接觸，然後駛往拔陶兒島（距波亞斯島二十公里），命法軍一分隊登陸，旋即駛往托倫港。此外法國政府對於西沙羣島問題，業向中國政府提出備忘錄，聲明法國係以安南名義行事，並且提議以仲裁方法解決此一問題。』

法軍在拔陶兒島登陸之舉已經證實了。

二十七日越南的法國當局，又發表聲明，以辯護其行動，聲明略稱：

『法國在兩個月前即已準備佔領該羣島，但派遣船隻前後一事，因海上氣候惡劣，遂一再遷延至今。自托倫港開出之法軍艦「東京人」號載有少數軍隊，一部分奉命在波西島登陸，餘者在巴特爾島登陸。上述二島有一九三八年法軍所建軍隊營房、碼頭及氣象台，可見主權屬於法國。「東京人」號於本月十七日駛抵波西島，獲悉島上駐有中國軍隊，法軍司令乃往告知駐軍長官此係法國領土，華軍無駐在島上之權。法軍嚮即奉命重行登船，在該島附近停泊二十四小時後，乃於十九日載一部分至巴特爾島登陸，發現該島並無人駐防。』

視其語氣，頗有久佔之意。在二十九日中宣部記者招待會中，外交部劉鍇次長，對於記者所詢政府將何種步驟的問題，曾有所答覆。渠稱：

『就中國政府所知，有若干法軍自一巡邏艇在西沙羣島之拔陶兒島登陸，武德島則無人登陸。今日余可報告者僅此而已。惟本人擬借今日之機會，鄭重否認法外部之聲明，謂中國於一九三八年同意法國佔領西沙羣島，實屬不確；該時中國僅重申一向立場，認為中國對該島之主權，無何爭辯。』至於法國是否將知難而退，或一意孤行，則須視將來之事實。

按西沙羣島之屬於吾國，在法理與事實，皆無疑義：第一、中國漁民一向每年由海南島往西沙羣島各島嶼捕魚；第二、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中法天津條約所附地圖，亦可證明西沙羣島屬於中國；第三、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止中國迭次照會法國，申明中國對該羣島之主權。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國突然侵佔團沙羣島時，我國當時駐法大使顧維鈞曾向法國提出抗議，要求歸還中國。

英緬圓桌會議

緬甸自在外力下脫離中國藩屬地位後，曾為印度帝國之一省，一九三七年又依據一九三五年之緬甸政府組織法，脫離印度帝國，成為自由邦，惟主要權力仍在英國所派總督之手。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日本進佔緬甸，利用緬奸巴莫（Ba Maw），成立傀儡組織。一九四四年一月西南亞盟軍最高司令部接收緬甸全區，先成立軍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恢復人民政府。

在人民政府恢復前，同年五月英國頒布了一個『准許緬甸享有自治領地』的白皮書，主要在於恢復一九三五年的政府組織法。但是這個白皮書，未能滿足緬甸的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於是境內反對四起，至一九四六年

夏秋兩季，騷動已達幾乎不可收拾之境。在這種壓力之下，英國不得不接受「反法西斯自由聯盟」所提的英緬合作方案：一、設立擁有全權的臨時政府；二、原定一九四七年初舉行的普選，爲全緬之制憲會議；三、國內撣族、阿拉干族、卡索族不與緬甸分離；四、英國政府發表宣言，聲明緬甸將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完全獨立。臨時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九月由英國駐緬總督倫斯爵士 (Sir Hubert Rance) 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去年年底英國議會決議邀請緬甸代表赴英，舉行圓桌會議。會議於本年一月十三日在倫敦唐寧街首相官邸舉行，英國由艾德禮首相及印度事務大臣勞倫斯勛爵（Lord Pethick-Lawrance）主席，緬甸代表團則由緬甸臨時政府副總理昂山 (U. Sung San) 任首席代表。會議舉行直至二十六日結束。二十八日之英國發表白皮書說明談判情形，稱：「爲使緬甸人民得以決定其將來之憲法起見，自應於本年四月間選舉制憲會議議員及舉行公民投票。緬甸如欲加入聯合國組織，則英國亦將支持。」勞倫斯勛爵於次日的上院中，宣稱英政府同意緬甸設立過渡時期之政府，俾在英帝國之內或脫離英帝國，完成緬甸之獨立。在制定憲法以前之過渡時期內，緬甸仍將由英國根據一九三五年政府組織法予以管理，非經合法程序，不得更改總督與行政會議之權力。二十九日艾德禮首相在下院中亦有同樣的說明。換言之，談判的結果，是延長目前的政府體制至四月普選及制定新憲法止，不過新憲法所決定的一切，須經英國議會所核定。

緬甸代表團於三十日離英，昂山於二十九日曾宣稱緬甸將於本年十月完成獨立憲法，本年五月以前將舉行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至於緬甸之是將留在英帝國聯邦之內，還是宣告獨立，要看目前協定的實施而定。

美國對於協定的成立，表示歡迎，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對於英政府與緬甸政治領袖在倫敦之談判已宣告終了，結果雙方均感滿意而使緬甸步上完全自治之途一節，表示歡迎。美國期望與此一亞洲國家，增加誠摯之關係。

蘇接受英國保證繼續英蘇協定

繼一月四日英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訪蘇以後，蘇聯機關報眞理報 (Pravda) 於一月十五日又重新攻擊貝文的外交政策。眞理報指責貝文十二月二十二日關於四強會議工作的廣播演詞，認爲「它掩蔽了貝文對於英國所負國際義務的見解。」文中又稱：

「貝文說不受任何人的束縛，但問題就起來了：貝文有沒有忘記英國曾和蘇聯訂有條約，規定戰時共同抵抗納粹德國和戰後的互助合作？貝文有沒有忘記，這個條約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倫敦簽訂的，有效期爲二十年？

『在貝文宣布英國國際獨立以後，我們記着貝文的話並不和英國外交政策的實際作爲常相一致，則對於英國外交政策的眞義自然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在他的聲明之後，有一點是很明白的，貝文棄止了英蘇互助協定。』

這是個很嚴重的控訴。接着英蘇雙方即有外交的折衝，廿四日英國外交部發表貝文與史太林的交換電報。貝文去電於一月十八日發出，內稱：『此次敝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元帥前來貴國，承蒙熱忱招待，令人銘感。茲正就蒙帥攜來之報告，予以研究中。但對閣下向渠所稱倫敦或已認英蘇同盟及兩國戰後合作已因聯合國機構之存在而停止有效一語，深感不安。眞理報曾於十五日撰文對此有所誤解，其實余在耶誕廣播中所稱，亦即其他諸強所時常表示者，即以聯合國機構爲其政策之基礎。蒙帥曾告余，謂閣下對英蘇同盟之意見，與眞理報所言者並不雷同。余當然亦並不具有如眞理報所稱之意見。』史太林於一月二十三日覆電貝文，內稱：『閣下所稱英國不受任何人束縛之語，確令余費解，認爲若不予以解釋，則難免被人用以破壞英蘇友誼。本人認爲英蘇同盟條約雖有保留條款，（按英蘇同盟條約中曾規定該項條約繼續生效，直至一方認爲國際機構已能畀予充分之保證爲止。）但該約對於雙方仍產生義務。本人前此已於去年九月十七日接見英記者華斯（Alexander Werth），表示蘇聯受有英蘇同盟條約之束縛，不因聯合國憲章而受有影響。茲者閣下之電文以及貴國政府之聲明已完全消滅誤解之原因，今始確知閣下以及本人對於英蘇盟約具有同一之觀點。』貝文於接獲史太林之電後，已令英駐蘇大使向史太林致謝其「坦白而有裨益之聲明。」

英蘇兩國的交換照會，雖爲英蘇合作展開一廣大的新局面，但英蘇之間誤解的全部澄清，則尚待雙方的努力。例如一月二十八日莫斯科電台又摘引塔斯社通訊稱：英美關係已成爲軍事同盟之性質，並稱，英美顯已構成反蘇集團。塔斯社該文有謂：『據悉英美二國雖未締結正式協定，但無人否認，英美之密切關係事實上已成爲軍事同盟之性質。』英外部發言人即立即駁稱：『蘇聯與東歐各國亦已完成軍事合作程序，與蘇聯所反對之英美協議初無二致，蘇聯所訾議者，厥爲吾人之交換軍官及武器標準化之討論，但蘇聯與東歐各國所完成者亦在此。英國不獲與蘇聯造成更良好之關係，故有此種情形。傳史太林於拒絕英國交換軍官之建議時，曾謂「此舉恐被誤解爲作戰之準備，」但吾人則覺此舉更可被認爲和平之準備。』可見英蘇的敦睦，非一蹴所幾。

日本吉田內閣改組

一九四六年五月幣原內閣倒台由吉田茂繼續組閣，新閣由自由黨與進步黨聯合組

成，以政策的保守，始終爲左翼各黨所攻擊。早在第九十屆臨時議會閉幕時，內閣已經搖搖欲倒。十月中北海道礦工發動，擴大及於海員、公務員，十一月又有電氣業罷工。十一月四日新憲法公布，按例須於十二月內召集議會。在這個政治季節內，在野之社會黨、共產黨及協同黨，相率發表要求吉田內閣下台的聲明，本年一月二十四日三在野黨更舉行聯席會議，迫促吉田辭職。

在工會方面態度更爲激昂。一月二十五日全國公務員協會、全國通信工會、國有鐵路總工會、都市同盟、全國財務機關協會、大藏省協會、都市勞工聯合會、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全國教員協會、共產黨、社會黨等，舉行擴大鬬爭委員會，決定不畏任何壓迫與干涉，於二月一日實行『民主罷工』。二十八日全國工會鬬爭委員會在全國各地舉行『打倒吉田內閣突破危機國民大會』大會宣言稱：

『吉田內閣將勤勞大衆推入貧窮深淵中，並將日本之整個產業機能陷於麻痺狀態，本大會爲安定勤勞大衆之生活，打開目前經濟危機，希望吉田反動內閣卽時引退。吾人深信復興無謀之侵略戰爭所招致之生產破壞，而重建民族經濟之基礎，在於我等勤勞者階級之工作力量。然吉田內閣爲擁護金融資本家，欲犧牲我等一方面而謀復興經濟，自行呼號三月危機，以通貨膨脹及煤荒爲發端，加深整個產業之危機，陷所有勤勞階級於窮苦之中。以全國公務員協會爲中心之二・一罷工，實卽企圖衝破此危機之「組織勞動者」對吉田內閣反動政策實行之一大攻勢，與此相呼應，全部勤勞階級，全國一致起立發展爲突破危機之一大國民共同鬬爭。吾人於茲宣言爲日本經濟之民主的再建，非至吉田亡國內閣打倒之日，不停止此大鬬爭。』

當日東京方面有工人五十萬名齊集皇宮城前廣場，舉行政治示威。在大坂市參加示威者有十五萬人，名古屋市參加大會五萬人，餘如神奈川、橫濱、神戶、京都各地亦有大批羣衆出動。

在這種如火如荼的反對運動之下，吉田茂於與社會黨片山商組聯合內閣沒有成議之後，只得在二十八日宣布總辭職。

但吉田一方面雖宣布辭職，一方面又重新奉命組織新閣。二十九日自由黨、進步黨、社會民主黨三黨曾作成立聯合政府的晤商，但是始終沒有成議，三十日內閣祕書長林讓治宣布吉田茂首相因未能與社會民黨完成協議，放棄組織聯合政府之努力。下午吉田接見進步黨總裁幣原，自由黨幹事長大野等，着手改組政府工作，於三十一日向日皇呈遞閣員名單，新閣員於下午舉行就職。閣員全部名單如次：

首相兼外相農相	吉田茂（自由黨）
內務	植原悅二郎（自由黨）
大藏	石橋湛山（自由黨）
文部	高橋誠一郎（無黨派）
厚生	河合良成（進步黨）
商工	石井光次郎（自由黨）
運輸	增田杵七（無黨派）
遞信	一松定吉（進步黨）
國務	幣原喜重郎（進步黨）
	齋藤隆夫（進步黨）
	星島二郎（自由黨）
經濟安定本部長官	石橋藏相兼（自由黨）
司法	木村篤太郎（無黨派）

按吉田內閣成立迄今已有九月，此次在國內壓力之下，始行開始刷新內容，但能否因而克

服經濟危機、勞動攻勢與政治不安，如願維持至簽訂和約之日，殊有疑問。

至原定二月一日舉行之總罷工，參加人數可能達六百萬之衆。政府方面爲應付罷工危機，曾於內務省下設立『非常警備對策本部』，通令全國警局於罷工一旦實行時，出動全體警力予以彈壓。在此緊張關頭，麥克阿瑟元帥突於三十一日下午三時下令禁止二月一日之全國大罷工，其聲明中稱：『余所以採取此項措置，乃爲防止公共福利遭受致命打擊，日本社會今日因戰敗而處於聯合國軍佔領管制之下，其都市荒廢，其產業幾陷停頓，國民之大部分彷徨於飢餓線上。罷工將破壞運輸與通信，阻止煤炭之移動，使產業活動陷於停頓，癱瘓狀態，勢所難免，此事將使多數日人陷於災難之中，一如過去少數人驅使日人於戰爭之破壞。余雖被迫採取此次非常措置，然此外對日本勞工爲達到正當目的而被賦與之行動自由，毫無加以限制之意。』總工會發言人亦於同日宣布立刻取消總罷工。

波蘭舉行普選

波蘭於一月十九日舉行全國普選。在普選以前，反對政府派對政府之操縱選舉攻擊甚力，反對派中包括農民黨與被政府稱爲恐怖團體的地下軍。美國亦於十九日即宣布決不承認此次的選舉爲合法。選舉結果由政府黨組成的民主集團佔得勝利，在議會四百四十四席中民主集團分子佔三百九十四席，農民黨僅佔二十八席；爲十與一之比，工人黨十二席，獨立農民黨七席，獨立天主教七席。

選舉揭曉以後，美國國務院於二十八日發表聲明，正式譴責波蘭政府在最近普選中對民主分子施用高壓威脅手段，認波蘭政府不能信守舉行自由選舉之神聖諾言。在次日的參議院中，參議員范登堡建議，由英美蘇三國作『坦白而直接之協商』以解決波蘭選舉問題。



文藝

徬徨的一夜（下）

張契渠

小夥計站在一旁，默默的看着他動作。至此，他料想這位稀有的貴客是拂袖而去了，便跟到門外望着他背影問道：

「喂！先生！這房間還要不要哩？」

「房錢不是付過了嗎？」崔星原打算不回答他。走了幾步，才回過頭來惡狠狠的回了他一句。小夥計悵然獨自嘮叨了幾句，便歉疚地回到房間裏收拾殘局去了。

崔星自己拉開了虛掩着的店門，走到馬路上，不覺長長地吁了口氣。雖然馬路似乎比剛才來時更顯得冷寂，但總覺得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回到了人間世。精神爲之一振，再也不覺得荒涼可怕了。

一陣旋風，從車站吹來，以天馬行空的旋律，順着馬路，一路裹着花生皮，柴屑，馬糞，滾滾而來。崔星覺得有些冷，便把上衣穿了起來，雙手插在袴袋裏，像一個失戀者似的蹣跚地向關裏走去。茫茫然自己也不知往那裏投宿。想二馬路那些大旅館也許還有房間，且往那邊走去再說。

關裏偶然還有行人。路角上的燒餅攤還點着燈。澗河橋畔，逃難者的大車輪子，還一陣陣的發出沉重的吼聲。黃牛堅苦地搖着牠頸子底下的銅鈴，歎息似的一步一幌地拖着人們的傢私，向荒涼的山坳間走去。好像在呻吟着說：

「人類呀！你們既恐懼戰爭，爲什麼又瘋狂地製造戰爭呢？」

是的！人類是被命運主宰着，自己作不了主。然而人類又確實的在製造着命運。這又豈是黃牛所能瞭解的謎？

又是一陣旋風。天變了！月光已成了模糊的白茫茫的一片，正像崔星的心，不知如何度過這失了軌道的一夜。二馬路的店舖門全關上了。旅館的大門，也像其他的舖子一樣。既看不清招牌，也沒有行人可資問詢。這可窘住了。再往前走，走到二馬路口，有一個警察無聊地在蹀躞。路旁有一家舖子，透着燈光，裏面達達之聲不絕。走近去，在露着的門縫中看到裏面有許多人在開縫衣機，原來是一家成衣舖。白天躲警報去了，晚上點着燈在開夜車。

找不到旅館，就讓他在成衣舖裏坐一晚也是好的。否則又冷又乏，

肚子又餓，怎麼得了呢？

可是人家會在半夜三更收留他這樣一個不明來歷的客人嗎？

正在遲疑，那警察過來執行他的任務了。

「幹甚嗎？」前面兩個字說得很嚴厲，似乎已有了成見，這傢伙不是漢奸便是小偸。可是說到第三個字時，已走近崔星，看淸了他的服裝，對於剛才自己的信念不免有些動搖起來，因此把最後的尾音緩和了許多，成了關切的語氣。

警察，崔星是向來不怕的。捉到警察局，正好找他們局長要甜處去。可是他懶得跟他嚕嗦，祇回答了他三個字：

「城裏的！」

警察更明白了！八成是專員公署裏的什麼人，幸虧沒有對他太不客氣。

「您找那一家？」他以爲崔星有什麼公事，找那家舖子掌櫃說話。

崔星忽然想起，也許這警察熟悉一點，知道那一家旅館有空。於是他問道：

「你知道附近有旅館嗎？」

「旅館？這邊就是河南大旅社，前面是中洲飯店，中西飯店，可是都關門了。今天沒有火車，旅館都老早便上了門，這時候怕不容易叫得開。」

警察聽說他要找旅館，便認爲是上關裏來找姑娘玩兒的，不覺起了鄙夷之心，淡淡的說：

「進城去不是沒有多遠嗎？這個時候，旅館可開不到了！」

崔星忍着氣，不去理他，逕自折向三馬路來。

風一陣陣的括起，月光更加黯淡。空氣逐漸在加重，有如走進了鉛皮製成的古堡。傳說人初死之後，游魂所經之處也都是白茫茫的。在蒼迷的路旁，那些店招，排門，電桿木，似乎隨時在準備幻成牛頭馬面，使崔星的神經上，直打寒噤。

三馬路因爲商店少，燈火向來比二馬路疎。此刻反倒有幾家門縫中露出燈光，有時還有一兩個客人鬼影似的溜出來。雖說像鬼似的輕飄，但在崔星看去，總比眞的鬼可親得多。他們不是鬼，是神，是天堂中出來的幸福者。在一個深夜彷徨在街頭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看來，每一間可以收容他的屋子，都温暖的，都是天堂！

那末他爲什麼不也去天堂中温暖一下呢？剛才那兩個人出來之後，天堂門不是還半開着嗎？

道德，名譽，在一個窘逼的夜行者心中，正像月光一樣，在風沙和雲霓中被包圍着，想淸明也無法淸明。何況他又沒有負地方行政責任，不受專員或縣長的管轄。即使嫖妓，別人也管不了他。更何況在四顧無人的深夜，偸偸的進去，第二天淸朝偸偸的出來，決不會被人發覺，怕什麼？而且，他也並不是存心去找姑娘，不過利用這地方度過這彷徨的一夜而已。能不找姑娘，化幾個錢，開一張乾舖住一晚，那是最理想。

於是他決心放大了胆，直向那半開着的雙扇門走去。

門內沒有點燈。摸索着走過門樓便是一條狹長的院子。兩旁有許多門窗，都掛着門帘。祇有其中一間，門帘沒有放下。崔星走到跟前，恰巧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從裏面出來。看見崔星在東張西望，知道不是熟客，却猜不透是幹什麽的。她惶懼地叫道：

「你找誰？」

崔星本來不是老於此道的嫖客，什麽規矩也不懂。不過愈是不懂，愈要裝出內行的姿態，方可免得被人欺侮。所以他極力鎮靜着自己，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笑嘻嘻地注視着那姑娘的圓圓的臉蛋，和拖在肩膀上的兩條小髮辮，祇是不響。

那姑娘見他不說話，心裏更慌了，站在房門口，也不敢往外走，祇是直着嗓子叫「媽！」

靠近門樓的房間中，媽被叫出來了。看見院子裏站着一個人，便回頭罵着老王：

「老王！老王！」

「老王買香烟去了？」另外一間屋子裏有一個姑娘回答。

「這狗東西出去也不把門帶上！」

說着走近崔星來帶着詰問的口氣說：

「找誰？」

「不找誰！」崔星回過頭來說：「有空房間嗎？」

「有有有！」老鴇聽說要房間，知道是客人，便換了和軟的音調，正待回身，又問崔星道：

「有熟姑娘嗎？」

「沒有！」

「那麽叫她們都來見見吧？」她轉了個身，叫站在門口的那姑娘讓開，讓崔星進去。

崔星走到門口，又向那姑娘看了一眼，問道：

「這是你的房間嗎？」

那姑娘點點頭。

「那末就是她吧！」崔星回頭向老鴇說。他是怕多見人，即使姑娘也不願被她們認識，免得將來馬路上遇見了跟他招呼起來，被旁人知道。

「那好極了！」老鴇笑着，讓那姑娘進去，向外面喊了聲「開盤子」，隨手把門帘放下了。

那姑娘雖然沒有剛才那樣驚惶失措，但餘悸尤在，心還在跳着。在屋子裏趦趄着不知如何是好。好像一個初嫁的鄉下姑娘，在客人散去之後，不知如何應付那從未見過面的夫壻。

崔星呢，進得屋來，祇是打量着屋內的陳設，沒有注意那姑娘的不安。這房間雖然俗氣，但比那小客店，可眞算得登天了。牀雖不是席夢思、雪白的襯單，粉紅的綢面子被服，二隻碩大的洋枕頭，繡着一排英文，叠

在被服上面。床前是一張紅漆的方桌，桌上有茶盤菓罐，也有花瓶燭台，洋鏡粉盒。墻上正中一幅不知那一位風流才子繪的「富貴白頭」圖。兩旁配着一付泥金對聯，上聯是「雪讓三分白」，下聯是「艷存一點紅。」

正看着，門帘啓處，大姐端着四隻菓盤，一罐香烟進來。把東西放在方桌上，又轉身去到門外取來一壺開水，沏了茶，絞了一把熱手巾給崔星，然後端着洗臉盆，提着水壺，退了出去。

這時，那姑娘已鎮靜下來了。且別研究對方是何等樣人，她得執行她的任務。

於是她點了枝香烟，過來遞給崔星。

「您貴姓哪？——請坐呀！」

「崔！」崔星接過香烟，在牀沿上舒適地坐了下來。

她又向菓盤中抓了一把瓜子，遞在崔星手中，順勢傍着他也在牀沿上坐了下來。似嫌這位客人太少熱情似的，拉着他另一隻臂膀，將自己的腰給圍着。然後又親暱地問道：

「貴處那裏？」

「安徽！你呢？」

「揚州！」可是她說着一口開封話。

「幾歲啦？」他把瓜子放在桌沿上，留下兩顆放在嘴裏嗑着。

「十六！」她把那隻剛放下瓜子的手搶過來，拍着他的手心玩着。

一回兒又站起來向桌子上取了一杯茶遞給他，笑着說：

「你還沒有問我名字呢？」

她似乎在譏笑他的呆氣。

「我早就知道了。」

「怎麼？」她驚異地說：「你認識我嗎？」

「是的！」他微笑着說：「你不認識我嗎？」

「我也好像那兒見過，怪面熟的！」其實她一點印象也沒有。不過，她不敢說，也許在若干月以前上過她盤子。客人認姑娘容易，姑娘記客人可不太記得。而偏偏有些客人自作多情，見過一面，便自以爲相好了，你說不認識他，無異打了他耳光，他會惱羞成怒的。所以祇好含胡其詞。

「可不是嗎？怪面熟的！」崔星心裏在好笑，看這虛偽的妓女怎樣拉出他的關係來。故意逗着她道：「你再想想！在那兒見過？」

「在那兒見過？」她實在想不出來。

「我給你說了吧！在你們的義務警察訓練班！」

「在訓練班？」她想，訓練班的教官祇有三個，一個是衛生所的陳主任，一個縣黨部的王幹事，一個是戰地服務團的方組長。以外，特約演講的馮專員，薛縣長，警察局趙局長，王書記長等等都見過。就沒見過這樣一個人。她迷惑地端詳着他的臉。

「你記不得嗎？我還跟你們談過話呢！」崔星原不過隨口說說。及至見她那樣認眞的相信他的話，覺得她非常天眞，因此更起了興趣。逐

漸把這段話眞實化起來。

「我把我那天跟你們講的話，再跟你說說好不好？」他拉着她的手，叫她坐在身邊。

「好好你說說！」她想，這倒是幫助她記憶的方法。假使她眞聽過這段話，總該可以想到這個人。

「你聽我說啊！咳」他一邊說一邊想了想：「我是說個大概喲！說全得一兩個鐘點。」

「別說廢話！你說吧！」她想，這一下可要顯眞相了。要是沒有聽說過，足見他胡謅。

「你聽了！我說：

『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須明白生存的意義。不論他是男人是女人，做官的抑是做買藝的，都應該認清這一點。否則，胡里胡塗活着，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於國家民族人類文化毫無好處，試問這種人活着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們應該要認清這一點。你們雖然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微，但在人格上，和爲國勤勞的戰士一樣的。祇要你們在工作崗位上不放棄你們的任務，幫助警察局偵查歹人，幫助衛生所看護傷兵，你們便是不虛此生，活着便有了意義。我現在指給你們一條光明大道！希望你們按着我的指示，一步步的走去。聽到了沒有？聽到了沒有？聽——到——了——沒有？』」

這段話，她記得淸楚得很，是專員講的。淸淸楚楚的，那天專員在義務警察訓練班上所講的話。難爲他記得那樣淸楚。

「這不含糊吧？」他還在自鳴得意。

她也不去說破他，却反問道：「那麼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呢？」

「你呀？」他向墻壁上的對聯瞥了一眼，笑道：「你叫雪艷！是不是？」

可是他的眼珠子一動，已被聰敏的雪艷看破了。猛力地雙手抱住了他的頸子，大笑起來。這笑，是被她捉破了祕密，得意的笑；是佩服他的聰敏才智的笑，是笑她自己剛才被他瞞哄了一陣。現在知道他所講的，一切都是假話，專員那篇訓話，也不知他在那裏拾來的。

崔星順勢擁抱了她一下，隨後分開了圍在他頸子上的手，問道：

「那末你也猜猜我是誰呢？」

「你嗎？我猜你是馮專員的跟班！」

「胡說！」

「再不然是幹特務的！」

「怎見得？」

「要不然，怎麼把馮專員的話給偸了來呢？」

「偸了來？」崔星覺得這個偸字不很馴雅，於是祇得跟她實說了：

「馮專員那篇訓話是我給他打的稿子，你懂不懂？」

「你胡謅！」她不信！

「眞的！要不然，我怎麼能記得那麼淸楚？我又沒有到你們訓練班去聽演講，就是你聽過他講的，要你重說一遍成不成？」

確實的，他怎麼能記得那樣清楚呢？也許他在專員公署幹差使。眞的話，可得小心侍候着。侍候好了，將來遇到有人敲竹槓之類，找他幫個忙也方便。

她重新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兩隻手中間，上身倚在他懷裏，用他的手掌打着自己的手掌。撒嬌地說：

「我知道了！你是幹什麼的，就是不說。」

「你準猜不到！」

「我準猜到。」她得意地翻着眼睛看着他，她已猜準他在專員公署幹差使，但還想進一步的猜測，到底是科長呢，還是副官長呢？瞧他那淸秀樣兒，決不會幹很小的差使。忽然她又想到今下午保長派人在馬路口「鳴鑼示衆」，要老百姓今晚十二點以前一體疏散到鄉裏去。說是專員公署案卷公事都往溝裏挪了，不知道眞不眞有這事，且問問他看。

「我問你：」她搖着他的手說：「你們不是搬到溝裏去了嗎？」

「嗯！」

「那你一回兒一個人回去不害怕嗎？今天車站上還炸死了兩個人，屍首不知道收去沒有呢！」

他想起剛才經過月台，看到許多破衣片和蘿蓆角，不禁打個寒噤。

「回不去了，借你這裏睡乾舖成不成？」

「眞的嗎？那得叫老闆去稽查處登記，回頭過了十二點叫巡查隊查出來要罰的。」她坐直了身子，正經地說。

「乾舖也要登記嗎？」

「要登記，不登記被巡查隊查出來，老闆罰錢，客人帶到局裏去關起來。」

她見崔星似乎有些爲難，怕他「逃掉」，因又安慰他說：

「不要緊的！你化個名就是。巡查的弟兄知道你是專員公署的，你不想想誰會來麻煩你？」

「不是那樣說，」崔星在考慮着萬一被巡查隊識破，鬧到達夫耳朶裏，怕是沒有什麼可怕的，祇是惹起別人的誤會太值不當。尤其要是雪霞知道了，她能相信我睡的乾舖嗎？雖然他們之間還沒有互相公開的愛着，在名義上，責任上，道義上，他都沒有爲她守貞的義務。然而在她心中，總是一個不小的刺激，在神聖的愛神面前，還是一個汚點，他要負良心的責任，受精神的懲罰的。

他擺脫了握在雪豔手中的手，站起來沉吟着。雪豔還以爲他爲了登記的事，因此用各種方法喻解，勸導，甚至反激他。他心裏正苦沒有主張，也沒法回她的話，祇是對她微笑。笑得雪豔莫明其妙，不覺臉紅起來。

「眞沒有道理！」他憤憤地說：「住舘子又不犯什麼法，爲什麼一定要登記呢？何況又是乾舖。」

「乾舖濕舖倒沒有多大分別的。」

崔星沒有聽懂，向她望了一眼。雪豔覺得這話也說得太急了。第一

次開盤子，客人還沒有開口，自己倒像求着人家住夜，叫人聽着，顯得當姑娘的身份太不值錢。幸虧崔星沒有聽明白，可是雪艷已羞得兩頰緋紅，低了頭，背轉了身去。這一轉身一低頭，反叫崔星明白了。妓女也懂得害羞，倒引起了崔星的興趣。

是啊，乾舖與濕舖，在不知者看來還不是同樣住窰子？反正今夜是無處可去，大丈夫做事，何必如此畏首畏尾，再遲緩一回，挨過了十二點鐘，當真被巡查隊帶了去，明天鬧成新聞，那才倒霉呢！

崔星掏出表來看看，十二點已過十分。不覺着急起來，催着雪艷去辦登記。雪艷見他真的要住夜，便帶跳帶跑地走了出去。

崔星一個人留在房中來回踱着。

當然，嫖妓與戀愛，怎能相提並論？何況是逢場作嬉，不傷大雅。可是璧霞的脾氣是很燥的，要是被她知道了，她能太平無事嗎？

他又懊悔起來了。乾舖便乾舖，何必要找雪艷陪呢？可是話已說出了口，沒法收回。而且一回兒老闆拿着一份表一枝筆進來了。

手續辦妥之後，雪艷又推門進來。門外的風，比剛才更大了。門帘像旌旗似的被吹得高高的，辟辟拍拍響着，擺動不已。院子裏的沙灰，像土匪似的打着捲，粗暴地吆喝着，從狹小的門口擁進來。雪艷忙把門推上了，但不到一分鐘又被吹開。於是祇好將他上了門，回到房中也不跟崔星說話，祇顧從屜子內取出梳子香粉，對着鏡子梳頭抹粉起來。崔星便坐在床上，看她梳妝。

一回兒，大姐在外頭敲門，雪艷將她放了進來，急忙又把門閂上。大姐提着洗面盆，脚盆和開水，放在床頭，給雪艷倒了一盆熱騰騰的洗臉水，請崔星坐到椅子上，讓她把錦衾轉開，然後出房。風沙又乘隙而入，滿房間飛沙走石。崔星急忙過去將他門上了。

「你睏嗎？」雪艷捲着髮圈，回頭向崔星道：「你先睡吧！洗不洗臉？」

「不洗！」崔星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瞌睡倒還不瞌睡，祇是精神太緊張了，有些累。躺到床上憩一回吧！

雪艷獨自摸索了一回，也扭熄了燈上床來了。

一個獨身慣了的男子，驟然跟一個女孩子睡在一床，不管這女孩子的身份如何，在這男子的感覺上是必然很緊張的，尤其門外括着那麼大的風沙，自己在一小時之前還躑躅街頭，兩小時之前，擠在坟墓似的陰湫的小客店中，如今躺在柔和的被服裏，枕着軟綿綿的枕頭，天堂啊！真是天堂！不入地獄，安知天堂？更何況天堂中還來了個火一般熱烈的摹登伽女，無保留地投在自己整個懷抱中。怎能不叫他心旌搖搖，像門外的風沙般悠悠無主。

呵！他突然覺得自己臨到了懸崖，絕壁，像在狂風暴雨中的蛺蝶，被吹打着脇逼着，一陣緊一陣底推擁着自己，要把他擠下岩去。岩下，洶濤萬頃，一片汪洋。那裏便是粉身碎骨的地獄之門，誰願意眼見着地獄，縱身而入的呢？可是「牛不喝水強按頭」，四面八方燒起來的火，硬逼着他，非往火裏跳不可！跳吧！跳吧！與其讓狂風窒息死，與其被烈火烤炙死，

不如蹤身大海，痛雖痛也快亦快哉！

但頃刻間璧霞的含情的神態突然出顯在眼前。似怨似訴，不勝纏綿。

是的，她是苦海中的救主！她是安定生命的力量，他要借這力量來驅除一切妖魔的擾亂，妖魔呀！我將與你搏鬥到底。

可是，妖魔並沒有挑逗他，祇是他自己撞進了妖魔的口袋，自己在不寧，在惶急。至於妖魔，反倒平靜地像一頭狸貓似的蜷伏着。

比妖魔更可怕的，倒是他自己混身的血液。那奔流之迅速，幾乎超過了電波的速度。越流越快，像魔術師手中玩着的火球，愈玩愈大，愈轉愈急，終於燒成了一個將要爆裂的氣球。

糟透了！他深深感覺到被拘囚的焦急，好像一頭初擒獲的狐狸，拚命在找尋出路。卽令碰破了腦袋而死，也所甘心。

璧霞的面容，像被浸在玻璃缸中的像片。有時顯映得很淸很大，有時模糊得變了原形。

有時覺得身邊的女人，就是璧霞。

這是罪惡嗎？腐儒的迂論！對璧霞精神上的負債嗎？尤其可笑！

這是很單純的事，像飢餓的時候吃點東西，瞌睡的時候找睡覺的地方一樣。跟道德，愛情有什麼關聯呢？

璧霞知道後不願意，那是她自己不明事理。

而且，假使果眞爲此事而引起了她的卑視，使她從此不理了他，也未嘗不是解決這一段不幸感情的良法。

其實，自己不說，誰會知道？誰管這些閒事？

璧霞根本沒有機會接近這種社會，更沒有被她知道的可能。

像一頭飢餓的鷂鷹，在碧波接天的高空中遲疑地盤旋復盤旋，終於在一陣風暴之下，沉緬到海底去了！

經過一重險峻的偶像的難關，便像投入了另一個世界。

突然覺得淸醒，突然覺得空虛得怕人。使他像一艘近港的小舟，想攀援一條沉沒在波濤中的纜索。

他本能地，將身邊的女人緊緊地抱着，心中激蕩着，抽噎起來。

雪艷雖祇十八歲，各種性格的客人已見過不少，却沒有見過一個客人在姑娘身旁半晌不說話，忽然緊緊的抱着她，傷心地哭泣起來。無怪她手足無措，驚異不置了。但她直覺地相信，這種哭泣是出於至情的。決不能和那些任情取樂，或說些俗不可耐的情話的客人可比。

在他哭泣之中，她覺得自己的地位被抬高了！甚至，她將是世界上惟一偉大的聖母。她將有責任安慰一個有不可告人之隱的青年的心；也有接受這花月場中不以她的職業爲可鄙而顯出崇高的愛情的青年所給予她的光榮的義務。

於是她也緊緊的將他抱着，輕輕的拍着他的背，以無言的安慰，接受他一切。兩個人便在沉默中漸漸地睡去了。

風還在嘯着，澗河岸畔的大車輪碾着石子的雜沓聲和黃牛頸下

的銅鈴聲，直到天明，沒有間斷。

這房間的光線本來不充足，況是關着門，擋着窗簾，加之括了一夜風，天地間似乎已被吹得混沌不淸。天已亮了很久，他們還以爲不過午夜。直到雪艷的小妹妹在外面敲着門叫她，兩個人才醒來。相覷一笑，已成了休戚相共的情人。

「姐姐！媽叫你呢！」小妹妹又在門外喊了：「一回兒看警報來了，外面人都走光了，你還不起來！」

「起來吧？」雪艷親了他一下。

「起來往那兒去？」崔星隨口而出的反問她。

「躱警報去！」

「你們躱在那裏？」

「我媽她們躱在三官堂，我躱在三里溝。」

「爲什麽不跟她們躱在一起？」

「我要到傷兵招待所去服務。昨天我們班上的分隊長——就是中洲書寓的小玲瓏——跟我說：是專員的命令，從今天起，咱們看護組都得到三里溝傷兵招待所去，說有很多傷兵要從北岸過來，所以非去不可。你呢？你躱在那裏？」

「我嗎？我沒有一定。前天躱在太陽渡，昨天躱在東關五里舖，今天嗎，還沒有決定。」

「怎麽還沒有決定？你做事都是這樣的嗎？」雪艷像責問一個不振作的兄弟似的責問着。

「嗯！我一生的毛病便是走了第一步不知道怎樣跨出第二步。」

「那你怎麽叫別人按着你的指示一步步的走去呢？」

崔星笑起來了。

他說：

「我並沒有說錯呀？我說『我』指示，可是要『你』一步步走去呢！」

「胡綯！」雪艷輕輕的打了他一下嘴巴。

「姐姐！姐姐！」小妹妹又在叫了。

風突然狂暴起來，把墻角間的兩枝晒衣竹竿吹倒了；一隻裝水的洋鉛桶也打倒在地上。接着而來的，風更大，遠近拚抨之聲不絕。有時震得地都好像在搖幌。聲音最響時，也和昨天敵機轟炸車站時差不多。

「姐姐！姐姐！」小妹妹又在大叫，叫得非常緊張。有風，聽不淸，雪艷探起半個身子，聽她講些什麽？祇聽她喊道：

「快起來吧！北岸放大炮了！澗河灘上都掉了炮彈，你們還不起來，我們可不等了！走啦走啦！留神帶上門。」

說到最後一句，已很隱約，想已出了大門。

雪艷把崔星一把拖起，欠身把他的衣服丟在他懷裏，自己穿上旗袍皮鞋，臉也顧不得洗，頭也顧不得梳，拖着崔星，出了書寓的大門，一氣不停的奔往三里溝去了！

時事日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接防鴨綠江北岸拉古哨水閘完畢。

⊙馬歇爾抵華盛頓就任美國國務卿。

一月二十二日

⊙法國賴馬迪總理組成聯合內閣。

⊙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法庭判處北平暴行案中主角美軍伍長皮爾遜強姦已遂罪。

⊙最高法院核准首都高院所判周逆佛海死刑之原判決。

⊙義大利總統命基督教民主黨喀斯貝利組織新政府。

一月二十三日

⊙英國上院辯論中國問題。

⊙希臘成立由七黨組成之聯合政府。

一月二十四日

⊙英外交部公布，蘇聯斯太林元帥已接受英國無意放棄英蘇同盟之保證。

一月二十五日

⊙延安中共答覆中央聲明，堅持兩項先決條件。

⊙自去年十二月中起被陷於越盟政府管轄之危險區域內華僑，撤至安全區。

⊙埃及內閣決定將蘇丹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解決。

一月二十六日

⊙美國國務院廣播指責蘇聯宣傳活動。

⊙荷蘭宣布與德境英美兩國佔領當局締結商務協定。

一月二十七日

⊙鄒鵬舉通電就任晉南綏靖區司令官。

⊙巴勒士汀會議在倫敦開幕。

⊙越南法當局無理宣稱西沙羣島主權屬法。

一月二十八日

⊙冀境共軍攻入定縣。

⊙日本吉田內閣宣告總辭職。

⊙英緬談判結束、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波蘭臨時政府操縱選舉。

一月二十九日

⊙中宣部聲明中共拒絕和平，籲請各黨參加政府。

⊙美國政府決定放棄軍事調處，終止三人小組關係。

⊙平津間鐵路為共軍襲擊中斷。

一月三十日

⊙埃及首任駐華公使伊里亞斯伊士麥呈遞國書。

⊙伊朗議會選舉，民主黨獲勝。

一月三十一日

⊙北平美軍司令部宣布美軍開始撤退。

⊙立法院通過總預算。

⊙吉田內閣改組竣事，麥帥下令禁止罷工。